

■ 樊 前 锋 著

一部功過難呈的人生傳奇 一段鮮為人知的青藏往事
青海建省的奠基者
其子馬步芳的權力頂峰即以乃父為基石

馬 麟 傳

M A N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马麒容仪丰伟，胸怀沉静，寡言笑，重然诺。对士大夫青眼相待，每擢用，倚重信任，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随善如流，俾竭尽其智谋。一时才智之士，望风归附，鞠躬尽瘁，多有建树。

陈秉渊 原青海省政协委员 民国故文人

马麒不像内地的北洋军阀人物，梦想凭借外国势力图谋自己的发展。在他的传统观念中，还保留着一个中国人爱国守土的一面。

杨效平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作者

ISBN 978-7-225-04496-5



9 787225 044965 >

定价：28.00元

■ 樊 前 锋 著

一部功過難呈的人生傳奇 一段鮮為人知的**青藏往事**
青海建省的**奠基者**
其子**馬步芳**的權力頂峰即以乃父為基石

馬 麒 傳

MA QI ZHUAN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麒传/樊前锋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5-04496-5

I. ①马… II. ①樊… III. ①马麒(1869~1931)—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064 号

马 麒 传

樊前锋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责任编辑 戴发望 宋 巍

装帧设计 杨敬华

责任印制 巢世武 陆玉梅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30 千

插 页 6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4496-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马麒像



青年马麒



西宁镇总兵任上的马麒



马麒胞弟、继任青海省主席马麟



马步青马步芳兄弟



祭海礼毕后，政要与蒙藏王公在青海湖畔的东科寺举行会盟



甘肃督军张广建



马福祥



黎丹



周希武



黎丹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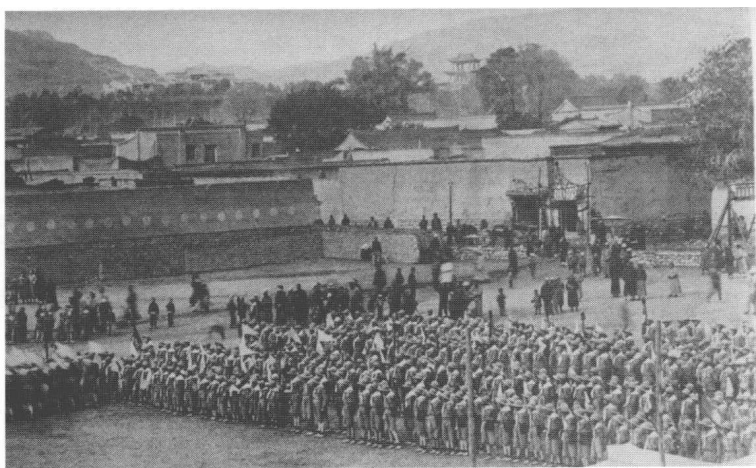
朱绣



控制西北时的冯玉祥



首任青海省主席孙连仲



驻扎在西宁地区的宁海军



宁海军骑兵在进行臂刺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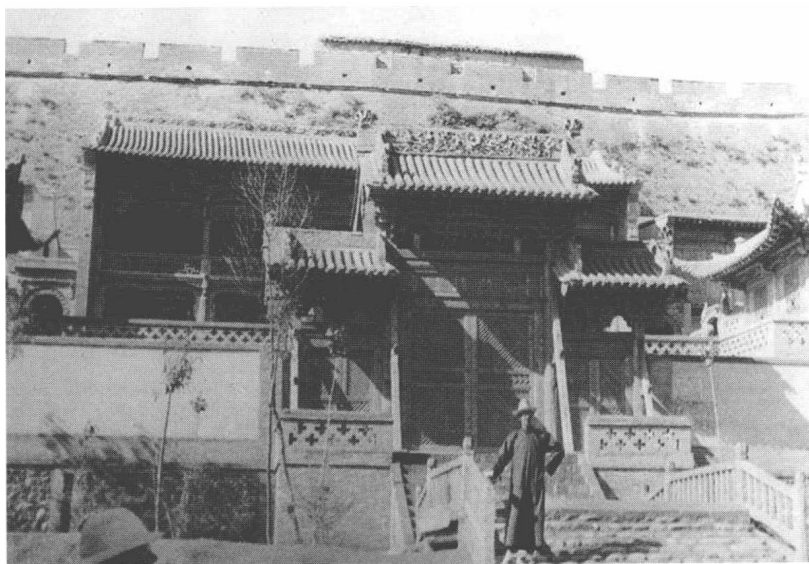
1919年，上书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的青海籍女子邓春兰



百年前西宁东关



民国西宁



马麒纪念堂



马麒家乡甘肃河州扎藏



被忽略的将军与青海

青海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这片广袤苍茫的云天间，蕴含着无尽的男儿事、家国梦。“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笑我封侯无骨相，不曾青海事功名”……这里边从来都是英迈男儿试图一展气概与襟抱的浩浩舞台。

1912年，民国建元。一个“不甚识文”、晚清武生出身的回族军人——马麒，带领着一大批可以称作是“中国近代儒学精英”的汉人幕僚团队，踏上了青海高原，从而划开了20世纪开拓青海的第一犁。

他的幕僚团队中，既有齐白石的诗文老师黎雨民（黎丹）；还有梁启超先生颇为赏识的甘肃才子周希武（周子扬）；更有邵飘萍先生视之为“刎颈之交”的青海人朱锦屏（朱绣）……在国家陆沉、边患迭起、民力维艰的岁月里，他们济济一堂、风云际会，在青藏高原上也曾为中华民族的骨气增添过几分刚毅的亮色。

马麒（1869~1931年），甘肃临夏人，1912年，他从西宁镇总

兵任上起飞，先后就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青海护军使，直至青海建省后的第三任省主席。其人生前身后，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青海行省的缔造者，也有人说他善政不善、罪责俱在；有人说他是关键时刻西藏陆疆重要的捍卫者，也有人说他在经营青海南部的玉树、果洛以及拉卜楞寺地区时军纪废弛，造成血腥事件，几致人头滚滚。

无论指摘还是誉扬，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始终仍是一个历史的行动者。

马麒死后，继之而起的是以其次子马步芳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马步芳以上世纪30年代在河西走廊围剿西路红军而闻名民国军政界，又以解放前死守兰州，与解放大军顽抗到底、终遭惨败而终结。

有人说，马步芳的出现，让人们对他的父亲马麒讳莫如深，甚至以“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的反溯式“血统论”，判定了马麒以及他身边的“近代儒学精英”组成的幕僚团队。因为马步芳其人，后来的人们，都简单而惯性地马麒归结为青海马家军阀事业的奠基人。

如此以为，无可厚非。

但有人说，马步芳的出现，结束了马麒那个较为开明、开放的主政青海的时代。也有人说，马麒死后，遗志难伸，马步芳背道而驰，青海惊人事业随水流。

如此以为，固然鲜见。

是耶？非耶？风云激荡的岁月中，功过杂呈，在所难免，马麒也概莫能外。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有言：“无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然而，一切的事实说明，人们对于这位民国初期主政青海的人物，尚且没有细致的了解、客观的评价。对于马麒的认识不清，实际上也导致了对于他身边那一支边事专家组成的幕僚团队的忽略。

多少年来，由于青海远离政治的中心，加之史家以“此话题过于敏感”避而不谈，因而马麒以及身边的幕僚团队，其功过、性情、命

运在我们的视野里近乎被统统抹掉。

我们回避了历史，于是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从此，我们无法知晓曾经有一群学富五车的苦寒边士汇聚青海，在方略上左右着马麒，并为今天的我们曾经不断地火热舞蹈。然而，惯性的忽略，仿佛也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就连青海省，至今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是一个没有什么重要地位的地方。

不容否认的是，青海这个连接中原与新疆、西藏的过渡地带，却持续着种种跨越千年的关系模式——比如共生着高原游牧与低地农耕社会的关系，比如承载着影响广泛的茶马贸易。

民国故文人戴传贤有言：“民国的建设，是在五族共和一个口号之下成就起来的，而青海这个地方，才真真正正是五大民族交换文明的地方、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

当代社会学家马戎、菅志翔夫妇认为：“如果我们把中华体系看做在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部落与低地农业社会相互依赖的基本历史情境中经过长期互动而得以成型的社会系统的话，青海既是现实的桥梁，也是历史的桥梁。”

我们忽略了对于这片大地的亲近，我们自然知之甚少——青海这座“桥梁”的行程机制、现实结构、实际影响、作用方式。

然而，观察“这座桥梁”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必须将其具象或搁置到某个时代某个人。既然选择了民国时代的青海，于是，我们无可回避地走近了这位叫马麒的人。

在马麒这位功过鲜明的人物身上，我们仿佛触摸到了那些时间上跨越千年的关系模式，在空间上遍及长城内外的互动模式，以及在文化上连通各族的意义模式。

譬如，这位历史的行动者，就曾用他一生的经历连同青海大地，为后世的我们交出了一份关乎命运的答卷——在外部瓜分图谋甚强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力量仍然发挥着作用，维护着中华的统一？是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决定了今天的中华民族能够比较完整地继承着帝国的历史认同和政治版图？

.....

生前没有自述留下，死后没有传记示人。彼时的将军和青海虽被忽略。可这并不妨碍——

中国，依然是她自己的历史的延续。

作者

二〇一二年秋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麒麟出世

- 生身之地 003
- 父亲马海晏 005
- 赳赳少年 014

第二章 戎马胼胝

- 乙未河湟事变 019
- 随父勤王 022
- 雌伏西北 024
- 与革命党交锋 027
- 暗杀李镜清 032
- 攫取西宁镇总兵 034

第三章 执掌权柄

- 青海长云暗雪山 039
- 主持祭海会盟 041
- 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043

第四章 经营玉树

- 怒争玉树 053
- 张广建派员勘界 055
- 经营玉树的重要举措 059

经营玉树的现实效能	061
-----------	-----

第五章 安辑西藏

西藏危机	067
情辞激昂的艳电	070
朱绣使藏	075

第六章 统一青海

出兵拉卜楞	085
镇压果洛贡麻仓	091
功过杂呈	094

第七章 维系宗教

支持伊赫瓦尼在青海的发展	099
维护藏传佛教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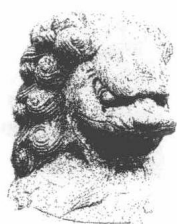
第八章 兴办教育

开青海近代蒙藏教育先河	113
青海藏文研究社	117
创办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	118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第九章 性情种种

- 其一 125
- 其二 126
- 其三 128
- 其四 128
- 其五 129
- 其六 130

第十章 甘督位争

- 驱逐甘督张广建 135
- 介入陆马之争 139
- 对抗陆洪涛 142

第十一章 幕府才盛

- 首席幕僚黎丹 153
- 周希武 160
- 朱绣 163
- 李迺棻 166
- 冯国瑞 167
- 天下才俊聚河湟 169

第十二章 权力危机

- 国民军开进西北 173
马仲英起事 175
对国民军的隐忍曲附 183

第十三章 青海建省

- 曲折建省梦 189
助剿马仲英 196

第十四章 主席任上

- 马麒势力介入甘肃 203
青海近代化的姗姗路途 209
彻底废除土司制 211
马麒谢世 213

附录一：马麒生平事记 221

附录二：主要参考资料 225

后 记 229



目 录

CONTENTS

马麒的人生，从一段镂骨铭心的热血传奇中出发。

父辈们在写传奇的时候，他只是一个顽童。父辈们“颇为勤俭，较为殷实，平时多置枪御匪，暇时射猎，其枪多不离身。常有赴亲友处，负枪于背，跃马而行，遇飞鸟而过，背枪击之，无不击落。”

同治年间，父亲马海晏太子寺大败左宗棠，转而投诚报效，跻身清廷官员序列。马麒天赋聪慧，却厌倦读书；机警果断，唯独喜欢刀枪，从童年到少年，他在聆听着父辈太子寺歼灭湘军的往事中长大。

父亲马海晏的铁血峥嵘，带给了马麒别于寻常人家孩子的另一番人生感受。刚毅、尚武，成为了青年马麒人生中所有的主题。束发横刀，步入军旅，17岁的马麒开始了自己复杂而饱受争议的戎马一生。

■生身之地

河州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地方。

这个颇为传神的地理称谓，其所在地距离西部重镇兰州不过 200 多里地。新中国成立后，这地方更名为临夏，同时又成立了临夏回族自治区，州府所在地便是临夏市，隶属甘肃省管辖。民国年间，“河州是西北出将的名区，省督办、省主席、总司令等职务，在西北地区几乎由这些地方包办，比吴兴出的中委还要多。”^①

虽说时过境迁，就连地理称谓也发生了改变，但从情感上来讲，人们仍喜欢称临夏为河州。这里居住着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民族，也是通往中原大地以及西南边疆的一条重要孔道。由于战争、移民、屯田、茶马互市等历史原因，到了明清时代，这里发展成为了西北地区并辐射西藏的一个贸易集散地。

公元 651 年，大食国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京

^①易君左：《西北二马》，原载《子曰丛刊》第三辑；另见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城长安，向唐王朝传达联谊的愿望。唐朝皇帝接见了穆斯林使节，也接纳了这来自异域的文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许许多多的穆斯林商人或经商、或传教来到了河州大地，有些人来了，就停下了脚步，定居了下来。“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河州便是西北伊斯兰教发展活动的中心之一，回族势力在此间发展非常迅速，”“善于经商的回族人，在这里采办、转销南来北往的各种商品，在这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这里逐渐建立了以清真寺为中心，负责经营附近一定地区内信徒的宗教事宜，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宗教组织单位的教坊制。”到了明末清初时期，教坊制发展成为门宦制度。门宦制度扩大了统治的范围和权利，它打破了教坊制以血缘、家族为纽带，在宗教上则不隶属的制度，建立起了一种以大清真寺为中心的地方区域性的教派组织。此后，大的门宦不但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有的还掌握着私人的武装，按照封建的世袭原则，延续着自己家族在教区的统治。到了清代后期，河州成为了西北地区最大的伊斯兰教发展活动中心，故而河州有了中国“小麦加”的称誉。

从河州城内，到城外的河州四乡，清真寺手手相挽。这些寺院的建筑，琼楼玉宇，雕梁画栋，松柏相衬，蔚为壮观。清真寺的唤礼声，从无间断，信教群众每天五番拜，汤瓶在手一生泛清波。清静无染，往来悠游，这里是一片属于穆斯林的家园。

清代中叶，中国穆斯林与中亚、阿拉伯穆斯林的民间交往日益频繁。许多河州的阿訇，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徒步向西，翻山越岭，万里跋涉，前往麦加朝觐。他们九死一生，其中就有很多人倒在了西行求知的路上，也有一部分人带着最新的伊斯兰经典，以及世界伊斯兰文明的种种新知，返回了故里。“据统计，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河州前往麦加朝觐的‘哈只’就有200多人。”^①

同样，也有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外籍传教士，沿着葱岭，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经河西走廊，来到河湟地区传教。这些虔诚

^①王正儒：《马福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的传教士，有的云游数省之后，仍然返回河州，甚至最终埋体于此。河州的穆斯林为他们修建了庐墓，敬仰他们为贤哲。这些传教士努力的结果，致使河州出现了教派、门宦，进而又派生出道堂、拱北、教坊制。河州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一大中心，以及门宦的发祥地。

河州回民，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千万里去跋涉，他们在与外界的不断往来中，大大开阔了自己的地理视野，而地理视野又在无形中增长了人们的胆识与自信，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淳朴重义、尚武勇敢的秉性。

“河州接近牧区，民风强健，少年青壮，皆好枪马，所以骑射非常精纯。”^①

“河州回民颇为勤俭，故较为殷实，平时多置枪御匪，暇时射猎，其枪多不离身。常有赴亲友处，负枪于背，跃马而行，遇飞鸟而过，背枪击之，无不击落。”^②

公元1869年，马麒出生在河州西乡的莫尼沟，那时候他的家乡河州在打仗，见天在死人，和他父亲马海晏一样，当地数以万计的马姓回族人都被裹挟了进来。这群衣衫褴褛的回民，手持自制的火枪与弓弩，和陕甘总督左宗棠所率领的精锐湘军，刀枪相向，平分秋色。

■父亲马海晏

马麒的父亲马海晏，年轻时便是河州城远近闻名的人物。

马海晏，字德庵，公元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出生于甘肃河州西乡莫尼沟。祖上务农，仅能温饱。马海晏少年时代，马家的家境并不景气。“马氏祖上先居狄道，后迁入河州马集柴东岭。大约明嘉靖年间，其一支又迁居莫尼沟前川，以农耕为主，原有土地三十亩，家境并不富裕。”

①高文远：《清末回民之反清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②《陕甘劫余录》，载《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甘肃省图书馆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苦焦干旱的河州西乡，为了谋生的马海晏在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父辈们骑马打猎的本领，也学会了一套诡秘的流星锤。少年马海晏时常会独自一人，带上干粮和水囊，携自制的武器，骑马潜入深山密林之中，去捕杀猎物，获得皮毛，换钱后以此补给家用。年龄稍长一些时，马海晏结束了进山打猎的营生，开始混迹于河州城内的生意场。

河州城内的八坊，是回族富户聚居之地，那里庄廓店铺林立，各路商帮经年累月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藏区的羊皮羊毛，经河州运输京津；而京津一带的洋货绸缎，四川、湖南的砖茶、土布、棉花又经河州运向藏区。因而，河州城在那些年也便有了“东有苏杭，西有八坊”之美誉。这个西部的早码头，同样也成为了马海晏展示经营天分的好战场。

起初，马海晏凭借着一身好体力，奔走于藏区、河州之间，贩运药材。由于他生性胆大，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且枪法精准，一马三射，熟悉或不熟悉的生意人，对于这位后生都很敬畏，也对他多有仰仗。那时半道劫财的各路强人时常出没，深入藏区的商人，无论官商还是私商，都喜欢与青年马海晏结伴同行，以备沿途不测。“马海晏长期往来于藏区之间，不仅使他对藏族社会情形十分熟悉，而且还学会了一口藏话，这是他后来能够结识一批藏族头人的重要条件。同时，在与各地商人的接触中，他对中原内地情形也时有所闻，眼界更是日益开阔……”^①

据许多上了年龄的河州老年人讲，马海晏青年时代，开始往返于陕西、甘肃之间，以“驮脚”（以畜力从事长途运输）为生，与汉满蒙藏各族商人接触频繁，见闻日广。

短短几年下来，马海晏积累了不菲的家产，成为了当地著名的富户。“在临夏市和兰州有木材厂，并雇人挖过大黄，贩卖药材，经营木材的资本有一千多两银子。”

伴随着眼界的开阔，马海晏逐渐摆脱了孤陋寡闻的乡民意识，就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2页。

连他自己乡居时为人处事的方式也为之一变。

二十岁出头时，马海晏逐渐淡出了生意场，后来他便在村子里修建了一座颇有气势的楼房。同时，专心攻读《古兰经》，从事伊斯兰教的教务活动。过上了殷实的日子之后，他并没有忘记对于乡邻的提携与帮助。马海晏有一个习惯，他时常会在清晨和傍晚时分，踩着梯子登上自家的房顶，尔后安静地坐下来，鸟瞰整个村庄。

倘若发现哪家烟囱里不冒烟时，他会立即下了屋顶走出家门，径直前去没有升起炊烟的人家询问。他用关切的口吻问男主人：“你家今天怎么没有做饭？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希望你一定告诉我，我会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及时帮助你。”

那家没有生火的男主人叹息一声说：“已经没有了粮食可以下锅！”

马海晏则用略带嗔怪的口吻说：“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有了困难，还不告诉人，赶快跟我走！”

马海晏把那男主人带到自己家里，把需要的钱财物品完全照付了，然后又说：“快些拿去，把困难解决了，下次有困难时，早些给我说一声！”

马海晏的为人，令当事者极为赞叹。“这种了不起的禀赋，只拿慷慨好义、乐善好施形容，是不够的，实实在在有人饥己饥，人忧己忧的风范！”^①

马海晏慨然救济村庄乡亲的事情，被一传十传百地散布了出去。时间一长，就连周边村庄的老百姓，也无不知道西乡有个宽厚仁慈的马海晏，无不对其生出崇敬之心，慢慢地，人们就开始称呼马海晏为“马二爷”。河州回民情长义重，西乡里略知汉文的知识人，也称马海晏是《水浒》里的“玉麒麟”卢俊义，热心者更是对马海晏说，倘若日后有两个儿子出生，取名叫马麒、马麟就是了。于是，1869年夫人为马海晏生下一个男婴时，32岁的马海晏大喜过望，遂为儿子取名马麒。

^①高文远：《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马海晏关心乡民疾苦，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

马海晏的出色表现，引起了一个阿訇的注意。这个阿訇名叫马占鳌，也是河州西乡莫尼沟人，与马海晏家不过几里地。马占鳌家族，是河州乃至整个狄道的首富人家，这种家族的辉煌，是他的爷爷马绪宗一手缔造的。身为首富人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免不了要向身边的穷人放贷，但他家的利息要比一般人较轻，因而贫苦人家更喜欢与他打交道。日久天长，马占鳌家族成为了当地数一数二的债权人。马占鳌的父亲早逝，于是爷爷便把人生的热情转嫁到了长孙马占鳌的身上，对他自小悉心培养。马占鳌少年时曾求学于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经汉两通，回到西乡后挂幛开学，加之穷苦人对其家族的爱戴，其个人威望极隆，人称其为“毛牛沟阿訇”。

其实，阿訇马占鳌与马海晏也有表兄弟的关系。得知马海晏有个好名声之后，阿訇马占鳌遂邀请表弟马海晏来到自己开学的清真寺里，在平日无事时，向教民教习武艺，强身健体。马海晏来到清真寺传授击技时，人们对他莫不听从。

此时，中国大地正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的震荡，江南富庶地区几已变色，清政府的兵源、粮饷，全赖黄河流域以及东北地区。而西北地瘠民贫，经道光咸丰两朝不断搜刮，西北人力、物力业已枯竭，“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陕西关中地区的回族首先揭竿而起，反清斗争在极短的时间内波及西北大地。

公元1863年，马占鳌见甘肃纲纪法度荡然无存，地方疾苦已至人人相食的境地，于是他决定与河州老百姓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走上武装反抗清廷之路，以求得生存空间。

马占鳌发难之前，召集自己家所有的债务人，“当场宣布自即日起，所有的债务本息一律义让。”他当着所有债务人的面，把所有借贷的契约，全部烧毁。马占鳌放弃了债权，财散人心聚，赢得了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拥戴。^①

马占鳌起事之初，邀约与自己过从甚密的表弟马海晏联手。他之

^①高文远：《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所以选择马海晏，是因为马海晏在西乡中以关怀乡间疾苦出名，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之外其人还有着过人的胆识、浑身的武艺。马占鳌举起义旗后，任命马海宴为“前行”。

在马占鳌的领导与马海宴的指挥下，河州地区反抗清廷的武装力量，日渐成势，如火如荼。第二年秋天，马占鳌、马海晏率领的起义军攻占了河州城，自此，河州反清回民军声威大振。

1871年春节前夕，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领3万精锐部队，步步为营，将回民起义军围困在河州西乡太子寺一隅之地。此前，左宗棠已将宁夏马化龙、陕西白彦虎两部声势浩大的回民反清起义基本平定。早在同治六年，西出潼关奉命平定西北的左宗棠，就曾广发告示：“大军西征，由秦趋陇……我谕吾民，俾晓吾意，无比匪人，以死为戏，大军所至，如雷如霆，迅扫郊甸，远征不庭。”

左宗棠以两倍以上优势兵力，以泰山压顶之势，逼近河州，众寡业已悬殊，胜算几无悬念。故而，左宗棠对于马占鳌之前的求抚之举，一再表示拒绝。所向披靡、踌躇满志的左宗棠认为：“贼人不经重创，永难服贴。”“大加惩戒后，网开一面，使知畏威怀德，方为一劳永逸之计。”

同时，左宗棠派出提督傅先宗领中路，提督徐文秀领右翼，提督杨世俊领左翼，自己亲率王德胜、彭忠国、汪有湘、裴四朝、邓荣佳五位提督，以及总兵十三名，扑向太子寺。

太子寺，这个被人们绘声绘色传说了近二百年的地方，在今天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县城，位于黄土山坳里。在这里，马占鳌与马海晏领导的回民军，与左宗棠的清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这是一场实力极为悬殊的战役，常理上说这样的一场战役，胜败仿佛没有任何悬念。回民军麋集于弹丸之地的太子寺，几乎成了左宗棠湘军的囊中之物。一旦开战，回民军生死存亡仅在顷刻之间。大战在即，这极为严峻的时刻，马海晏向马占鳌献策，称可以派出一支敢死队，在清军的腹心地带进行突袭，打乱其阵脚，而后由马占鳌指挥起义军全面杀出，以此争取一线生机。

马占鳌接受了“前行”马海晏的建议，马海晏遂率领 500 名火枪手，连夜潜入清军大营。新路坡，是今天甘肃省康乐县流川乡的一个村庄，这里是清军的主营地之间的一块间隙。适逢春节，清兵麻痹大意。天气极寒，马海晏带人连夜在新路坡修筑了一座营垒，这营垒是用泥巴和木头浇水成冰凝固而成。

第二天拂晓时分，一位清军哨兵发现眼前离奇般地出现了一座营垒，便急匆匆向中路提督傅先宗报告。傅先宗命令部队进行攻击，结果湘军连连挫败。第三天清晨，傅先宗甚是愤怒，亲执大旗，涉险轻进，督师冲杀。

马海晏见穿军官马褂的人督战冲来，便向部下传达命令，不得随意开枪，如有不从者，立即砍头。

清兵四面八方扑将过来，把马海晏浇筑的壁垒围了个水泄不通。马海晏冷静指挥，坚守不出。眼见包围圈越来越小，一旁山顶上观战的马占鳌手里捏了一把汗。当傅先宗率领湘军冲向新路坡时，马占鳌远远地看见马海晏迟迟不肯开枪，情绪极度紧张，竟然沮丧地失声说道：“我的娃娃们，今天成了古勒巴尼的羊了！”

当清兵距离壁垒二三十米的时候，壁垒里的马海晏手持快枪瞄准了清军提督傅先宗，使其当场毙命。

马海晏枪响后，壁垒里埋伏着的 500 名火枪手，冲着密集的清军射击。清军阵脚随之大乱。乘此马海晏带领 500 敢死之士，跃出战壕，向着清兵的中路营帐杀去，展开近身肉搏。河州回民男子，生来精壮彪悍，若谈近身肉搏，阵前堪称难逢敌手。

远山上观战的马占鳌，看到马海晏在新路坡枪响后清军大乱，这时才略显放心地说：“只有从难处下手，死里求生，才会有前途。”^①随后，马占鳌派出所有的回民军，倾巢而出，潮水般涌入清军阵营。

湘军提督傅先宗战死后，傅先宗所率领的中路军军心涣散，又见回民军不顾生死悉数杀出，很快就溃不成军。待到马占鳌率领的回民军杀入阵前，湘军中路已经自相践踏，死伤枕藉。

^①高文远：《太子寺大会战》，手抄本，第4页，高翹提供。

起义军乘胜追击，血战数日，将左宗棠的清兵杀退至黄河对岸，这场战役，史称“太子寺大战”或是“太子寺战役”。“太子寺会战中，河州回民起义军置死地而后生，转危为安，士气空前高涨。而左宗棠在这次战役中，损失高级将领26名，其中提督2人，总兵8人，副将4人，参将3人，游击3人，都司4人，守备1人，主簿1人。”^①此役为左宗棠用兵西北以来，从未有过的惨重失败。左宗棠得知前军惨败后，大为震惊。他紧急任命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统领傅先宗所部，总兵沈玉遂接任徐文秀所部。

这次战役，是马海晏的生平杰作，后人称其战术为“黑虎掏心”。此后一百年来，“黑虎掏心”的太子寺之战，成为了一代代河州人不衰的谈资。新路坡挫败清军，回民反清起义军赢得太子寺大战的胜利，显现出了马海晏行军布阵用兵制胜的军事天赋。“他是一位智勇兼备，有胆智，敢担当，事必躬亲，身先士卒的指挥官，不仅是马占鳌的智囊，也是马占鳌的擎天一柱。”^②

左宗棠湘军惨败于太子寺之后，《甘宁青史略》如此评论：“而将兵者犹骄矜自得，谓河州弹丸之地，旌旗所指，如山压卵，如秋风扫落叶，不难一鼓荡平也。卒之地理不明，反为贼破，全军覆灭，不其悲哉？至马占鳌之出奇制胜，以数百人抗衡二十营，其神妙处，真出人意表矣！”

太子寺大捷之后，马占鳌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对于回民军今后的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反思。马占鳌对左右说：“我们获十次胜仗不算多，如果严重失败一次，那前途就不可设想！失败了求抚，不如现在求抚，如果朝廷真心收我们，大家还可以过个平安的日子！”

许多将领对此不大理解，马占鳌进而劝说道：“我们已经闹了十年了，再不想结束的办法，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呢？我认为此时乘胜投降，过去的罪恶由我一人担当，清廷一定会少办善后，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等到失败了才投降，办善后一定很重，大家都会受连

^①高文远：《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②高文远：《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累，恐怕死的人也不会少。”“果如诸君所欲，往攻安定大营，即使一战而胜，席卷而东，百二河山为我所有，谁以一丸泥封函谷关？谁使关东将帅不复西来？弹丸河州，又怎能抗衡天下？”^①

这时候，回民军中主要将领之一的马海晏也明确了自己的态度：“我们造反十年了，这一顶反叛的帽子脱下来，那是最好的结果了，假使继续下去，终究没有好的结果。”^②

在马海晏与马占鳌的努力下，向朝廷求抚的局面最终形成。求抚的大致过程是这样：马占鳌向署西宁知府马桂源告知心中想法，马桂源站在同教的立场上，于正月十七日亲自赶到安定大营（今甘肃省定西县）谒见左宗棠，央求马占鳌投诚，从而获得左氏许可。左宗棠的暗探也回来报告说：“河州回目遵谕，尽缴马四枪炮刀矛，顶经立誓，永不反复”。

不久后，马占鳌派出自己13岁的儿子马全福（又名马七五），代表自己前往安定大营联络左宗棠，作为人质，表示求抚之诚。

安定大营森严，马全福手牵一只公鹿，缓缓走进左宗棠的帅帐，那鹿角上挂了一块红绸，上书“天下太平”四字。

左宗棠问马全福：“你父亲怕我吗？”

马全福回答说：“丞相天威，西人自此不敢反矣！”

左宗棠又问：“官军举刀按鞘，夹道罗列，你不怕吗？”

马全福说：“矢不在弓，刀举不击，鞘按不刺，何惧之有？”

左宗棠讶然，又问：“缘何早日不来求抚？”

马全福高声说道：“丞相不来，暗无天日，求抚无门。”

马全福的一番回答，让位高权重的左宗棠甚是开心，于是马全福说：“我希望你尽忠大清，除暴安良，我给你更名为马安良，字翰如！”

由此，马安良就成为了马全福的官名。

几天后，左宗棠令马安良返回河州，让其父马占鳌亲自来见，并

^①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兰州俊华印书馆1937年，第23卷第30页。

^②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囑切勿恐懼。馬安良返回河州后，以左宗棠推誠相與，大為感動，即敦促其父前往見左。

求撫以后，左宗棠曾與馬海晏有過一段對話。馬海晏向左宗棠陳述了假使求撫不成后他自己的軍事新部署，左氏對他的設想表示嘆服。此后，這個叫馬海晏的男人，進入了左宗棠的視野。“……海宴公，誠篤，驍勇善戰，左文襄公奇其才。”^①

馬占鰲、馬海晏投降清廷后，左宗棠將河州反清的回民軍裁編為馬旗三營，任命馬占鰲為中旗督帶，馬海晏為督標中營馬隊管帶，二馬總兵力300多人，所部由河州鎮總兵沈玉遂節制。

降清后的馬占鰲、馬海晏對來到河州的清政府官員，往往親自扶轎；對左宗棠更是執以父子之禮。在地方上擔任職務以后，他們常常向人表示：“我們是反叛大逆，蒙朝廷不殺，這樣生活，已算過分。”

受撫的當年，馬占鰲、馬海晏協助清軍，將河州部分回民遷往狄道、金縣、安定等地，進行分化安插。

十一月時，曾與馬占鰲、馬海晏等人一起反清的閔殿臣，再次舉旗反清。他率領三千回民，武裝攻占了河州西南二關，焚燒了馬占鰲與馬海晏的房舍宅邸，派人四處尋殺他們。馬海晏只好將家人秘密安置在距離家鄉十多里外的亂藏村。

此時，駐蹕蘭州的左宗棠命令清軍予以嚴厲彈壓。於是，馬占鰲、馬海晏又充當了鎮壓閔殿臣的急先鋒。他們率軍從積石關攻入河州，在南鄉剿滅了閔殿臣所部，在誘捕了閔殿臣之后，又將其親自押解到了蘭州。事后，閔殿臣被左宗棠活活炮烙於市。

十二月，署西寧知府馬桂源聯合陝西回民軍白彥虎部，在西寧城外的峽口布防，公開對抗清軍。馬桂源失敗后，帶領少數部眾撤往循化，向馬占鰲、馬海晏求救。馬占鰲、馬海晏設計捕殺了馬桂源、馬本源兄弟。

在左宗棠剿抚兼施下，转而投靠清廷的马占鰲、马海晏也以“办事认真，诚信向顺”，“军前效力有功”而逐步获得了朝廷的信任，

^①马步青、马步芳、马步瀛：《青海省主席马公阁臣计闻》，1931年8月，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记功表彰。

马占鳌效忠清廷，充当了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得力工具，自身也以此成了近百年回族军事集团的奠基者。

■ 赳赳少年

马麒是在父亲马海晏光环的笼罩下长大的。马海晏太子寺“黑虎掏心”力挫左宗棠的种种传闻，在河州地方上常说常新，充斥着马麒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马麒不大喜欢读书，却对于军旅之事流落出了诸多好奇的心态。之后几十年，马麒和他的后辈人，皆以其先人马海晏太子寺“黑虎掏心”之战炫耀于人，甚至作为他们激励部属的典范。

马海晏送马麒去私塾读书，马麒对于学习却毫无兴致。10岁时，马海晏又把他送到清真寺里当上了一个小满拉。在清真寺里学了没有几天，便跑到军营里，跟随父亲见习于军中。

少年时代的马麒，寡言少语，并且能以忠孝闻名乡里。对于相熟的亲友、并不认识的长辈，向来都是很注重礼节的。对于朋友马麒又是格外讲义气的。一次，马麒去找伙伴玩耍时，偶遇伙伴的母亲遭到两个带刀强人的调戏，少年马麒顾不得自己人小势弱，随手捡起一块石块，砸伤了这两个强人。两个强人见到这个勇猛的少年，带伤而逃。此事过后，马麒成为了家乡的“孩子王”。平常日子里，马麒会带着和自己一般大小的少年们，演练对抗和击技。

马麒自小没有读过多少书，他的汉文书法写得不怎么漂亮，甚至歪歪扭扭。但是，凡阅读到他笔墨的人，都认为他写得很认真。尽管如此，不甚识文的他，却自幼随父有了很多的社会实践。比如，他对于蒙藏社会颇有了解，也学会了口头藏语。

公元1886年，时年17岁的马麒考中了武生，这一年他正式入伍，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活。也正是这一年冬天，当年发动河州回民大起义的马占鳌，病逝于甘肃大河家寓所（今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大河家镇)，终年 56 岁。马占鳌去世后，他的长子马安良接替了他的督带职务，带兵驻守在循化、贵德一带。

马安良撑起家族的基业后，非常重视与马海晏、马麒父子的交往。马安良年长马麒 14 岁，但两人之间是同辈人，因而，马安良对于青年马麒有意地培植着，并结下了较为稳固的友谊。马海晏、马麒父子两代人，对于马占鳌家族忠心耿耿，特别是在马占鳌去世后，他们仍视马安良为少主人，尊崇有加，与其同进退共荣辱。

父亲马海晏传奇而复杂的经历，给马麒带来了别于寻常人家孩子的人生感受。“公（马麒）生而歧嶷多英，性刚毅笃实，沉默强识，度量宏大。幼年随封公从军久，军中事所素谙。”^①勇敢、刚毅、尚武，成为了青年马麒人生中重要的主题。

赳赳少年，束发横刀，步入军旅，17 岁的马麒开始了他复杂而饱受争议的戎马人生。

^①黎丹：《青海省政府主席马公阁臣墓志表》，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另见马忠主编：《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83 页。

戎马胼胝 第二章

马麒的军旅之路，走得并不顺利。1895年参与平定河湟事变；1900年京城抵御八国联军，1912年初东征陕西革命党。半世的杀伐，并没有为他打开仕途上的升迁之门。

1912年，民国建元，王朝兴替。甘肃拥护共和，马麒已是一个43岁的中年人，他思考着自己的命运与未来。岁月悠悠，时不我待，去日已多，来日苦短。马麒一心想取得广袤青海的统治权，好友甘肃督署李迺棠(李疯子)出主意：“自古大将建功于外者，必有后援。”

随后，马麒修书一封，在甘南拉卜楞寺嘉木样四世活佛处借来黄金与金佛，赠送于甘肃都督赵维熙。不到十天后，马麒被任命为西宁镇总兵。1912年9月20日，马麒脱离“精锐西军”，甩开了相伴二十多年的老主子马安良，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

■ 乙未河湟事变

公元 1886 年，刚满 17 岁的马麒来到了军营当兵。

他所投靠的军队，是家乡河州的镇南军。镇南军，正是父亲马海晏与阿訇马占鳌等人所领导的部队，隶属于河州镇总兵节制，是清政府稳定陇右地区的重要武装力量。

在镇南军中的日子里，马麒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平静的生活。然而，不甘庸碌的马麒，在等待中寻找着能够使自己崭露头角的机遇。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从朝鲜溃退，日军水陆两路进犯中国。前线上的湘军、淮军接连失败。为了增强京城防务，清廷命令甘军主力奔赴直隶。当年 12 月，25 岁的马麒跟从老主子马安良、父亲马海晏入编甘军，一起追随甘军统帅董福祥前往京城驻防。

董福祥东调京城后，甘肃地方空虚，特别是马安良、马海晏等人离开河州后，当地回族失去政治核心人物，河州地区的宗教界人士马永琳趁机发动教民起事。

此前，循化县发生了新老教之争，河州官员委托花寺门宦教长马

永琳等人前去调解。马永琳在表面上为官府而奔走，背地里则鼓动民众起事。他说：“我曾派人到东边侦查，潼关以外两千里，没有驻守官兵，你们去攻循化县城没问题。”^①

在马永琳的挑拨下，民众内部的争执愈演愈烈。1895年（光绪乙未年）3月，西宁知府陈嘉绩，把老教首领11人扣押于循化县。循化撒拉人集结在城边，要求官府释放被押回民，陈嘉绩却下令关闭循化县城城门，并将11人全部处决。撒拉族民众为之激怒，手持刀棒，云集循化县城外，于4月2日开始围攻县城。

循化事起后，马永琳在河州各地串联一通。6月，马永琳派人点燃自己花寺拱北的牌坊，造谣说是汉民所为。一些不明真相的汉民来围观，反被其杀害。“马永琳以汉民火烧拱北的借口业已成功，即以保教为名，号召各路头目，纠集教众，包围了河州城”。^②

至此，河州、循化、海城等地皆反，轰轰烈烈的河湟事变爆发。这次事变发生后，陕甘总督杨昌浚命令固原提督雷正綰加强河州防务。雷正綰操办河州事务前后30年，他深知此时仅凭自己的700部众，于事无补，他认为回汉之间上层蓄意挑起的内部仇杀，只能动用回族武人从中关说，予以平息，最为妥当。

于是，提督雷正綰建议陕甘总督杨昌浚，应当起用此时远在京城的马安良、马海晏、马麒等回族将领。同时建议，就近起用河州名望马福祿等人，先让他们开导回民，接着又令他们招募回勇六哨，“意在以回制回，为羁縻收抚之计。”^③

1895年的河湟事变，令甘肃官场人人自危。陕甘总督杨昌浚“绕屋彷徨，夜不能寐”；固原提督雷正綰“坐困河州孤城，度日如年”；其他提督，如“王正坤临阵脱逃，汤彦和利令智昏，李培荣嗜

①马培清：《清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起因》，原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另见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②马培清：《清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起因》，原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5页，甘肃省图书馆藏。

③《陶勤肃公奏议》卷6；另见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好甚深，陈宗藩战场纳妾，李良穆勇不足额。”

河湟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清廷大怒，将陕甘总督杨昌浚以及提督雷正綰、汤彦和等人革职留任。同时，命令驻防京城的甘军统帅董福祥，携马安良率军返回西北，予以弹压。

1895年，董福祥率领30营兵马风尘仆仆地返回甘肃。大军所到之处，回民军纷纷西逃，河州城之围遂解。

甘军统帅董福祥起用马安良、马海晏、马麒、马福祿等人，这些人进入河州后，对回民军进行诱降和分化瓦解。他们说服了回民军头目马永琳等人，并将大部分的回民军进行了遣散。河湟事变，几乎在兵不血刃中平息了。

继杨昌浚之后的陕甘总督陶模说：“董（福祥）帅提军西来，距河州百余里之三家集，仅开一仗，枪毙回匪七八十人。后即用其部下偏倖回目马安良，从中关说，招使投降。于是，河州、巴燕戎格以及米拉三沟叛回，一时俱奏勘定。”^①

陶模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董福祥略有贬损之意，但他实事求是地认为，是马安良的“从中关说”，解决了事变实质性的问题。我们也不难看出，马安良、马海晏、马麒诸人在河湟回族中巨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这次事变平息后，杀戮并没有停止。董福祥命令马安良、马海晏、马麒等人使用“先抚后惩”之策。他们捕杀了花寺门宦教主马永琳全家15口，以及其他反清起义要人。为了杀人立威，他们声称“这次善后要使八坊每家都动一场哭声”。

马安良带着马海晏、马麒父子俩人在撒拉八工办理善后时，采用“抽杀”的办法，“勒令回民缚送惩办！”他们每天向上峰提交人头27颗。当时河湟地区出现了家家哭丧、户户送殡的惨象。许多人拖家带口，背井离乡，远走新疆，谋求生路。

肃清河湟后，马安良被朝廷擢升为总兵衔副将，赏穿黄马褂，胜任巴里坤总兵；马海晏也被授予副将衔，记军功一次，升任骑兵督

^①白寿彝：《回民起义》第四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第427页。

带；马海宴的儿子马麒也被授予六品军功。^①

历经这次事变，马安良以及依附于马安良麾下的马海晏、马麒等人，声威大震。他们成为了朝廷统治河湟一带重要的依靠，须臾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在帮助朝廷平叛的过程中，屠杀了大批的回教同胞，但却由此演变成为了这一区域回族在政治领域内的代表人物。

然页，年近而立的马麒，仍旧不过是营中的一介偏裨。显然，这一切与他当年慨然从戎之时的理想已是大相径庭，距离遥远。

■ 随父勤王

一个新的际遇来到了。

1898年春天，慈禧太后的一道密令悄悄传送到了时任陕甘总督陶模的案头。此时，深居兰州的陶模才知——康有为鼓动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改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冲击，又受到了“帝党”的权利威胁。为了扑灭维新运动，慈禧太后决心调动强悍的董福祥的甘军，驻防京津一带，为她助威。

在这一背景下，马安良决心率领马海晏、马麒父子奔赴京城。然而，陕甘总督陶模则上奏慈禧太后，极力挽留马安良坐镇河湟、安定西北。当年4月，清廷接受陶模建议，说马安良所部“在河州则为重镇，朝廷权衡轻重，是以准其（马安良）留驻甘肃”。

马安良留守河州，但马海晏却带领着两个儿子——马麒、马麟，一起随甘军二度进京。马海晏担任甘军简练军的骑兵管带，马麒、马麟二人皆在父亲麾下任职。

到了北京驻防后，董福祥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军，被编入“北洋三军”，受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节制。马海晏、马麒、马麟父子三人所在的甘军，起自西北，极少受到外来的影响，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因而保留了浓郁的传统意识。“后党”完成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残杀六君子，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北洋三军”中，袁世凯出卖了皇帝和改良派，而甘军并未参与其事，但却持刀扬威，默无声息地支持了“后党”。

1898年10月23日，甘军驻防卢沟桥一部官兵，与洋人发生冲突，有士兵用石头砸伤了洋人。

各国公使对于甘军颇为反感。甘军进京后，“事事与西人为难”，慈禧太后就此询问甘军统帅董福祥，董福祥说：“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慈禧太后听完后，生怕滋事，遂将甘军调往南苑。^①

1900年6月初，甘军进入京城，驻扎在东华门、长安街一带。11日，听闻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将率领500官兵，以保护各国公使为名，乘坐火车自天津到京城，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出城迎视”。当杉山彬走到永定门时，与一群甘军士兵相遇，双方争道，甘军士兵操刀砍了杉山彬的脑袋。事发后，“太后召董福祥责问，且欲派员查办，董乃力陈其词。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②

几天后，西摩尔率领的联军被义和团阻截于廊坊。18日，朝廷命令甘军开赴廊坊，抗击八国联军，“中国马队在后方步兵和炮兵的支援下，迅速逼近车站。”“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他，短兵相接，敌不支。”廊坊大战，异常激烈，史称“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列强承认，这是“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的丢脸。”^③

马麒和胞弟马麟、父亲马海晏一起参加了这场恶战。他们在廊坊、杨村、通州一带率部设防，浴血奋战，抗击八国联军。此外，参战的甘军中，还有河州回族马福禄、马福祥兄弟。

此后，慈禧太后命令甘军攻打洋人使馆。马海晏率领儿子马麒、马麟负责攻打西什库天主教堂和使馆区。但因为荣禄采取“明攻暗

①《清史稿·董福祥传》；另见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页。

②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出版社1951年，第129页。

③孙瑞芹翻译整理：《德国外交文件有关史料选择》，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2页。

保”的手腕，使馆区最终没有完全突破。

8月14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兵临城下，京城一片愕然。此时，留守京城的仅剩义和团与甘军，其余部队纷纷隐遁逃逸。

而甘军作了一些必要的抵抗。俄国人写道：“北京陷落了，只有箭楼上那些使我们遭受重大伤亡的董福祥的士兵还在射击，一直打到黄昏时分，日本人把箭楼拿下来才罢休。”

……

京城沦陷后，已是63岁的马海晏，从前线上撤下来，随即率领儿子马麒、马麟赶西退陕西的慈禧太后。马海晏连夜奔波，马不停蹄，终于在宣化追上了两宫銮驾。然而，这时的他却因心力交瘁、辛劳过度，导致旧伤复发，猝然病逝于军中。

马海晏在护驾途中累死后，甘军统帅董福祥旋即向慈禧太后进行了报告。慈禧太后念马海晏效忠有功，追赠他为记名总兵，遗职由长子马麒接任，仍随从董军护驾。^①感动于马海晏父子的一片忠心，慈禧太后代表皇室成员，还赠送了马麒、马麟兄弟二人一对玉麒麟，以示抚恤与褒奖。

来不及悲伤的马麒、马麟兄弟二人，安葬父亲之后，跟从护驾的队伍匆匆奔向了大西北。

■雌伏西北

皇室一行浩浩荡荡，仓惶行走到太原时，“旗兵及岑春煊、马玉昆、董福祥、升允、鹿传霖兵至，七千余人。”

流亡的路上，两宫想到的却是远在甘肃的马安良。慈禧太后在赶往西安的路途间，不断地催促马安良前来护驾。“如马不敷，俟抵行在后再行筹补。著魏光燾催马安良遵前旨克日就道，兼程迎赴行在，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6～7页。

毋稍迟逾。”^①

到了9月21日，两宫又说：“马安良前已有旨迭催统带所部各营，迅速前来，现尚未到，实属延缓。”

此时，两宫身边护驾的军人不少，加之各省勤王之兵纷纷赶来，而她为何又偏偏对马安良如此殷切依赖呢？

陕西关中地区，是同治年间回民反清起义的发难地，西安离甘肃近，甘肃回民聚居人数众多。同治年间，清廷残酷镇压过西北回族，如今，两宫深入西北，地方回族态度如何，这令两宫忐忑不安。马占鳌、马安良父子投靠清廷以来，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朝廷的青睐，也成为了西北回族中名副其实的代表人物。马安良能否效力“行在”，事关两宫在西安的安危。因而，慈禧太后在西遁关中的路上，几次三番极力地拉拢马安良。

两宫渡黄河进陕西时，滔滔风陵渡风大浪高，为了确保皇室渡河安全，众人迟迟不敢渡河。这时候，马麒与马福祥两个河州回族头领，组织甘军中的部属扎起了羊皮筏子，他们在滔滔黄河水中，为慈禧太后亲自掌舵，保卫两宫顺利通过了风陵渡。

两宫避难西安期间，马安良于11月17日率部来到西安，朝廷即谕令军机：“马安良著来行在，预备召见。”22日，朝廷向马安良二营官兵下达谕旨：“加恩赏给米一百五十石。”到了12月24日，朝廷又颁布谕旨：“以甘肃副将马安良为新疆伊犁总兵官。”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马安良兵至八营，官职连升。而朝廷需要他所做的，仅是安定陕甘回族，确保无虞。

马麒与另一位河州籍回族马福祥，一起留在西安，为两宫护驾。不久后，中外开始谈判，八国列强代表指责甘军统帅董福祥为“祸首”，要求清廷“严惩”。然而，董福祥余部尚众，骤然惩罚他，恐怕会激起事变。于是，朝廷将其革职，小心翼翼地予以安抚：“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成，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艰难，事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谅尔自能曲体……他日国运中兴，听鼓瑟而思

^①《清德宗实录》卷466，另见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①

董福祥被革职后，勇猛强悍、显赫一时的甘军宣告解体。彻底瓦解的甘军被裁撤为8营。其中，五营返回甘肃，归陕甘总督统领，三营驻陕西，暂归西宁镇总兵张行志统领。这样一来，马麒又返回了甘肃，驻守河州地方，继续依附于镇南军统领马安良。

1901年10月间，和议告成，两宫回鸾。马安良、马麒、马福祥等回族将领，梦想着能够陪伴皇室进入北京，从而飞黄腾达。然而，他们这群西北少数民族军人的崛起，却是列强们所极不愿看到的。至此，马安良、马麒、马福祥等人偃旗息鼓，纷纷返回甘肃。

马麒、马麟两兄弟，依旧依附于马安良，陪伴马安良一起返回河州。马安良在河州有马步三营，被人称之为“镇南军”。1902年，马麒被委任为“镇南军”分统，驻守在今青海化隆县扎巴镇，这是马麒进入青海之始。^②

从1901年底到辛亥革命爆发，马安良先后被委任为伊犁镇总兵、新疆巴里坤总兵、宁夏镇总兵。但是马安良从来都是遥领职务，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河州，此时的河湟地区完全被他控制在手中。在马安良的襄助下，1906年，马麒升任花翎衔循化营参将，驻节巴燕戎格（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从而取得了这一地区的领导权。这段任职的经历，为马麒在民国建元后任职青海、割据青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虽然出任了花翎衔循化营参将，可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职务。沉沉宦海中平庸的游弋，让马麒在少年时代立下的壮志雄心，几近风流云散。

从护驾结束返回西北后，马麒沉寂了十年，蛰伏了十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这才又一次想到了他。

^①《义和团史料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47页。

■与革命党交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10月27日，陕西标统张凤祥、陕西副都督张云山等相继响应，占领西安，设军政府。当时，陕甘总督升允已经开缺，携眷至陕西省城草滩子定居，做不复出山之计。然而，当陕西大变后，升允即刻逃亡至平凉，电请清政府速为收拾。清政府复电升允说：“陕甘唇齿，陕西危，甘肃岂能独安？”一方面，命令陕甘总督长庚在甘肃严加防范；一方面，启用已退休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巡抚陕西，率甘军进攻陕西革命党。

升允接到朝廷谕旨后，调振武军统领陆洪涛三营兵马为基军，命令固原提督张行志驻凤翔，以保卫陇南门户。此外，升允还致电驻节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要求长庚招募回军二十营……下令动员。”然而，陕甘总督长庚可用进入陕西之兵不足一旅，此时又不得不想起了马安良，以其作长城之寄。^①

马安良、马麒二人在接到招募官兵的命令后，向陕甘总督署衙提出，“请募家人父子兵，马步最少三十营方敷分布。”接到马安良的呈请之后，长庚在陕甘总督署衙组织紧急军事会议。会议上，陕甘总督署衙一班人各抒己见：

——陕甘总督长庚：“唯马安良之意是从，许其专募回子。”

——巡警道赵维熙曰：“乙未河湟（1895年），前陕甘总督杨昌浚令马国良、马伏保专募回子，以回攻回，政府微有听闻，谕令董福祥迅扫妖氛，不准招募回子一名。”

——按察使刘式毅曰：“虽如此措辞，而关外之事，将军主之，董福祥以马安良为向导，安良所带三营皆为回族也，今日之事，汉回各招一半，方不失其偏。”

——代理布政使愈明震曰：“庚子拳匪之乱，都城秩序赖董福祥军队维持，某营管带马福祿系回族，所部又纯粹汉人，可知种族之见，统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6页。

兵大员虽有是心，应如何通融办理之处，则在中级军官无用鳃鳃过虑。”

讨论至此，陕甘总督长庚大喜。他兴奋地说：“恪士之言，实获我心。”长庚清楚，甘肃库存无几，如果专门招募汉人，恐怕短时间内难成事实，为迅速计，为顾全大局计，他不得不允许马安良专募回族之兵的所请。

马安良为甘肃回族的人望，羽檄一驰，应者四起，青年人将马匹随带而来。极短的时间里，马安良即按照陆军五百人为一营，有过之无不及。^①

正当马安良、马麒在河州招募回勇之时，当时的甘肃宁夏府，亦是暗流涌动，同盟会的行动极为活跃。哥老会领袖刘华堂、高士秀等人率众攻陷宁夏府，宣告宁夏革命军政府成立。

陕西革命党起义、宁夏革命党起义的消息传来，陕甘总督长庚以及前总督升允两人合谋一番，制定出了甘军东征陕西关中的作战计划，喊出了“援陕勤王”的口号。

关中形势，系天下安危。

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为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侵淫横决，酿天下之大祸，而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之所系也，可不危哉。”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时也曾有言：“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侵弱，以底灭亡。”

陕西战略地位的重要，也自然引起了清政府以及升允、长庚等人关注。甘肃军队出征陕西，争夺关中控制权的一场血战，不可避免。

长庚、升允在这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回族将领马安良、马麒等人。他们希望在马安良、马麒以及回将回兵的身上，能够出现奇迹，扭转局面。长庚、升允，甚至拟定在反扑陕西成功后，“迎清帝溥仪西来，策划‘中兴’”。^②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8页。

②《武昌首义后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承认共和政体》（1912~1913年），见《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7页。

这时候，马安良出山了。他的“镇南军”被扩充为“精锐西军”，他在陕甘总督署衙的军械库里，提出了刚从德国购买的5000支毛瑟枪，也带走了左宗棠当年坐镇西北时寄存的2000支来复枪。马安良得到这批军火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以马麒为帮统，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二人将“精锐西军”扩充到了7000人，成为了进攻陕西革命党的主力部队。

马安良誓师出征前，叫嚣着：“马踏华阴庙，火烧长安城。”“陕西机关和学生娃娃闹事，有什么要紧的，我要把他们一马扫平。”

马安良的“精锐西军”、陆洪涛的“镇武军”、周务学的“忠武军”、张行志的“壮凯军”、崔正午的“骁锐军”，组成了进攻陕西的南北二路军队。美国学者默利尔·亨斯伯格在所著的《马步芳在青海》一书中认为，“马麒、马安良对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其给出的最大理由是：“左宗棠的军队击败马占鳌势力后（作者注：此处应为招安马占鳌），马占鳌曾发誓要效忠清王室，马占鳌部下马海晏等人也曾对清廷宣誓效忠。这样，清政府允许他们保留原军官地位，但以必须服从清王朝为条件，这样一来，他们的地位也就成为了合法的了（马占鳌在向朝廷求抚后，仍在河州地区保留很有权利的地位）。当清王朝受到孙逸仙革命的威胁时，得到了来自诸马的支持。”^①

为了平定宁夏府革命党，陕甘总督长庚命令马安良“精锐西军”分兵前去讨伐。这时候，马安良派出马麒、马麟两兄弟率一部兵马前往杀向贺兰山脚下。

12月中旬，帮统马麒、分统马麟率领马步六营，星夜驰援，杀气腾腾地直逼宁夏。下旬，马麒攻破灵州城，恢复旧官职，对起义群众进行了屠杀。紧接着，马麒又急不可耐地率军渡过黄河，进攻宁夏府城。宁夏府城的革命党措手不及，刘华堂等领导人只好退出府城，向北撤退，以图再举。

^① [美]默利尔·亨斯伯格：《马步芳在青海》，崔永红翻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马麒派其弟马麟为先锋，兵锋直指宁夏城。马麟率领先头部队来到宁夏南门时，反正的管带牟宪章与其接触，遂向马部投降。马麒进入宁夏城垣后，当即处死了革命党人唐纪芳、刘复大等革命志士。地方士绅代表出来迎接马麒，但马麒的部下当即就将他们击毙。所部军纪极为涣散，“沿街逐户，大肆搜杀”，“甚至为抢妇女耳坠金环，连耳朵都割下来，”就连城隍庙神像上的红袍也被剥下来抢走。^①

攻陷宁夏府城的第二天，马麒亲自率领部队火速杀向平罗县。平罗县城士绅列队欢迎马麒，结果又被杀害。精锐西军进城后，平罗城内“一霎时，街上人头滚滚，陈尸遍地”。

平罗知县李九波跪地请求封刀，精锐西军的士兵回答：“奉命屠城，不分良莠，一起杀绝。”

马麒进入宁夏开仗仅仅不到十天时间，便于1911年12月底平息了宁夏革命党的起义。但马麒的铁腕杀伐，很快就令麾下的有识之士所不苟，甚至有人说“兵不如贼”。^②经过这次浩劫，使宁夏自清代中叶以来积累的元气，摧毁殆尽。马麟将“所有抢劫的财物，满载一百余车辆，托词輜重，绕道运回河州故里”。^③

马麒镇压宁夏革命党之后，转而率部驰援在陕西作战的马安良。马麒自宁夏率部杀向陕西乾州地区时，甘肃东征的清军正在乾州处于胶着状态。马麒临危受命，与陕西革命党向紫山所部发生激战，马麒的骑兵勇猛无比，陕西革命党向紫山带兵死战，最后被马麒斩杀于阵前。

向紫山战死后，马麒乘胜继续攻击陕西革命党。在陕西永寿，革命党人布置了天罗地网，升允、马安良等人督师久攻不下，马麒见状，主动请缨，立下军令状，称可即日攻克永寿城。马麒接受攻城任务后，求他的堂兄马万成出手襄助。

马万成挑选出十多名武艺高强的死士，每人携带火枪一支和砍刀

①朱幼华：《辛亥革命时期陕甘总督公署的见闻》，见《甘肃文史资料》，第11辑第83页。

②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兰州俊华印书馆1937年，第26卷第49页。

③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

一把，飞马来到永寿城下后，杀上城池，拔走了陕西革命党立在城头的旗帜。紧接着，马万成带领的这十多名死士，占据掩体，开枪射击，不明真相的革命党被打乱了阵脚，永寿城内乱作一片。马麒趁乱，率领大部人马杀向永寿，一举夺取永寿城。^①

夺取永寿城后，马麒继续挥戈杀向乾州城，甚至他一度焚烧了陕西革命党领袖张云山在城下搭建的西门栅寨。马麒、马彪一路掩杀，张云山所部伤亡惨重，陕西革命党抵挡不住，退守乾州城内。

马麒所部表现极为勇猛，陆续攻克汾州、寿州等地，为升允、马安良东征大军清除了乾州城的外围。乾州城成为了一座孤城，此时乾州城若被突破，陕西革命党必将功亏一篑。

在与张云山的交锋中，马安良带着马麒亲自来到乾州城下督战。一次冲锋中，马安良的官靴中弹穿孔，他生气地对马麒说：“张半截子（张云山）拦我马头，使我不能进咸阳城。”

马麒听后，组织骑兵，轮番攻城，不分昼夜。然而，乾州城却成为了马麒一道屡攻不下的坎。乾州城这道坎，以极大的牺牲，阻滞了甘肃清军东征陕西的脚步。

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而陕甘总督长庚，以及前任升允隐瞒了国体变更的消息，只令马安良、马麒等人率部猛攻乾州城。

3月上旬，陕西革命党领袖之一的张云山派人与“精锐西军”统领马安良取得联系，向他送去了清帝退位的布告。此外，孙中山先生委托北京牛街阿訇王宽，也向马安良发去了秘电。

马安良得知国体变更后，才知自己被长庚、升允两人欺骗与愚弄，遂与马麒秘密商议进退去留之策。当时，马麒就向升允提出了停战言和的要求，但遭到了升允严厉的斥责。不久，马安良、马麒二人与陕西革命党秘密会晤于乾州城下。此后，马安良、马麒暗自下令“精锐西军”向西逐渐撤退，静观长庚、升允的态度。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9页。

长庚、升允见到东征陕西的主力部队——“精锐西军”已经动摇，自己的指挥已经失灵，便知大势已去，遂不得不接受马安良、马麒等“精锐西军”将领的要求。

3月10日，革命党人黄钺在甘肃秦州宣布起义，向南京、上海、武汉、四川、陕西革命党发去通电，声明秦州甘肃革命军政府成立。

3月15日，甘肃代理布政使赵维熙、咨议局局长张林焱、昭武军统领马福祥三人，自命代表甘肃全省行政、军界、民意，联合致电北洋政府，承认“共和”。

陕甘总督长庚见覆水难收，已无回天之力，便向甘肃布政使赵维熙交出陕甘总督关防和王命旗12面，携带白银2万两仓惶离开兰州。

马安良、马麒两人在陕西乾州接到兰州三要员代表全甘肃发表通电拥护共和的消息后，遂带领“精锐西军”徐徐退回兰州城。两人忿忿不平地说：“我们在打仗，兰州城在发电报。要说发电报，我们何不早给袁世凯发个拥护电报！这些在兰州的，个个都是见风使舵、投机钻营之徒！”

■暗杀李镜清

甘肃承认共和后，真正的革命者黄钺，却被迫取消了在秦州成立的甘肃革命军政府，流亡海外。北洋政府和袁世凯，对于其他的甘肃官员大加封赏，任命赵维熙为甘肃都督，马安良为甘肃提督。

马安良率领“精锐西军”返回兰州的途中，就曾萌生了觊觎甘肃省都督之心。但他又顾忌到，“甘肃之地，回汉杂居，自然两教仇深，不相调和。若论兰州自治，汉治回不服，回治汉不服，必起争夺之哄。”遂不敢贸然行事。

回到兰州后，马安良与甘肃都督赵维熙共执甘肃军政之牛耳。马安良的部将马麒、马麟、马国良、马璘等人，在一时间都成为了甘肃军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马安良以全甘肃最显赫的武人身份，坐镇兰

州，将“精锐西军”大部交给马麒带回河州，在老巢坐地盘踞。

进了兰州城不久后的一天，一群宁夏老百姓手捧状子，前来告发马麒、马麟两兄弟，称他们兄弟二人于上年岁末在宁夏府城大开杀戒，牵连无辜，要求予以追究。

甘肃都督赵维熙接到诉状后，置之不理，反而将消息透露给马安良、马麒二人，希望以此博得他们的好感和拥护。

宁夏的百姓见甘肃都督对诉状不闻不问，于是又转而将诉状呈递给了甘肃临时议会。甘肃临时议会，是在前清甘肃咨议局的基础上，筹组会议以监督行政、限制都督权利而于1912年3月24日成立的。甘肃临时议会议长是李镜清，李镜清是一个极其正直的人，也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

李镜清接到宁夏老百姓的诉状后，遂向甘肃都督赵维熙提出，应将马麒、马占奎、马国良一千人迅速抓捕，按照军法进行严办。

马麒为首的这一千人，都是马安良“精锐西军”的主要将领，甘肃都督赵维熙压根就不敢向这些人开刀。那是一个武人当道的时代，甘肃都督赵维熙还得事事处处仰仗着他们。

但赵维熙为了翦除甘肃临时议会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竟然告诉甘肃提督马安良：“宁夏人状告马麒，是李镜清策动以后才上书的。”

他甚至挑拨回汉关系，更将明代总督文明所撰写“回民不得在洮河以东居住”的碑文，污蔑为李镜清所撰。^①马安良听了赵维熙的话后，对于李镜清恨之入骨。他派兵关闭了甘肃临时议会，并声称“李镜清没有资格来担任甘肃临时议会议长。”

马麒认为王朝更迭、时代已变，个中过失不应追究，而李镜清却不肯依从。勃然大怒的马麒向马安良进言说：“李镜清不除，甘肃的回民难得平安！”

马安良则挑唆说：“这事情你们斟酌着去办！有祸我当，有福是

^①李镜清为人颇正派，亦开明。当甘肃宣布进入共和之后，大量回军涌入省城兰州，当时有人对回军势力渐大有所疑虑，身为甘肃临时议会议长的李镜清还曾以肺腑之言劝说：“回族近多达人，共和成立，决无他虑，若有发难，是公敌也。谁冒不韪取灭种祸？！”

你们大家的。”

李镜清感觉到了兰州城内极度紧张的氛围，他在友人的劝说下，带着家眷返回临洮县老家避难。马麒派自己的结拜弟兄马同，前往临洮，寻杀李镜清。

8月12日清晨，人们在甘肃都督署衙门前，发现了李镜清的一只胳膊。至此，甘肃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遇难的消息不胫而走。

8月11日深夜，马麒派遣的5名刺客潜入李镜清宅中，扑进寝室行凶。李镜清在熟睡中被惊醒，急忙抽出墙壁上的挂刀，与刺客搏斗。打斗中，李镜清将一名刺客的胳膊砍断，但最终因寡不敌众，被刺客乱刀砍死，时年仅41岁。

李镜清被杀后，马安良大放厥词：“彼省议会自称神圣不可侵犯，吾今日杀其议长如宰一鸡，看神圣有何神通。”

当年8月25日，宋教仁在北京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11月，国民党甘肃支部在兰州成立，选马安良为支部长，马安良的地位和势力进一步扩大。

■攫取西宁镇总兵

马安良春风得意，而陪伴他一路走来的马麒心中，却无端生出很多的惆怅。从17岁跟着父亲马海晏进入马安良麾下，马麒为其阵前效力，流血杀伐，可谓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到了1912年，马麒已经是一位43岁的中年人。岁月悠悠，时不我待，去日已多，来日苦短。马麒更加希望能够摆脱老主子马安良，走上一条独立发展之路。

特别是在1912年6月，马麒听到同乡回族马福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宁镇总兵兼青海办事长官之后，心中更是涌动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巨大失落感。

马麒不仅是跟随了马安良二十多年的部将，而且还和马安良结成

了儿女亲家。马麒的长子马步青，娶马安良的女儿为妻。马安良看在眼里，便为马麒以及马国良、马璘等部将积极争取总兵的职务。7月，甘肃都督赵维熙着手报请北洋政府，准备将时任洮岷协副将的马麒任命为宁夏镇总兵。而此时，马麒见西宁镇总兵兼青海办事长官马福祥，因故迟迟没有前往西宁赴任，于是，他极力想谋得西宁镇总兵的位置。

这时候，马安良再次出面予以说项。马安良对甘肃都督赵维熙说：“西宁冲要，阁臣去最相宜。”^①

对此，甘肃都督赵维熙表现出了为难的神色，但同时也称可以予以考虑调整。

然而，马麒的任命状却迟迟不到。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颇为焦虑的马麒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一位汉人朋友李迺棠。当时，李迺棠正在甘肃督署担任参军一职。马麒自知，与马福祥调换任职地，会有一定的难度。此外，西宁镇总兵一职，尚有其他入打主意，仅凭马安良对赵维熙施加压力，不一定能奏效，于是他求教于李迺棠。

李迺棠向马麒出主意说：“自古大将建功于外者，必有后援。”

马麒听后，恍然大悟，迅速修书一封，派弟弟马麟单骑飞驰甘南拉卜楞寺，向拉卜楞寺嘉木样四世活佛的管家宗哲，借出金佛和黄金，重达两百两。

马麒得到金佛与黄金后，又委托李迺棠和甘肃都督署一等秘书黎丹，为自己出任西宁镇总兵做最后的努力。经黎丹、李迺棠等人斡旋，这批礼物转送到了甘肃都督赵维熙的手中。

赵维熙既已受贿，又不愿驳回马安良的面子，于是就将西宁镇总兵一职，最终暗地里许给了马麒。当年8月21日，北洋政府重新发布了一纸任命：

调原西宁镇总兵兼青海办事长官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

调洮岷协副将马麒，为西宁镇总兵。

^①《从马麒到马继援》，油印本，1960年，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马麒如愿以偿。在前往西宁任职前，指示驻山西五台山的青海章嘉活佛，派出大喇嘛却吉为专使，就近前往北京，代表青海宗教上层和蒙古王公祝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1912年9月20日，马麒率领亲信进驻西宁。从此，马麒脱离了“精锐西军”，带着自己的胞弟马麟、七叔马海渊、长子马步青、次子马步芳告别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另立门户，独立发展。

如果说此前的马麒为人激烈，杀伐过重的话，那么中年以后的马麒则是“粗鲁中含沉重，急进时衡利害，言行谨慎，不轻举妄动，力求实效。……虽不知文，然对士大夫青眼相待。每擢用，倚重信任，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随善如流，俾竭尽其智谋。一时才智之士，望风归附，鞠躬尽瘁，多所建树。”^①

就任西宁镇总兵之后，已是中年马麒，其性情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久萌开发青海之志的马麒”，迈入了他一生之中政治与性情的分水岭。自此，他逐渐褪去了身上赳赳武夫的形象。

^①陈秉渊：《马麒的生平概貌》，见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马麒就任西宁镇总兵后，拜黎丹为幕府首脑。

黎丹，湖南湘潭人，前清云贵总督黎培敬的孙子、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表哥、齐白石的国文老师，他才学横溢，抱负甚大，拥有着一双经久阅世的慧眼，是一个诸葛亮式的人物。民国建元后，黎丹在晚清湘军建功西北汹涌余波的鼓动下来到青海，与马麒实现了结合。

马麒毕生视黎丹亦师亦友。在黎丹的襄助下，马麒于1913年聚合青海蒙番各族头领会盟青海湖，赶走青海办事长官廉兴，北洋政府又擢升其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完全取得了青海军政大权，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宁海军。

马麒、黎丹所撰并呈报北洋政府的《奏筹办青海各项摺文》中，流露出了他们在青海建立行省的政治理想。

■青海长云暗雪山

1912年9月，马麒来到了古城西宁。

青海因青海湖而得名。青海湖古时称西海，自十六国时起始称青海。民国建元时，这里尚且被内地人视为“幽荒绝域”、“蛮夷不化之邦”。这里属于内陆高寒性气候，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复杂的历史轨迹，使这一区域形成了迥异于中原的生活习俗、人文风尚。

近代青海农耕生产处于自然状态，游牧地区的人们，仍是逐水草而居，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十分简陋。然而，土地主要集中在土司、王公、千百户和寺院手中，封建领主在这里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时人记述说：“青海为一人种复杂无比之地，虽可大别之为汉回蒙藏上，但一族又可以分为若干不同之种族。如回胞有汉回、撒拉、哈萨克以及回回鞑子（系青海蒙古人之信奉回教者，当地土语以此称之）等数种；藏胞有果洛十五族、玉树二十五族、环海八族、保安十二族、以及生番熟番之分。”^①尽管其东部地区历史上已实行郡县制，但古老的

^① 远人：《青海各族之现实状况》，原载《回教论坛》（重庆版）1939年第2卷第8期，第5页；另见《回族历史报刊文选》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4页。

上司制度仍在这里得以保存。

历史上的青海，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又往往为兵家必争之地。她南接西藏，西连新疆，东南方向又临四川。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
已报生擒吐谷浑。

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在他的《从军行》中就曾这般描述了青海苍茫雄阔的风光，而且道出了青海雄浑壮烈的历史场景。

马麒来到青海后，所面对的困难是中原各路军阀巨擘所难以想象的。其一，地方政权在这一区域遭到了地方土司、千百户的分割，极不统一；其二，民族宗教力量在这里形成了强大的生命力，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在这里风行，整个青海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宗教化；其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西域文化、印度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杂糅交汇，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景观。

民国元年，马麒豪情万丈地来青海上任。而此时，他却发现新旧更替中的青海，远比内地更为混乱。政治上各种势力林立，西宁镇、西宁府、青海办事长官更是三权并立，各布政令。

政令不通、枝节繁多，青海地方军政领袖之间相互掣肘、倾轧。马麒就任西宁镇总兵之后，他与青海办事长官满人廉兴之间，貌合神离。青海办事长官廉兴在前清时，曾任西宁知府。马福祥被任命为西

宁镇总兵兼青海办事长官后，迟迟不去就任，因而，中央政府又改任廉兴为青海办事长官。西宁镇总兵马麒“胸有大志，可是按照当时的职权，他仅有统兵守土之责，并无推行政令之权。”^①

■主持祭海会盟

为了强化皇权，便于国家对于青海蒙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自清代雍正年间起，驻青海官员便奉皇命召集蒙藏各族头人，祭祀青海湖，宣布国家恩德、统一人心。

据《西宁府新志》记载：“雍正初年，罗布藏丹津叛，藏族喇嘛亦有蠢动者，清廷特命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讨伐，进兵追击之时，正值严寒，草枯水干，苦不得饮。维时神力显应，涌泉忽满，大军乃得捣其窟穴，而扫荡之……遣官致祭，铭碑而志封，以满藏蒙三种文字记之，并建亭而避风遮雨。”

从此，定期祭祀青海湖，成为了清政府统治青海地区、监管蒙藏王公的措施。到了民国时，国民政府也时派大员前来致祭，一般是由办事长官或青海省政府主席为主祭人。

晚清年间，马福祥曾任西宁镇总兵时，召集蒙藏王公举办了青海湖会盟。对于这次会盟活动，马福祥在自己的诗集《磨顿余墨》中抒发了自己领衔致祭青海湖的感怀——

观海难为水，祭海后于河。谷王有祀典，海晏不扬波。西海远隔流沙数万里，不与赤县神州通一苇。青海孤悬黄河西，地尽天浮波濤而澜诡。番族环以居，中有山隆起。浑脱飞渡不能胜，弱水三千疑即此。曾闻王母形虎齿，瑶池桃熟窗结绮。八骏腾骧向西行，黄竹歌传穆天子。至今良马产如龙，颇与大宛筋骨同。亦有异鱼长径尺，凿

^①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冰而取声冲冲。青海形势古称雄，谁为着手辟鸿蒙。我来伧僂荐牲酒，岳渎祭秩礼宜崇。南海庙碑志灵怪，肃雍能令神感通。是时秋高风怒号，蛮云浊浪极天遥。大漠阴沉杂霜雪，穷边草木何萧骚！忽然风静云开海水平如掌，上下一碧若琼瑶。明霞映洲渚，落日照旌旄。衣冠何璀璨，左右列仙曹。殊俗王公奉圭亩，私亲愉愉赋弓。方今太平边事定，八荒向化无訾。安得鞭石为长桥，使我直跨沧溟步岛屿？戏拂虹霓钓六鳌！

从马福祥的诗歌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此时的青海湖祭祀、会盟已经与西部边疆安定实现了有机的联系。

马麒、黎丹二人来到青海后，见蒙藏王公对于王朝更迭之事、民国建元的概念，甚是模糊，特别是蒙藏各族的寻常百姓，尚且不知共和为何物。在这种情形下，马麒、黎丹商议，在次年召集蒙藏首领举行会盟，借此向蒙藏民众宣布国内时事变换。早些时候，“马麒素与甘肃省以及青海地区的部分蒙藏部落首领有联系，亦曾劝说他们响应共和。”^①

马麒胸有成竹，他悄悄派出自己的弟弟、洪广营游击马麟前去青海南部草原上广为联络蒙藏各方。通晓藏语的马麟积极斡旋于黄河南北，与各部落头领取得联络，各方约定于第二年农历八月十五举行祭海，届时向蒙藏王公正式宣布共和。马麟的这次联络，在蒙藏诸族中树立了兄长马麒的威望。^②

1913年农历八月十五，水天一色、烟波浩渺的青海湖畔，西宁市镇总兵马麒与青海办事长官廉兴，作为主祭人组织了这次祭祀活动。

经幡翻滚，法号长鸣。马麒一身戎装迎风而立：“诸位王爷，马麒虽是穆斯林之身，但深知国家至上，自来青海任职后，夜不能寐，只为今日祭海会盟一事……”

^①《武昌起义后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承认共和政体》（公元1912~1923年），见《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7页。

^②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马麒在这里宣布了国体变更，帝制结束，共和成立。这次祭海会盟仪式结束后，马麒又与各盟长、千百户、二十九旗王公、贝勒、台吉指青海湖为誓，表示拥护共和体制。由西宁镇总兵署幕僚黎丹撰文，马麒率蒙藏诸王公署名，电呈北洋政府：“共和成立，五族一家，联合各族，同敦亲睦，”同时向袁世凯表示竭诚拥护。

同时，西宁镇总兵马麒也致电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称：“宣布中央德意，使之与祭之王公咸晓于共和之宗旨……以率属而景从。”^①

西陲各少数民族对于国家政权的拥戴，引起了北洋政府的高度关注。次年，袁世凯传电嘉奖马麒，任命他为青海蒙番宣慰使——

“大总统令：西宁镇总兵马麒，熟悉边情，晓畅戎机，此次劝导该处附近喇嘛赞同共和，尤征恩信远孚，应令兼充西宁一带蒙番宣慰会办该处防务边务，遇有重要事件随时协商张护督（护理甘肃督军张炳华）、廉长官（青海办事长官廉兴）妥为筹办，务臻周妥，以付倚望。”^②

完成青海湖会盟，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的马麒春风得意，他踏稳了立足青海的第一步。很快，马麒成立了青海蒙番宣慰使公署，下设蒙番、军务两科，裁撤了廉兴手中掌握的西宁原本留有的绿营兵。廉兴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青海办事长官。

■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马麒以西宁镇总兵身份，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成为了青海一方显赫的大员。此时，赶走廉兴，夺取权力，使千里之地军政集于一

^①《马麒电咨蒙藏事务局电》1913年8月，原件存于南京史料整理处，见《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8页。

^②1912年北洋政府国务院皓电，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身，成为了他努力的当务之急。

1914年3月，北洋政府对甘肃都督一职再次进行调整。1913年，甘肃都督赵维熙离开兰州，继任的护理甘督张炳华难孚众望，于是，袁世凯紧急调任自己的心腹要员张广建进入甘肃，担任甘肃督军。

张广建，安徽合肥人，早年时混迹于淮军，后来在山东结识了袁世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张广建被任命为顺天府尹。此次张广建主政甘肃，挟袁世凯声威而来，他在沿途招兵买马，培育自己的嫡系武装，一来到兰州后，就组建了甘肃左右二军。

张广建坐镇省城兰州，打量着各方势力，他首先采取手段对桀骜不逊的马安良“精锐西军”进行了打击，迫使马安良从兰州退回河州老家。同时，压缩各地总兵的部队编制，在各县成立并扩大了自己的地方警备队，对各县府行政长官以及税收厘卡官员，陆续进行裁汰，以强硬的手腕，很快对全甘肃进行了控制。

身在青海的马麒见状，迅速联络蒙藏王公、千百户奔赴兰州，谒见甘肃督军张广建。马麒率蒙藏王公大队人马来见，竭力迎合袁世凯急于争取各省力量的心理，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向袁世凯表达“拥戴”之诚。张广建秘密叮嘱马麒“务须紧紧团结在北京袁世凯政府的周围，不要使国民党势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趁间利用”。

事后，张广建又向袁世凯发电，为马麒与诸蒙藏王公请赏。很快，袁世凯政府对马麒进行了封爵——授五等勋位、一等云骑都尉世职，封“锐威将军”，赐一等文虎章。

继而，青海蒙藏王公又上书袁世凯，电请北洋政府对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进行褒扬：“盟长等世居青海，毫无善状，前蒙贵长官宣慰大总统共和盛义，始知民国建立，同享幸福，实千古未有之美誉。我二十九旗各王公，倾心共和，保全海疆。乃荷大总统格外施恩，加封爵秩，钦感莫名……”

马麒对甘肃督军张广建的亲近，获得了投桃报李的效果，两人结成了相对稳固的政治同盟。此后，马麒开始了更为积极的倒廉活动。

1914年初，廉兴以青海办事长官公署的名义，在西宁设立了皮

毛公估局，但凡青海出售的皮毛畜产，公估局都要抽取5%的税率。很快，廉兴的公估局就引起了青海蒙藏各族头人的严重不满。在马麒的暗中支持下，这些头人集体来到兰州，向甘肃督军署状告青海办事长官廉兴。甘肃督军张广建推诿不予受理，这些头人又将廉兴状告到了北洋政府。张广建迫于压力，对廉兴予以严厉的斥责。

马麒对廉兴的倾轧屡屡得手。一次，马麒以青海蒙番宣慰使署的名义请客，请客的地点在西宁南山之巅的南禅寺。宴会上，马麒故意将廉兴的下属、青海蒙古右翼盟长林钦旺吉勒让于上席。廉兴前来赴宴，见此情形，认为马麒有意侮辱，席间勃然大怒，与马麒不欢而散。

甘肃拥护共和后，原陕甘总督升允逃匿到西宁，居住在湟水北岸的林家崖。升允之所以来西宁，正是为了依附既是自己的旧僚又是姻亲的廉兴。廉兴常常在私邸中招呼升允，还在青海办事长官公署里设宴款待，并且还按时提供衣食俸金。

当时，满清皇族后人组织宗社党，公然举起了“反民复清”的旗帜，正活跃于北方各地。马麒侦知廉兴家中私藏前清遗老升允后，将其驱逐出境。

事后，马麒以此为借口，与甘肃督军张广建一起向北洋政府提请罢免廉兴案。马麒向廉兴发难后，蒙藏各头领纷纷附和。形单影只的廉兴，见西宁已无容身之地，遂向北洋政府辞职。不久，马麒又将廉兴“礼送”出境。

1915年上旬，北洋政府裁撤了青海办事长官机构，改西宁镇总兵为西宁镇守使。马麒对此并不满意，在幕僚黎丹的建议下，提请北洋政府“青海地区辽阔，呈请就近代管”。于是，北洋政府按照川边西康镇守使的先例，改西宁镇守使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并明确职权：“以青海属甘，以长官事属镇守使。”^①

10月12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马麒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至此，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青海军政大权自此归于统一，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结束了有清以来，百余年间青海地区三权分治、政令不一的局面。

甘边宁海镇守使署主要成员以马麒为首并由其聚拢的一批汉人幕僚组成。

- | | |
|------|--------------------------|
| 镇守使 | 马 麒 |
| 参谋长 | 李迺棠（陕西咸阳人） |
| 总务处长 | 黎 丹（湖南湘潭人） |
| | 周希武（甘肃天水人） |
| 副官长 | 冯汉卿（河北新式军人） |
| | 李鸣凤（青海西宁人） |
| 参 谋 | 马步芳（其子，甘肃临夏人） |
| | 张昌荣（保定陆军军校毕业） |
| | 叶业轩（西宁乡绅） |
| 秘书长 | 朱 炳（湖南湘潭人） |
| | 金震旭（陕西学界名流） ^① |

马麒出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之后，“青海蒙藏地区由原来直隶中央降为甘肃省管辖”。当时，青海虽未建省，“但青海军政大权开始归于统一，青海省的雏形已经出现。”

马麒被任命为甘边宁海镇守使之后，遂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转呈袁世凯《奏筹办青海各项摺文》。这份电文中，马麒着重提出了经营青海的五个要点：

（一）：“宜多设县治，屯垦开矿，练兵设学，兴实业以辟利源，修路以便运转。”

（二）：“军队宜量予扩充也，以西宁镇原有马步兵仅七百名，万不敷用，今议增兵，暂添马步千名，由麒择地分布。”

（三）：“曰民治宜分员管理……暂就都兰寺、结古两处设理事

^①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一员，与分防军队相依两立，以就近断听各族之争讼，以处理其曲直。”

(四)：“曰台站宜及时建设也……拟由西宁至都兰及玉树结古按百里设台站一所，筑土屋十余间，设额马十余匹，派人经营……仿前驿站章程递寄公文，转运兵饷。”

(五)：“曰言文宜互为交换也……现拟就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左近建设蒙番学堂一所，令蒙番头目遣子弟及部民聪颖者与商僧之通文理者入校肄习汉文，再选内地聪颖子弟已通汉文者杂入其中学蒙番文字语言，互相灌入……以练边才。”^①

这项奏摺中，流露出了马麒极欲组建一支军队的设想。

此前，马麒为响应甘肃督军张广建裁撤地方部队的举措，将自己的部队裁撤为700人。然而，当马麒的裁军作为，得到了甘肃督军张广建的认可与信任之后，张广建又帮助马麒在中央政府跟前陈情扩军。

与幕府人员谈到扩军的紧迫性时，马麒曾不无感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初败，军阀蜂起，从中央到地方皆是军人的世界。升官靠军队，发财靠军队，扩充地盘也要靠军队，没有军队，我们在青海就难以立足。”^②

当然，马麒组建一支军队不仅是出于立足青海的考虑，也有经略青海巩固边陲的现实需要。青海与西藏接壤，英国人觊觎西藏，一直插手其间，制造民族分裂活动，而西藏的动静呼吸直接关系青海局势。因而，马麒掌握军政大权后，首先致力于建立一支绝对可靠的武装力量。

最终，北洋政府陆军部批准了马麒的呈请，将驻青海部队编为一军，番号为：西宁青海巡防马步全军，简称宁海军，同时委任马麒以

^①《奏筹办青海各项摺文》，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见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②《从马麒到马继援》，油印本，1960年，第6页，青海省图书馆藏。

甘边宁海镇守使兼宁海军总统。

宁海军起初由湘军出身的颜镇南帮助训练，不久又聘请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张昌荣为教官，仿照日本制式进行练兵。在这支地方武装力量中，营以上的军官，约四分之三均来自马麒家族，是一个同家族、同地域、同宗教为主的封建官僚体系的结合体。这些带兵的军官，马麒考察他们的战斗经验、誓死效命的精神，从而加以委任。

宁海军在草创之时，因为粮饷与军备缺乏，军容粗陋。部队官兵中，有一部分人的服装改换了新式陆军服装，也有一部分人穿着旧装，新旧参差不齐；没有枪支的士兵，仍然手持长矛和大刀。宁海军的军旗，仍然沿用清代形制，各营、各哨骑兵均用镶红边的黄色三角旗，靠近旗杆的边上写着宁海军番号字样，而正中却是大大的“马”字。

此后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宁海军由创建前的700人，到初创时的1500人，继而扩充到了3000人。“宁海军全军32营，从总统、帮统、统领、营长46名中，马氏家族内的直系人物就先后占32名。……宁海军成为了马麒在青海开基建业的重要工具，也标志着青海马家军阀事业有了新的基础。”^①在宁海军军中，马麒主要起用了自己的堂兄弟马镛、马彪，外甥马佐、马戎、马昌、马骏，侄子马步元、马步祥、马步斗，女婿马庆、马驯，儿子马步青、马步芳、马步瀛等人。

宁海军创办初期，曾经存在过一支特种部队——流动马队四队，番号是矿务马队、杂务马队、台站马队、玉树营防务马队。由家族中子弟马步元（马麒三弟马凤之子）、马朴、马佐等人担任头领。

到了1923年，马麒又增编骑兵九营。此时，他的骑兵营已经扩至46个营。这些骑兵，又以马匹的毛色分别称为黑马队、青马队、赤马队、枣骝马队、银灰马队、花马队等。尽管声势浩大，但总兵力也不过3000多人，各种枪支不足3000，轻机枪仅12挺，还配备有

^①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清代湘军遗留下来的开花大炮。

宁海军，招募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青年男子，采取新式操典的办法进行军事训练，并以马麒先辈在清季以少胜多、挫败左宗棠强大的湘军为精神鼓舞，从而组织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马麒将宁海军分发各地，扼守关口要隘，控制战略防地。从此，马麒在青海开创的军阀统治有了可以倚重的军事保障。

“宁海军虽然番号很多，但兵额远远不足。番号、建制的繁多，虚张了马麒宁海军的声势，造成了外界对于马麒的不可忽视。宁海军创办之后，马麒成为了陇上八镇中杰出的武人。”^①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12页。

第四章 经营玉树

马麒对于玉树的经营，奠定了青海省城，巩固了西南边防。

1917年3月，设立玉树理事。马麒向玉树地区派遣的首任玉树理事、出身北大的苟萃珍长驻结古镇，掌玉树二十五族民事刑事。该理事“宽厚仁慈，具边事知识，颇得玉树民心……玉树二十五族千百户，甚愿苟理事保护……”。玉树驻军，则一律租住民房。

1929年，玉树理事被改为玉树县。与玉树理事情形相类的还有都兰理事。从理事制度，再到县治，这个漫长的过程，见证了马麒主持青海蒙藏地区从钦差、土司制过渡至县治的变革历程。

马麒经营玉树20多年后，国民政府意识到了玉树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蒋介石督令修建了玉树巴塘机场。1942年2月14日，蒋介石致电青海省政府：“青藏系国防重镇，又为陪都（重庆）大后方，据报该省玉树边区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望即采取妥善措施，加强防务。”

■ 怒争玉树

玉树，是由西藏进入青海的南大门。

“玉树一地，蕴藏之富，为青海任何区域所不及，兼以雄踞西南高原，有吐吸四邻之势，用兵者所当争，而治边陲者所当重视也。玉树幅员辽阔，人民庶众，常使孤悬塞外，在政治军事上，若无相当之设备，殊非长治久安之策。”^①整个北洋时期，再到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政青海的马麒始终都将玉树视为西南重要的国防基地之一。

1913年6月，川边经略使尹昌衡派兵进驻玉树，强行将玉树划为四川辖地。并向北洋政府报告说：“隆庆二十五族报效投诚，愿归川管”。其后，北洋政府不知“隆庆二十五族”即是“玉树二十五族”，便草率做出“隆庆归四川，玉树属甘肃”^②的荒唐决定。

①高长柱：《青海玉树与西藏》，载《边铎》1934年第1卷第2期，第11～15页，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②周希武：《玉树土司调查记》，民国印本，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马麒意识到，玉树归属，并非一件小事情。于是，他采取将青海的经营与反对西藏独立的斗争紧紧结合起来的策略，通过政治争取和军事布防，致力于青海南部的稳定，遥遥监控起西藏方面的风吹草动。

幕僚黎丹向马麒建议：近十年来，英夷在西藏活动猖獗，煽动西藏上层，蓄谋反叛国家。此时，川军占据玉树，实在不妥。阁臣兄应当将玉树收回，为他日恢复卫藏之计。我们需要将玉树作为保障青海南部疆域的防线，防止青海蒙藏受到英国人的愚弄煽动跟风叛乱，我们要保卫自己的人民，万万不可让青海蒙藏人民，成为英国人的奴隶，我们的青海疆域不能为英国人所侵占。于玉树而言，青海的管控是最为有力的，而川边对于这一区域的控制却是鞭长莫及，没有地缘上的优势。

清代中叶起，青海南部的玉树二十五族，就归属青海办事大臣管辖，每三年，玉树二十五族按照规定上缴丁银1000两。隆庆（也称之为囊谦），原来是玉树二十五族中的大族，因此二十五族也被称之为隆庆二十五族。隆庆二十五族的千户，是玉树向清廷纳贡的代表。

当玉树归属权，成为川、甘争执的焦点时，“玉民坚请归甘，就公（马麒）呼诉者，络绎不绝。公谕以川甘均属国土之义，则求益急，不得已代达民意……”^①

玉树界争事发，马麒即派出帮办马彦虎，率领军队前往玉树驻扎，抵制四川经略使尹昌衡命令川军占据玉树的行为。进驻玉树的青海军队与川军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对方侵越省界，遂形成了川、甘两省军人武装对峙的局面。同时，双方互谏于北洋政府。

一时间，北洋政府无法裁决，遂下令责成甘肃督军张炳华查察此事。时任护理甘肃督军的张炳华接到这项任务后，以“陇蜀一家，和衷共济”为理由，很轻率亦不负责任地向北洋政府予以回复：“查玉

^①黎丹：《青海省政府主席马公阁臣墓志表》，见马忠主编：《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另见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51页。

树西接新疆，南临西藏，北接甘肃，地方辽阔，番民众多。近与西藏有宗教的渊源，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前清时归于西宁管辖，而相距西宁尚有二十余日路途，中隔草地，并无人家，每年只有夏秋两季可行，春冬积雪，遂无人迹。”^①

张炳华认为，西宁地处遥远，鞭长莫及，如果派驻军队，粮饷难以为继，不如划归四川，借以息事宁人，避免与川边方面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马麒针锋相对致电张炳华，对其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与指责：“青海为民国领土，玉树为民国人民，派兵保护，为甘肃应尽之义务。且青海西界新疆，南界西藏，皆系中国领土，而原函称‘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一语，尤不识其意之所在！因英藏交涉，遂视青海为畏途乎？抑意中已不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乎？”

马麒进而力陈：“前清对于蒙古、西宁，徒羁縻政策，义务既多有放弃，权利因以损失。外蒙、西藏皆系前车。青海全境尚系我国之势力范围，若不未雨绸缪，必致有后事之追悔”、“玉树二十五族划归川边，势必长藏卫之渐”。玉树划归青海管辖，可以有效防止“蒙藏受英俄之愚弄脱离中国之保护，而甘为他人之奴隶”。^②

■张广建派员勘界

1914年3月，北洋政府任命皖系军人张广建，出任甘肃省长兼甘肃督军。张广建在兰州就职后，马麒当即前往兰州拜谒，表示报效之诚，同时建议张广建报请北洋政府派员主持玉树勘界，以平息事端。

张广建采纳了马麒的建议，并上报北洋政府。北洋政府电咨甘肃督军张广建，命令其就近派员前往玉树，查勘甘肃四川界务。同时，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电令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坚守防地，不得就此事与在玉树的川军发生冲突，等待中央政府裁决。

此时，青海南部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1913年，英帝国主义勾结西藏地方上层亲英分子，竟然在印度西姆拉订立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该条约将青海全境划入了所谓的“西藏范围”，其分裂西藏的阴谋昭然若揭。继而又策动藏军进扰西康地区。山雨欲来，大地飘摇，边疆危机一触即发。

正当张广建筹措勘界之事时，突然接到了来自凉州中学校长周希武的万言书——《上甘督张广建书》。^①

“南北军阀争斗，坐视百万方里之陆海，任凭他族开辟。”

“玉树不保，势将北抗”。

“今欧战正酣，列强无暇东顾，经略海藏，此诚千载一时之机会。失今不图，后必痛悔。”

周希武的《上甘督张广建书》，堪称当时筹边之策的名篇。《上甘督张广建书》一经呈递张广建，随即引起了甘肃军政界的注意。“在他的上书中，援引图史、痛陈利弊，既陈述勘界的重大意义，又论述通过勘界海南（青海南部）奥秘，将真相公诸于世，唤起国人认识海南、保卫海南、戳穿英帝国谋窥西藏和海南的野心。他的陈述，受到了甘肃当局的重视。”

周希武旋被调任甘肃督军署内务科长。同时，甘肃督军张广建派甘肃忠武军统领周务学携周希武、牛载坤前往青海南部，勘察玉树疆界。

1914年10月初，30岁的周希武来到西宁，跟从周务学、牛载坤拜会了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以及其幕僚黎丹等人，并与马麒、黎丹畅谈时局以及青藏未来。马麒、黎丹等人终于在西宁等来了北洋政府派遣的勘界大员。

^①周宜逵：《一位献身青海的陇南名士》，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43页。

1914年10月15日，马麒、黎丹与诸位勘界大员举行正式会商后，派出宁海军帮办马华荣率领40名骑兵护送勘界成员前往玉树地区。周希武等人自西宁出发，横涉黄河，渡金沙江，千里驱使，于当年11月26日到达玉树结古镇。

川边经略使署派出了石渠县县长李韬为勘界委员，会同甘肃所派大员一同勘界。几经查证后，双方确认囊谦和玉树是一个部族，不能分割，若按照前清旧例，应归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管辖为宜。

这次勘界，周希武在玉树地区工作了整整9个月的时间，“朝犯瘴疠，暮逐水草，深入藏族帐房，访问长老，参阅图志，考察玉树山川风貌、形势要隘，并参阅旧时档案，沿用志体，以类排比，写出长达四万言《玉树土司调查记》一书，分为上下卷，附《宁海纪行》一卷，于191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①

周希武所著《玉树土司调查记》，也称《玉树调查记》，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在于向人们澄清民国初川、甘两省争夺玉树地区统治权的基本事实。

书中谈到玉树民心向背时，不无忧虑地说：“……今番人极恨川军，已成水火之势。近来迭据各百户密呈，誓死不愿归川，且扬言，归甘不收，既行投藏。”

进而指出了玉树归属的利害：“川边所藉口者，隆庆距西宁甚远耳。夫隆庆比较各族，距宁似远，而不知其余各族，散处海南，地面辽阔，如娘磋土司之界，且逾巴彥而奄有河源，其距川边，较西宁之隆庆尤远。若概归川边，则西康区域之幅员，伸出西北，正如甘肃之有河西四郡焉，不独控制不及，设有不测，藏夷以一旅之师，自昌都绕出色秀，横断大道，则隆庆各族，孤悬一隅，消息中断。川边既不能兼顾，而西宁复以非其所管，不能急援，则二十五族，适足为西藏之资”。^②

^①作者曾于2010年访问周希武之子周宜逵先生，据周宜逵先生所谈。

^②周希武：《玉树土司调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3页，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玉树土司调查记》的重要贡献，是驳斥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准备承认玉树地区为“内藏”的错误决定。周希武北望昆仑，南顾当拉，痛陈边事不振，忧愤国事之纷扰，大声疾呼国人重视玉树地区的战略地位。

他在《玉树土司调查记》的自序中这样写道：

玉树地处昆仑之东，黑水之北，河源之南，壤地与西藏毗连，居国防之要冲。如玉树不保，势将北扰蒙古，祸必中于湟中；东煽果洛，患且及于洮岷，吾甘来日，其盱食乎！今国家纵不能急切图藏，岂可坐令玉树为亡资耶！

童驽无识，被人傀儡，终且依虎教猱，犴糠及米，况二十五族与彼壤地毗连，又同种同教哉？

在《玉树土司调查记》的序言中，周希武还对军阀逐鹿中原，毫不顾忌西部陆疆安全的态度，痛加批判：

世之君子，言且竞争权利于中区蹄涔之水，坐视百余万方里之陆海榛莽际天以待他族之开辟！此（周）希武与（牛）载坤所为读《山有枢篇》而相视流涕者也！

同时，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在青海应当建立“宁海特别区域”，或“西宁特别行政区”。^①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地经营西宁附近地区，逐渐开拓，进而延至玉树地区。

……惟玉树鄙远艰难，宿兵实难，内地转饷，宁能持久？计惟经营附近西宁蒙番，逐渐拓殖，以及玉树。而经略之基，须宁海特别区域实行后，以湟中全力萃于青海，始克有济。

^①周官逵：《一位献身青海的陇南名士》，载《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43页。

倘兵屯既列，亭障相联，道路无虞，往来玉树者渐多，然后以兵保商，以商兴屯，以屯足食，而瘠陲可化为沃壤。玉树之根基既固，即可联络川边，以为制藏之计。^①

周希武提出青海建立特别区域、玉树归属青海、国人应重视青海开发等诸多主张，给予了马麒极大的鼓舞和振奋。

根据周希武的考察报告，马麒、黎丹二人又前去兰州说服了甘肃督军张广建，张广建转而呈请北洋政府，裁决玉树之争。1915年3月，北洋政府批复玉树二十五族仍归甘肃西宁镇管辖，不久后，川边经略使尹昌衡驻玉树军队悉数撤出。

至此，川陇边界旷日持久的玉树之争得到了解决，北洋政府最终确认了马麒在玉树的统治权。

经营玉树的重要举措

1915年10月5日，北洋政府任马麒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青海军政大权一手在握的马麒，任命总务处长黎丹、周希武二人精心筹划经营玉树之事。

马麒着力经营玉树之时，亦是西藏亲英派势力活动炽烈之际。民国建元，“英人公然以经济、枪械援助达赖，背叛国家，其用意无非使鹬蚌相争，拟坐收渔人之利。其最著者，民国五年给达赖购买印度加尔各答所造步枪7000枝，子弹140万发，用于驱逐川军，扩充地盘，至其枪款，言定于民国十五年藏历八月缴还。民国六年，川军败退，藏兵竟攻陷德格以西十三县之地，即对当地民众，横征暴敛，以其所得，预还枪款之用。最近，藏人欲贯彻其三多主义（一、察木

^①周希武：《玉树土司调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3页，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多，即昌都；二、达自多，即打箭炉；三、盖古多，即青海玉树），不惜与英人勾结，任其在藏地公然营商，实行经济侵略，代藏人训练军事，以及其他一切之有利于英人之事业。如果藏人再不觉醒，中央仍不积极经营西陲，恐西北将成为东北之续焉。”^①

而这一时期，内地武人争锋，各路强人，迭出代兴，中央政府亦无暇顾及西部陆疆安危。1915年秋，马麒在玉树设置了宁海军玉树防守支队司令部，并且任命胞弟马麟为司令，率领宁海军之一部驻守结古镇。

1917年，马麒报请北洋政府批准，设立了玉树理事，办理当地民刑事务。首任理事苟萃珍，毕业于北京大学，在玉树颇得民心。设置玉树理事，是稳定青海南部蒙藏各部的重大举措。“理事，是相当于县一级的政权组织，理事制的出现，是蒙藏地区行政制度大变革开始的标志。”^②

青海南部玉树设置理事的同时，青海西部的都兰地区也设置了理事，首任理事张焕庭。

蒙藏地区理事的设置，体现了由钦差、土司制迈向县治的一种进步，也是青海蒙藏地区实行管理制度革新的开始。但马麒、黎丹却极力维护蒙旗王公制度和藏族的千百户制度，以巩固他们在青海的统治。对青海蒙古族二十九旗，划分游牧地界，各旗设旗长等官员；对于藏族玉树二十五族、环青海湖八族、果洛各族，根据周希武对玉树土司的调查，进一步核对了部落的大小，并呈请北洋政府重新颁发玉树地区千百户执照，承认藏族各部落头人的封建特权。马麒、黎丹四时都会派人前往各处，与蒙藏各部联络感情，鼓励他们保境安民、守土固疆。

随着玉树理事、玉防司令部的设立，玉树沿途的驿站也设立起来，以保障交通的畅通，“自共和县倒淌河镇起，至玉树结古镇为

^①高长柱：《青海玉树与西藏》，载《边铎》，1934年第1卷第2期，第11～15页。

^②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9页。

止，设置了27个驿站。若从西宁镇算起，则有30个驿站，共1620华里。”

1929年青海建省后，玉树理事改设为玉树县。1930年，都兰理事也改为县。

■经营玉树的现实效能

马麒经营玉树，实现了青海南部逐渐趋于稳定的局面，并且深刻影响到了整个民国时期的西南边防。

设置玉树理事初期，宁海军参军朱绣于1919年晚秋时节，率领中央政务代表团赴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会谈时，途经玉树。朱绣在玉树理事公署逗留过二十余天，对玉树理事治下的结古镇进行过描述：

结古镇本为海南（青海南部）精华荟萃之地，为滇、蜀、陇、藏通商之地，人民耕牧相杂，庐居者大有土著之风，统观各族程度，已由游牧时代进入耕稼时代矣。若使经营得入，则十年之内，畜牧工商成效必著。^①

马麒经营玉树不久后，便凸显出了此地在军事战略上的重大现实意义。1919年，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坐困打箭炉，粮饷弹药皆断，正逢与藏军处于对峙阶段，四川方面的粮饷辘重难以运抵，官兵苦不堪言。难以为继时，陈遐龄不得已求助于玉树理事苟萃珍。玉树理事苟萃珍接到告急后，电请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转请甘肃督军张广建，由张广建转呈中央，请中央同意由甘肃拨发粮饷、弹药。不久后，马麒组织官兵和民夫，以犏牛运送粮饷弹药至川边，交付陈遐龄。

^①朱绣著，吴均校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附录《海藏纪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0～101页。

此时，玉树防守支队副司令马玉山，积极斡旋争取西藏昌都噶伦。这年的10月，英国领事庆路易从印度西姆拉赶到了西藏昌都，在昌都噶伦身边，极尽挑拨煽动之能事。马玉山告知昌都噶伦，中央政府已派出朱绣前往拉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举行晤谈。昌都噶伦复函马玉山，称“甚喜”。

1930年12月，“康藏纠纷”爆发，青藏省界的形势也随之处于极度紧张状态。马麒迅速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在玉树设立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这一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成立后，马步芳为司令，下辖两个旅，马驯为第一旅旅长，马彪为第二旅旅长，并由马彪率领第二旅常驻玉树。

1932年，青藏战争爆发，藏军在英国人的煽动挑拨下，与西康刘文辉对峙于金沙江两岸，进而攻击玉树。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驻玉树部队，“坚守待援，驱逐藏军撤退，停战媾和。这些都与马麒十多年来竭力经营玉树，巩固其势力范围有着直接的关系。”^①

马麒谢世十多年后，他经营的玉树这块国防重地仍旧显现着巩固西南边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2年，日本军队切断了滇缅公路，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又出兵昌都，在昌都成立了“西藏边防督办公署”，采用美式装备武装了一个师的兵力。此前，国民政府曾欲修建经西藏的中印公路，西藏地方当局以“全体僧俗所不愿者”为借口，表示“探路测量人员绝对不能进入西藏”^②，又“拒绝援华军火由西藏转用”，^③更为严重的是，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人的挑拨怂恿下，成立了所谓的“外交局”。拉萨和昌都等处已发现日本特务及朝鲜浪人的活动，这些复杂而又紧急的内外趋势，威胁着青康边区的安全。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认为：“中央似拟派兵巩固青康，相继入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②1941年8月5日《噶厦密电》，载《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1994年，第3258页。

③1942年6月24日《吴忠信复孔庆宗电》，载《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1994年，第3261页。

藏，以备不测。”

1942年2月14日，蒋介石亲自致电青海省政府，“青藏系国防重镇，又为陪都（重庆）大后方，据报该省玉树边区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望即采取妥善措施，加强防务。”

时任青海省主席的马步芳，不敢怠慢，紧急将设置在西宁的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前置到玉树结古镇，由自己的堂弟、骑兵旅旅长马步奎担任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司令官，率领所属一个旅，以及一支骑兵团，疾驰玉树。

马麒就任青海省主席后，与国民政府交通部确定了在玉树县巴塘修建机场的计划。1942年，玉树巴塘机场紧急开工建设，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竣工。不久，蒋介石曾乘侦察机降落在玉树巴塘，视察玉树。

1943年，青藏省界情势再度紧张。玉树驻军遂派出飞机飞抵昌都上空盘旋以示震慑。

马麒始终将西藏纳入自己的政治视野。

1919年的秋天，西藏边疆告急。英国人百般利诱北洋政府执行所谓的“西姆拉条约”，煽动西藏地方上层图谋成立“西藏国”，在青藏高原上划分“内藏”与“外藏”。这时的中国，内乱不休，危机四起，各方实力派争权夺利，无暇顾及西藏安危。北洋政府对于西藏问题，难下果决之心，“欲割弃而不忍，欲保全而无法”。

历史给予了马麒不俗的表演际遇。西部陆疆面临分裂的关键时刻，处于中原与西藏连接孔道的青海，却掀起了以马麒为首的“边人治边事”的滚滚热潮。马麒在一群汉人幕僚的簇拥下，“以中华统一为理想，以天下大事为重”，以局部人物的身份，肩负起安辑西南边陲的担当。

拉开尘封的历史幕布，依然能够看到他们为中华民族利益，火热的舞蹈，痴痴而歌的雄心。

■ 西藏危机

并不宁静的西部陆疆，给了马麒不俗的表演际遇。

民国建元后，英帝国主义通过在西藏上层培植的亲英派势力作为内应，公开策划西藏独立。1913年10月，由英帝策划的“西姆拉会议”拟定草约，提出划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为“内藏”、“外藏”的议案，并将“青海南部地区划入内藏”。后来，慑于舆论压力，合约未能签字。1919年，英国人再次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否定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并要求解决西藏问题。

1919年9月5日，北洋政府发出“歌电”，就英国人提出的“将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之地作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驻兵”之议，征求与西藏毗邻各省份大员的意见。北洋政府所发出的“歌电”，自然也就来到了马麒的案头。

北洋政府的电文，自弃不堪地说：

藏事，自民国三年三方会议（此处指西姆拉会议），因界务争执

中辍，本部于三年五月一日照会英使，声名草约各款，虽可同意，惟界限一层，断难承认。四年六月，袁前总统派员与英使商议，拟根据会典及前清裁书，将察木多划归外藏，英使仍未满意。比年以来，据川边镇守使报告：察木多等处，相继失陷。七年十月，川边与藏订立停战条约，以一年为期。暂时划界由南方盐井、得荣、稻城、巴安、义墩、理化至甘孜、瞻化、炉霍、章谷、丹巴、道孚、德化等地属汉；类乌齐、思达、昌都、同普、邓柯、石渠、德格等地属藏。本年五月，英使以停战期限将满，重催开议。五月三十日及八月十三日两次与英使会议界务，经根据民国四年，袁前总统派员与英使接洽各节，提出条件，大致谓将打箭炉、巴塘、理塘属川，察木多、八宿、类乌齐、三十九族属于外藏。瞻对、德格及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之地归于内藏。英使初未同意，经再四磋商，始允取消内外藏之名称，将打箭炉、巴塘、理塘、瞻对、岗托等地划为中国内地；将德格以西划归西藏。又一办法：仍用内外藏名称，将打箭炉、巴塘、理塘、瞻对、岗托等地划为中国内地；将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之地作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驻兵。德格归外藏。所称界限，较之前次会议，实已大有进步；若不乘此议结，中藏势必日益隔阂，将来恐无恢复之日。又原案换文声明‘西藏为中国领土’一节，拟应划入正约。尊处对于上述办法，有无意见？希速电部，以备参考！^①

这纸电文，犹如千钧之石，压在了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的院子里，灼烫着马麒的眼睛。

事实上，在民国建元不久后，袁世凯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急于求得英国承认中华民国，竟然授人以柄，屈服于英人的威胁，接受英人干预中国内政，举行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

西姆拉会议，是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13年8月，

^①《歇电》，北洋政府外交部征求边疆省区将领电文，见朱绣著，吴均校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71页。

迫于英国政府压力，派遣代表赴英属印度殖民地参加的一次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中英藏三方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所在地是印度的西姆拉市，故而史称“西姆拉会议”。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人挑唆西藏亲英派代表提出“西藏独立”，“西藏”的疆域包括西康的巴塘、理塘、打箭炉等地，中国不得设官、驻兵。中国代表坚决不同意，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英国人提出“折衷方案”：以金沙江划界，江以西地区（包括青海玉树）为外藏，完全脱离中国；江以东地区包括青海、西康、甘肃、四川、云南之藏区为内藏，由中国和西藏共管。^①

袁世凯政府不敢据理力争，竟然在划分内外藏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最终拒绝在英藏双方炮制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西姆拉会议遂告破产。

虽然西姆拉会议以失败告终，但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私下换文划分中印东段边界线，把中国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给英属印度。“麦克马洪线”割占了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至于成为日后中国、印度两国关系史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1917年9月间，驻守在类乌齐的川军与藏军发生冲突。英国趁机唆使藏军进攻川军，结果川军节节败退，丢失了金沙江以西的所有地盘——四川沿边同普、德格、石渠、邓柯、昌都等十多个县。“藏军攻至甘孜附近时，英国人派遣驻中国领事馆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停，川藏双方签订了《边藏停战退兵条约》，规定川军退驻德格，四川军队丢失的各县地盘暂归藏军管理。”

1918年5月，英国人老调新弹，再次提出解决西藏界务的无理要求。英国人要挟北洋政府，提出将德格以西各地，包括当拉岭以北、昆仑山以南地区，划归西藏。

1919年，以英法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恃强凌弱，操纵巴黎和会，把中国山东的所有权利，强行划分给了日本。为维护主权，国内各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与此同时，英国殖民主义者，通

^①喇敏智、马明良主编：《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过擅自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再次妄图分裂西藏。

1919年9月5日，北洋政府因为受到国内责难的重大压力，于是让外交部发出歌电，向西藏毗邻的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地征求意见。这时候，西藏周边省份才知道西姆拉会议的重大交涉内容，才知道英国人积极支持西藏上层亲英势力划分“内外藏”的险恶行径。北洋政府对于西藏“欲割弃而不忍，欲保全而无法”。^①

西藏告急，边疆告急。身在青海的马麒，自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他在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办公厅内，悬挂起硕大的青藏地形图，每日和幕僚们研究着如何处置西藏问题的预案。

在黎丹、周希武、李迺棠的强烈要求下，久居西宁的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明确提出“中央政府必须恢复同西藏地方的直接联系”。

■情辞激昂的艳电

马麒在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公布了“歌电”。

自此，一桩惊天“悬案”曝光于官场，整个西宁城弥漫着悲愤和怒火。黎丹、周希武、李迺棠、朱绣等高级幕僚，都认为这是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应当予以严厉的驳斥、决绝的抵制。

于是，由时任海东观察道观察使的黎丹领衔，周希武、李迺棠等人参与，他们共同撰写了一份回复北洋政府的电文，由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署名，通告全国，此即“艳电”。

电文中率直地写道：

其故总由前袁大总统派员与英使会议时，未尝详细考查青海地理，亦未尝电知甘边，征求意见，遂至成此巨谬！若果以此议结，与将青海全部划归西藏之初议，相去几何？此次继续开议，不闻根据地

^①周瑞海、马金宝：《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3～165页。

理与英使明辨力争，以追正前失，乃谓英使大有让步！果系辗转传说，尚未察觉耶？抑谓青海地势，无关轻重耶？

年来藏人虽攻陷川边十余县，而兵力尚未能越当拉岭以北，今川边划界，已为奇耻，乃欲并甘肃素所管辖、藏兵力所未及之地，割以奉之，蹙地千里，辱国已甚！

……

西藏本中国属土，多年来与川边构怨，兄弟阋墙，自应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事关国势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①

马麒的“艳电”发出后，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西藏问题成了官方和民间的谈资，从而形成了力争西藏主权的强大社会舆论，反响巨大。

四川省议会发出通电说：“……丹巴即章谷，一地二名，竟重列之！又川边向分南、北、中三路，今划南北两路归藏，而中路寥寥数县属汉，孤悬于藏番三面之中，一朝有警，何以恢复？”

四川督军熊克武通电说：“……新疆、青海等地，非藏番兵力所及，若划归西藏，川更可危！……西藏问题大于青岛问题十倍！”

各省督军、镇守使的通电公之于众后，当时的舆论界称马麒艳电为“最有价值的反声”；评论界也说：“惟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的通电，能够援引历史和地理上的正确理据……即英人阅之，亦当无辞复争亦。”^②

正是因为马麒的这份艳电，以及西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各界以及国内民间团体后来的起而响应，北洋政府才放弃了原来拟定

①马麒：《艳电》，见喇敏智、马明良主编：《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75~177页。

②任乃强：《西康图经》，见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的划分内外藏界限的计划。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马麒在对外事务上，寸步不让；对内事务上，严密控制。西藏若亡，青海则不存，因而，马麒决心把青海、西藏视为一体，把青藏高原与整个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一起。

这一年，50岁的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首次走入了公众的视野。因为这纸激情澎湃的艳电，马麒大名开始为北洋政府中枢要员所熟知，也为更多的内地人所了解。

附：马麒“艳电”全文^①

倾奉钧署(按甘肃都督署)密令，内开“与英使磋商藏界始末中有将昆仑南当拉岭北之地作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驻兵，德格归外藏”等语。捧读至此，不胜骇异。查当拉岭即唐古特大山，番名当沙马拉。西起新、青、藏之交，东迤至昌都杂楚、鄂穆楚两河之交而止，绵亘千余里，近来舆图多以此为青海、西藏天然之界线。其实青海所辖玉树二十五族中之巴彥、囊谦、苏鲁克等土司，其地尚有错出，岭南在鄂穆楚河及索克流域者，今以当拉岭为青海界线，吾国失地亦属不少。况云当拉岭以北，未审以何处为止境？至于昆仑二字，尤属含糊。查昆仑老干，即新疆南部之托古兹达坂，由是东迤，横贯青海中部，绵亘二千余里，为江源河源之分水岭。所谓巴颜哈拉山者，亦有中昆仑之名。“歌电”所谓昆仑，是否即此？如果即此而尽为内藏，不驻兵不设官，是举青海大半部，玉树二十五族，纵横数千里之地，一朝而弃其主权，始虽废为甌脱，终必被人占领，较之前清时代抛弃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者，其损失之巨，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所谓德格以西等处划为外藏云者，其辞亦无限制。查德格西北，即邓柯、石渠，自此以西，即青海所辖之二十五族也。该二十五族之境域，正在昆仑以南当拉岭以北、德格以西。周特派员前勘玉树

^①马麒：《艳电》，全文摘自喇敏智、马明良：《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75~177页。

界务，所绘地图犹可覆按。今既议划昆仑南当拉北为内藏，又议划德格以西为外藏，同一地方，究以何处为内藏，何处为外藏耶？其故总由袁大总统派员与英使会议时，未尝详细考察青海地理，亦未尝电知甘边征求意见，遂至成此巨谬。若果如此议结，与将青海全部划归西藏之初议，相去几何？此次继续开会，不闻根据地理与英使明辩力争，以追正前失，乃谓英使有让步。果系辗转传讹，尚未觉察耶？抑谓青海地势，无关轻重也？麒忝任边寄，兴亡有责，窃有怵目刳心而不能已于言者。查当拉岭以北、昆仑以南，东西长二千余里，金沙、雅砻、澜沧诸江之上游皆流衍其中，气候较青海北部为暖，玉树二十五族耕牧相杂，物产亦称富饶，实青海菁华所在。自前清收抚青海之初，即将玉树二十五族划归西宁夷情衙门管理，二百年来，此疆尔界，与西藏毫无关系。入民国后，川边欲占领二十五族中之巴彥、囊谦（亦谓隆庆）与甘争执，连年不决。蒙钧署特派周统领务学会同川边勘界，始将情形查明入告。四年三月，奉前袁大总统命令，隆庆二十五族仍旧归西宁管辖，是地理统治上与川边无涉明甚。年来藏人虽攻陷川边十余县，而兵力尚未能越当拉岭以北，今川边划界已为奇耻，乃欲并甘肃素所管辖、藏兵力所未及之地，割以奉之，蹙地千里，辱国已甚！此麒所为怵目刳心而不能已于言者一也。麒自镇守宁海兼辖蒙番以来，适值藏氛日恶，川势日棘，诚恐唇亡齿寒，玉树难保，曾先后电准派马步五营，分驻玉树各处，以期固我边篱，壮川声援，并安设由宁(西宁)至玉(玉树)台站，以利文报而便运输，又设玉树理事管理民事。数年以来，辛苦经营，略有端绪，番民与兵吏之感情亦日益洽浹。今若将昆仑以南划为内藏，势必撤去玉树之驻兵，取销已设之官员，不独堕国家已成之功，孤番民倚重之心，而自玉树以北，如果洛、汪什代亥、刚咱诸野番，以及循化、贵德迤南番族，皆将轻中国不可复制，缓则剽掠边鄙，急则结藏入寇，河湟自此无宁日矣，此麒所为怵目刳心不能已于言者二也。西藏固中国之领土，今日虽不得已而与之划界，然异日国力发达，仍当进兵拉萨，以恢复原有之主权。而进兵拉萨，其道有二：一曰南道，由川赴藏之路是也；一

曰北道，由青赴藏之路是也。前清征服西藏之时，尝两道并进，所以克奏肤功。今日川边失败，形势日非，将来南道进兵，未易造次深入，所恃以出奇制胜者，惟青海之北道耳。且昆仑以南，玉树土司为青海之门户，拊西藏之肩背，为西宁赴拉萨必经之要道，将来经营发展，即可倚为制藏之策源地。若割为藏境，则拉萨之藩篱益固，西宁之距拉萨愈远，人攻我易，我攻人难，自顾不暇，焉能制藏？此麒所为怵目刳心而不能已于言者三也。尤可骇者，玉树川边唇齿相依，而德格、邓柯、石渠等县，乃玉、康往来必由之路，年来德、邓、石等县相继为藏兵占据，玉、康形势中断，其往来通信，常雇番商微服蜡丸，由玉树之结古（即盖古多）间道至川边之甘孜，五日之程，半月始达，犹被藏兵搜检以去。麒倾以中央接济川边之餉械不日到甘，而运道阻塞，日夜焦灼，正拟与陈镇（守）使密商川军由甘孜，宁军由结古，东西会攻德格、邓柯、石渠等县，以疏通运道，联络声气。今若将德格以西等处划为外藏，则德格等县再无恢复之日，玉、康声气从此永断，中央餉械无路得达，康定将陷于绝地，条约岂可恃哉？此麒所为怵目刳心而不能已于言者四也。拟请钧座据情转电中央，请外交部根据新旧图志，坚持力拒，不承认昆仑（南）、当拉岭北、德格以西等字样。不独青、藏界线应请照前清会典旧图为准，即川边与西藏亦各有定界，岂可轻易变更？

总而言之，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四川熊督谓：“西藏问题大于青岛十倍。”洵为不刊之论。事关国家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

■朱绣使藏

马麒署名的艳电发出后，黎丹再次就藏事向他建议：“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派遣使者，组成中央政务代表团，前往西藏，与西藏地方取得直接联系，通过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会谈，来弥合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旧有情感，不再使内地与西藏受到英国人的羁绊。

“毅然以开拓青海，恢复西藏为己任”^①的马麒对于这项建议，表示“甚惬我心”，并且开始选拔有才华、有毅力、能雄辩的进藏人才。其实，马麒、黎丹遣使进藏的设想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几年前，马麒就曾多次命令河湟巨商李耀庭前往西藏。李耀庭进藏时，藏方在英国人的煽动下，拒绝青海代表进入西藏境内。马麒得知后，鼓励李耀庭，并命令其会同青海蒙藏王公、活佛喇嘛一起前往西藏朝圣。“巨商李耀庭又指令自己的随从商人马莹安、谢珪二人，以去西藏贸易为名，多次携带礼物，前往拉萨与日喀则，分别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李耀庭、马莹安、谢珪疏通了关系之后，西藏地方才允许朱绣所率领的中央政务代表团进藏。”^②

一切铺垫业已就绪，马麒与黎丹遂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就此呈请北洋政府。很快，北洋政府电咨张广建，决定委派中央政务代表团进藏，与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进行会谈。

张广建接到中央政府的复电后，在甘肃当地就近组织中央政务代表团成员。这时候，黎丹向马麒、张广建推荐了时年32岁的青海湟源人朱绣为代表团团长。此时，朱绣正在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担任参军一职。

1919年9月上旬，马麒召开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送朱绣率领的中央政务代表团前往西藏。欢送宴会上，黎丹提笔书写宋人陆游《金错刀行》一首以赠代表团。黎丹苍劲的笔锋，力透纸背、气势勃勃——

^①黎丹：《青海省政府主席马公阁臣墓志表》，见马忠主编：《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黎丹的秘书、湖南人胡燮坤，按捺不住心中的波澜，一气挥就《送朱绣出使西藏七绝十首》：^①

大风四起阵云横，壮士西游万感生。
不把私情混公谊，但为时局送君行。

乾坤莽莽雨飘飘，海外无风起暗潮。
卧侧应留清净地，他人酣睡鼻声骄。

高如喜马拉雅山，势欲摩天不可攀。
一自藩篱全撤后，欧风如虎吼雄关。

手持三尺壮西征，如此山河恨不平。
弟子都归人管束，是谁曾负父兄名？

东瀛碧浪临青岛，西域黄河绕黑山。
两地风波来海外，英雄何以补时艰。

欲收藩镇附吾华，放胆前为冒险家。

①胡燮坤：《送朱绣出使西藏七绝十首》，载《西宁市城中区文史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第39页。

六国未联秦莫敌，苏公舌底有莲花。

破碎山河不可收，何堪同室自为仇。

凭君好借天湖水，一洗中原五族羞。

从来佛法出西天，宗教愚人太渺然。

君去欲将迷信破，为言印度已无年。

昂邦当年慕威依，离间人来自不持。

从此重联同种谊，家家都立共和旗。

如君此去为同胞，能遂心怀气始豪。

他日郊迎一樽酒，再为种族慰君劳。

这些诗篇，切合时局，大气磅礴，读来让人心生悲壮激昂之情。

难以想象，在混乱的北洋时期，并不起眼的西宁一地，竟然汇聚了众多有思想、有气度、敢实践的边事人才。彼时，国家东部海疆受损，武人之间热衷于争权夺利，显赫政治人物对于西藏事务的处置，是有心无力的。

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参军朱绣，出任进藏的中央政务代表团团长，就充分说明，此番进藏联谊事宜，已全然落在了镇守使马麒的身上。

进藏代表团临走的前一夜，马麒、黎丹与朱绣诸人彻夜长谈，他们为朱绣面授机宜，并分别以个人的名义，向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写了信笺。

朱绣沿着唐蕃古道，一路艰辛来到西藏。他所著的《海藏纪行》中有过这样的描述：走在进藏的路途间“寒风如刀，刺面欲裂，眼睫生冰，气不能出……侵骨欲僵，人滑欲倒，马厥不前……狼（嗥）狐鸣，景况倍觉凄凉……天乎，天乎，何待余等之薄也。”

抵达拉萨后，朱绣积极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三大寺首

脑进行了多次晤谈，并广泛结交西藏各界人士，反复陈明西藏是中国领土，数百年来，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密不可分，和为贵、离则伤。朱绣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说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互通声气，消除隔阂。

布达拉宫的管家在记事簿上这样写道：“上午，由政府的僧俗接头人、翻译师、堪穹等人，把汉族官员（指朱绣等人）领到车德林卡，之后，一同来到侍卫军营西面。达赖喇嘛即刻下榻侍卫军营寝室，并在这里接待了他们，相互交换哈达，通过翻译详谈一切。”

甘肃督军张广建在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中说道：“赐接见，俾得详陈一切。如有咨商时间，不妨细告知，以便转呈大总统鉴察。若尊处有遣派赴京人员，亦可与彼等同回，由甘肃、青海入都，沿途当为照料、保护也。”

在会谈期间，中央政务代表团成员、青海古浪仓活佛也以自己的活佛身份，向西藏三大寺首脑，反复陈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

英帝国主义挑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的急先锋查理斯·柏尔不得不在自己所著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哀叹道：“1920年1月半间，中国使者（朱绣）经西藏东部之长途跋涉，来到拉萨……淹留四五月之后，仍于1920年4月离开拉萨返回。自是中国在拉萨影响渐大……中国使者已设法腐化西藏与其人民之心，使之反英。”

朱绣抵达拉萨后，英国人也向拉萨派去了一拨又一拨的游说者。这些进藏的英国人中，最为著名的正是查理斯·柏尔，他是英属印度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是个非常了得的西藏通。但是，查理斯·柏尔是一个积极策划西藏独立的激进分子，也是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图谋攫取西藏大片领土的主导者。

朱绣一行离开拉萨后，查理斯·柏尔于1920年11月17日亲自来拉萨，进行破坏汉藏关系、藏族内部关系的活动。但是，朱绣进藏已经使得西藏民众看到了国家对于边疆的明确决然态度。

查理斯·柏尔在西藏的手段，仍旧是迎合西藏上层一部分亲英派

势力妄图建立“大西藏国”的幻想，煽动藏军向西康、青海等地武装进犯，企图使得汉藏关系永远不得好转。查理斯·柏尔还提出将藏军扩充到17000人。但是，扩军就存在着增加赋税。因而，时间不长，因为扩军经费的问题，引发了藏军与三大寺之间的冲突。直到1921年9月，在西藏僧俗的一阵反对声中，查理斯·柏尔黯然离开拉萨。

1920年的夏天，马麒与黎丹在西宁城外，迎接朱绣一行的归来。朱绣带回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交中央政府的汉藏合璧正式公文一册，还同时带回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馈赠甘肃督军张广建、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的金佛、藏香、红花等多种礼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传来的书信中说：“此次贵代表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①

朱绣归来后，首先向马麒陈述：“……昌都统兵官降巴丹达颇知英国人阴谋，甚愿内向，又恐中央政府不能保护，只持保守主义，以待他日……为今之计，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抵藏后，极力解释嫌疑，联络感情，疏通意见。达赖颇示内向之忧，对于莲等（指使团）格外优待，殊深喜慰……伏乞呈大总统设法补救，收我故有之土地，不惟川、滇、甘、新之幸，实为全国人民之幸也！”^②

就进藏事宜，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甘肃督署都曾向北洋政府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当时，北洋政府派出北京雍和宫扎萨喇嘛贡觉仲尼，携带礼物信件奔赴西藏慰问。从此之后，达赖喇嘛就派代表常驻北京。

民国文人、湖南大学教授谢彬曾说过：“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经营，因而招招退步，即清季多争得之地位，亦复几经丧失。”^③

在那个西藏边疆危急的时代里，马麒终结了西藏脱离祖国的可能。马麒的地方武装，作为一种或多或少带有民族色彩的地方势力，对于青藏高原的社会影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马麒站在青海这座沟通内地与边疆的桥梁上，遥遥参与着西藏事

①朱绣著，吴均点校：《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②《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第466～467页。

③谢彬：《西藏交涉史》（民国），青海省图书馆藏，第5页。

务的处置，并且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他也成就了那位率领中央政务代表团进藏的帐前参军朱绣。

朱绣归来后，于192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京报》社长邵飘萍欣然命笔为之作序，并为之题写了书名。

邵飘萍对于朱绣，是极为推崇的。邵飘萍甚至这样评述自己与朱绣的交谊：“朱君锦屏，乃今世奇才异能之上，与余为刎颈之交。”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瞩目。在这本著作的序言中，邵飘萍为后来的人们，重申了西藏之于中国的关系，发出了安定西藏，建设西藏的呼声。

西藏，虽为中华五族之一部，然我国人能注意者却甚少焉。因朝野人士，皆不甚重视西藏，于是英国人遂得大逞阴谋，西藏之主权，早已非我所全有矣！夫唇亡齿寒，辅失则车覆，各国之重边防，所以杜其渐也。况西藏为我国西陲之宝库，其天然物产，与夫历史文明，皆足为中华五族生色，英人得之，不啻断我左臂，而迅致腹心之患，故言开发西北，巩固边防者，尤不可不先顾虑西藏之安危。

民国陇上名士张建，曾在1925年阅读了朱绣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随后颇有感触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余受而读之，见其于山川厄塞、风俗人情，以及历代羁縻之得失，与夫措置之当否，无不朗若列眉，法界昭然。国家注意边陲，英、藏交涉，悬案未决，诚采是说以取之，以期得藏民之心，伐外人之谋，亦殖边者之龟鉴也。余与锦屏测交于宁夏，迄今五六年，虽或劳燕分飞，亦屡风云合并，每次谈论藏事，批郢导窾心事重重，理解驷然，尚觉是卷所言之未尽蕴蓄，殆有所莫测耶！^①

^①《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成稿之时，定名为《西藏调查记》，后又更名为《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此文是张建为《西藏调查记》所做的跋。见朱绣著，吴均点校：《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民国教育家慕寿祺读罢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之后，也曾这样极为动情地誉扬道——

朱君人中英，厥号曰锦屏。今夏参国政，幼即居边城。躯胆两雄伟，心胸素峥嵘。辛勤复辛苦，全藏复西征。论及国家事，夙夜谋经营。将以保青海，藉以福苍生。曲高和者寡，志大艰于行。乃犹笔诸手，读罢令人惊。杜牧罪言书，贾生痛苦声，王朴安边策，君皆与之并……烈烈边风急，娟娟夜月明，与君谈旧事，掩卷泪纵横。^①

朱绣进藏，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马麒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内地与西藏的“直接联系”。可以说，1919年是马麒生命中光彩熠熠的一年，身为甘边宁海镇守使的他，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安辑了青藏高原。

朱绣等人返回青海不久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使者洛桑更登也来到青海，并转交书信给马麒、张广建：“洛桑更登是渠心腹，遇事可靠，如有机密要件不防告知，必能达到目的。嗣后，关于藏内一切，仍望始终维持，以殄倾向之念。但藏地要情，千万勿令外人窥知，免生他患。”^②

此后，马麒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更加紧密。马麒、黎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派遣河湟巨商李耀庭等人携带礼物和书信进藏，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以及三大寺首脑，进一步疏通双方关系，使得西藏与四川、青海的局势日趋缓和。

由于马麒在青海的统治，使得青藏高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得以保全，并且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大局来

①《慕寿祺题词》，见朱绣著，吴均点校：《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②1920年7月1日《甘肃督军张广建为派员赴藏事致大总统电》，张广建在给中央政府电文中说：“据宁海镇守使马函称：西藏达赖喇嘛委派驻（青海）湟源洛桑更登……呈信函……”，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465～466页。

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马麒在这个历史时期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

但在当时，马麒对于青藏高原的治理热情，并没有引起北洋政府足够的重视。1921年，马麒电陈甘肃督军陆洪涛以及北洋政府，“要求给他授权处理西藏问题。”^①

时任甘肃督军陆洪涛挟私作梗，不断诋毁马麒，导致北洋政府对马麒及其幕僚团队有所低估，后来北洋政府以“事体重大”，未予回复。对于马麒、黎丹诸人而言，北洋政府的消极与不予以回复的态度，使得他们对于藏事的解决，只能空留余恨到天明。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截至1921年，马麒的宁海军经过数年大大小小的战争，出兵拉卜楞、玉树、果洛等地，以武力实现了青海全境的统一。“这种军事和行政上的统一，在当时有效抵制了西藏亲英集团企图离间蒙藏各部的阴谋，也增强了马麒自身在青海的独立性。”

“马麒征服蒙藏各部，武功以马麟为最多。”马麟用兵藏区时，带兵不严，宁海军军纪废弛，他毫不顾忌兄长马麒的政治形象，在藏区留下了久久难以弥合的伤痕。此后，对马麒毁誉交迭。自知身后罪责难逃的他，曾对人说：“马家子弟，行伍者众多，这样不好。”

多少年来，史学界对于马麒的评价，最具争议的莫过于他用武力统一青海的过程。出兵拉卜楞、果洛、玉树，与马麒所执行的幕僚黎丹的殖边政策密切相关，事件的本身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这段充满了血和火、矛与盾的历程，致使马麒毁誉参半。

■出兵拉卜楞

甘南的拉卜楞寺，在民国前期，曾隶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管辖。这座寺院，系蒙古和硕特部多罗贝勒察罕丹津在康熙末年建立，后来历经发展，成为了藏区六大寺院之一。拉卜楞寺，是周边方圆数百里蒙藏两族民众的宗教与政治中心，拉卜楞寺上层人士的向背，往往决定着当地局势的稳定与否。

晚清年间，马麒在担任循化营参将和洮岷路协副将时，就与拉卜楞寺多有往来，与拉卜楞寺嘉木样四世交情颇深。马麒出任西宁镇总兵前夕，嘉木样四世曾向其借出金银，马麒用这笔金银贿赂甘肃都督赵维熙，从而成功出任西宁镇总兵一职。

民国肇始，时任西宁镇总兵的马麒，便以拉卜楞寺嘉木样四世拥戴共和，倾心民国为由，具表呈报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封嘉木样四世为“静觉妙严禅师”。嘉木样四世获封后，对马麒甚是感激。

1916年，嘉木样四世入藏朝拜期间，圆寂于拉萨。拉卜楞寺内部之争开始爆发——代理寺务的阿莽仓与管家宗哲因为权力之争，引

发诉讼。这场诉讼，很快传到了甘肃督署、北洋政府。

拉卜楞寺的代理寺务阿莽仓活佛，对于驻在拉卜楞地区的宁海军、河南蒙古亲王两家的势力极为排斥，一心想借机予以驱逐。于是，“阿莽仓活佛便指使人散布揭帖，竟说亲王某妃子与宗哲关系暧昧，遂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河南王府请寺院查究，遂由大经堂僧官召开大会。河南蒙旗与会头人和王府管家发言时，同僧众发生冲突。僧众即将王府管家与宗哲的随从当场逮捕，投入监狱。次日，又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宗哲的职务，并派人前去捉拿宗哲，宗哲闻讯后逃往西宁。”^①

拉卜楞寺的内讧终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马麒在西宁听完拉卜楞寺管家宗哲的申诉后，决定对拉卜楞寺事务进行调解。马麒思来想去，最终派出时任西宁道尹的黎丹前去处置。双方会晤时，黎丹让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结果与会代表皆不发言，会议无果而散。事后，代表们又纷纷在黎丹跟前扬言，“寺内事务，勿需官府来管”。^②

黎丹心中颇为不快，默然离开拉卜楞寺。当他走出拉卜楞寺十多里地时，却遭到了当地藏民的袭击，黎丹负伤后，拼死逃出险境。

“马麒闻报，至感愤怒，自料此问题非调停所能解决”。^③于是，1918年6月，调玉树警备司令马麟率领宁海军上千官兵，前往拉卜楞寺，以武力解决这一争端。

马麟率部杀气腾腾，直扑拉卜楞。拉卜楞寺代理寺务阿莽仓得知后，召集8部落及附近13村藏兵七千人，埋伏于拉卜楞寺不远处的甘家滩。马麟猝不及防，所部被围，最终艰难突围。得知前方战报后，马麒自西宁调派马海渊、马辅臣、马腾凤等部增援。

7月间，马麟与藏兵再次接仗，藏兵伤亡2000多人，马麟所部死伤也多达300多人。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9～30页。

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③姚均：《马麒镇压拉卜楞记》，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民族宗教卷），2000年，第24～30页。

11月间，马麟集结各路援军，合计兵力4000人，向阿莽仓发起猛烈的反攻，藏兵一败涂地。得知势穷力竭后，阿莽仓流亡到了欧拉部落，从此不敢露脸，直至谢世。

阿莽仓的支持者——阿木曲乎部落被陷后，马麟所部“焚烧了寺院，屠杀了僧俗男女700余人，并大肆劫掠。”^①

阿木曲乎部落的头人见状，表示屈服投降，马麟才收兵集结到了拉卜楞寺。

甘边宁海镇守使、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发布命令，拉卜楞寺管理权仍归宗哲掌握。后来，马麟在拉卜楞修建了营房，驻有一营兵马，长期留守，维持局面。

为了安定拉卜楞地区，马麒在寺院内江事件结束后，命令拉卜楞寺管家宗哲、代理寺务贡唐仓等人，主持寻访嘉木样五世。

1920年3月，在西康理塘黄位中家中寻访到了嘉木样五世转世灵童。嘉木样五世的父亲黄位中，当时在川边镇守使陈遐龄麾下任职。马麒遂邀请黄位中陪同嘉木样五世一起前往拉卜楞寺坐床。

9月，黄位中父子来到拉卜楞寺，马麒率部上千人在拉卜楞寺列队进行欢迎。11月，嘉木样五世坐床典礼举行，马麒送大骡马一对，甘肃地方各大员也纷纷送来礼物，予以祝贺。

同年腊月，马麒邀嘉木样五世活佛一家人，来到西宁联欢。从拉卜楞寺到西宁700里地，马麒设接待站十多处，以极为隆重的仪式表示欢迎之忱。嘉木样五世来到西宁时，马麒的儿子马步青、马步芳两人出城30里，在小峡予以迎接。^②

这次相见，马麒与黄位中结为异姓兄弟。嘉木样五世到达西宁的当晚，马麒在甘边宁海镇守使署设宴欢迎。席间，拉卜楞寺摄政贡唐仓的管家，向马麒献哈达，并转达贡唐仓的意思说：“现在五世大佛爷（嘉木样五世）已经坐床，我们佛爷（贡唐仓）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请允许辞去摄政职务。”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11页。

面对贡唐仓代表的委托请辞，马麒当即表示挽留，并说：“五世大佛爷虽然坐床，但年纪还小，不能亲自掌管教政，其家属也是从外省来的，人地生疏，不好办事，你们佛爷不能辞去摄政，还应该管事。”

黄位中听完马麒的话后，心中不满。他起身对马麒说：“我在四川本来担任官职，此次随五世嘉木样来甘，事情出于不得已。大佛爷既然年小不能理事，我又人地生疏不能代理，因此请求军帅允许我们全家仍回西康，等佛爷长大，大家认为能理事的时候，再返回寺院。”

马麒顿时脸上变色，颇为不悦地回答：“我向来不愿多问寺院内部事务，你们回去后自家研究解决，我没意见。”

宴会上，黄位中与马麒不欢而散。

此后，黄位中以寺院财务仍为老派人物宗哲管理，颇为不悦，遂与宗哲之间爆发冲突。黄位中借嘉木样五世的旨意，夺取了宗哲的财务大权。宗哲走投无路，来到西宁投奔马麒。马麒为了妥善安置宗哲，在塔尔寺修建了一所院落，让其居住。

此时，宁海军驻拉卜楞寺一营营长马寿在当地敲诈勒索，引起拉卜楞寺僧众不满。“马麒得知后，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调派西军马国良部骑兵60人，以调整宁海军独占局面，并准备在必要时撤退马麟驻军。另在拉卜楞寺东南部的黑措设茶粮局，以宁海军管带马海渊任局长。黄位中便组织鼓动这一地区的藏族群众，进行反抗。逼使马麟调回马海渊，西军驻军亦全被地方赶走。”^①

接着，黄位中又派遣代表来西宁状告宁海军营长马寿，并要求马麟调回马寿以及所部驻军。

1924年2月，马麒携循化县县长余人、营长马步芳等人率领500宁海军骑兵直奔拉卜楞寺。行至甘家滩时，拉卜楞寺派出的2000多名藏族武装，骑马背枪前来迎接马麒，事实上双方都在相互示威。两天后，马麒直接命令驻军司令马麟向寺院提出五项要求：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1) 嘉木样五世家属，联络鼓动各部落藏民阴谋造反，故现在起，不许他们参加寺院事务。

(2) 拉卜楞所属各部落枪支一律收缴，并缴出战马 1 000 匹，以防止叛乱滋事。

(3) 嘉木样五世卫士 80 人，各缴出长枪一支。

(4) 寺院僧众今后只管念经，不能再问民政。

(5) 由于以寺院为中心进行叛乱活动，特处罚银 4 万两，并令全寺僧徒每人捐款白银 50 两，以赔偿宁海军方面的损失。^①

同时马麒指使人控告黄位中父子称“佛父佛兄（指嘉木样五世的父亲黄位中，以及兄长黄正清），扰乱寺规，干预教权，酷虐人民，应依法惩办，以儆不法。”

由于嘉木样四世一派的旧势力，支持马麒的决定，于是黄位中一家人无力反抗，只好先行缴出枪支。所罚银两，马麒暂允由寺院出具借条，以示宽延。

此后，为缓和事态，马麒决定停止收缴和捕人，并将业已抓捕的黄位中亲属黄祥释放，并且决定调马寿回西宁。但是，黄位中父子坚决不从，再度要求马麒调走拉卜楞驻军。

时间不长，黄位中父子又组织了上千人的代表，前来兰州向甘肃省督军陆洪涛告状，要求甘肃督军署惩办马麒，恢复嘉木样五世的权益。马麒与陆洪涛分庭抗礼已久，虽为上司的陆洪涛也无法严办，黄位中的如意算盘仍旧打空。然而，这样一来黄位中与马麒的争端已经公开扩大化。嘉木样五世一家人返回甘南后，畏惧宁海军报复，再也不敢回拉卜楞寺居住。

但黄位中联络拉卜楞地区、青海部分地区和四川阿坝等地区的各部落头人，聚集和调遣各部落民兵约上万人，组成反马司令部，企图用武力驱逐宁海军出拉卜楞地区。

1924 年春天，马麒从拉卜楞寺返回西宁不到一个月，即接到拉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卜楞寺宁海军驻军司令马麟的告急电：“第二营被包围已逾三日，形势十分危急，请速派兵救援。”

马麟当即从享堂、西宁等地调集部队二十四营、近上万人，携带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星夜驰援拉卜楞驻军。

拉卜楞地方反马武装，毫不示弱，“交锋中，持一丈多的钩镰枪，在火力的掩护下，向骑兵勾拉，很多士兵坠马，伤亡甚多。”宁海军动用大炮进行轰击，重创拉卜楞地方武装。嘉木样五世在黑措，观察战局不利，只好派出代表，求见马麟，请求停火。

马麟也急于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意不再进攻，并请嘉木样五世返回寺院，弃仇寻好。然而，嘉木样五世唯恐被欺骗，惧不敢回寺。不久后，宁海军各部陆续返回西宁，这一事件才暂时平息。

嘉木样五世在外居住了一年多时间之后，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冯玉祥国民军陆续开进西北，甘肃地方上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乱。冯玉祥委任自己的部下刘郁芬就任甘肃督办，负责主持甘肃军政要务。嘉木样五世得知后，派人与刘郁芬取得联系，并派人前往北京，将马麟镇压拉卜楞事件控诉于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段祺瑞责成冯玉祥调查处置，冯玉祥委托自己的心腹、甘肃督办刘郁芬就近迅速处置。1927年春天，刘郁芬在兰州召开甘肃督办公署、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拉卜楞寺三方会议，最终决定“循化县所属拉卜楞地区，改设为设治局，直隶甘肃，脱离西宁道管辖；宁海军在拉卜楞的部队，全部撤返西宁；迎接嘉木样五世返寺。”

1927年5月，在刘郁芬的支持下，嘉木样活佛返回拉卜楞寺。此时的冯玉祥、刘郁芬等国民军要员咄咄逼人，图谋次第剪除包括马麟在内的甘肃八镇地方势力。马麟家族的统治危机出现，甚至自身难保。已无心争夺拉卜楞寺的马麟，退出了这场沸沸扬扬旷日持久的纷争。

■镇压果洛贡麻仓

青海开矿，始自清代乾隆年间。马麒就任青海蒙番宣慰使后，与凉州镇守使马廷勳一起合作开矿，在果洛玛沁雪山采金。马麒的开采队，引起了当地藏民的反感，藏民认为开矿行为触怒了心目中的山神，容易招至冰雹等自然灾害，因而与开矿人员时起冲突。

1917年，马麒在青海果洛开采金矿的300多工人，遭到了贡麻仓部落头人尕日玛吐多袭击，当地藏族杀死了大部分开矿员工，并捣毁了马麒督办的矿场。^①

1920年8月，宁海军向玉树运送粮饷的驼队返回巴颜喀拉山时，贡麻仓部落头人尕日玛吐多率领上千人，将运送粮饷的500多只牦牛全部截获，并打伤了押运哨官一名，士兵10多人。时为果洛头人之——的康万庆回忆说：“果洛牧民不断反抗，不断劫夺马麒遣派往来于玉树、果洛间的运输队，并且仇视玛沁雪山金矿人员，与之对立。其间，对于临夏方面前往西藏的商队，也曾予以截击，这些都引起了马麒的不满！”

马麒认为，开采金矿事关青海地方财政金融，确保运粮沿途通畅更是关乎巩固边防。于是，马麒一面决定呈报北洋政府，予以镇压，强其就范；另一方面，积极扩建宁海军，请领武器，充实宁海军的军事装备。

1921年4月，马麒致电北洋政府，陈述自己欲出兵果洛地区的观点、理由与补充枪械装备的请求：

查青海东南接近川边地方，有上、中、下果洛三族，向隶川边。自前清中叶部落渐繁，遂阑入青海，栖息河北玛沁雪山一带。四川总督以既出境外，不复管理；青海大臣以原属川辖，亦不过问。该族恃其荒远，屡抢行旅，积案如山。麒于民国二年受任青海宣慰使之初，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17页。

以为果洛不属青海，无从经营，曾派番目迭加招抚。岂知该番顽强性残，益形猖獗。近来该番受西藏影响，屡行肆掠，谋断西宁至玉树之孔道。去岁旧历七月间，取部运粮牛群由玉返宁，地至巴颜喀拉山口，该野番竟敢纠合民党数千，各执快枪，突出包围，击伤哨官一员，运卒十余名，将牛五百余头全数劫去。麒以该番猖獗至此，若不及时申讨，不独粮运中断，玉兵坐困，将使各番觊觎中原，群起效尤，青海南部，将非国有……盖番性狡悍，必能剿而后解抚。若专事招安，万难生效。现在各处兵已由麟排编成军，克期待发。唯敝部枪弹缺乏，统计官兵共有三千。除三分之二令其自备枪械外，其余均属选拔。非付给快枪千支，不足以壮军威而寒敌胆……今宁海边事之吃紧，不亚川边，倘蒙一视同仁，仍准发给快枪千支，子弹五十万，不独征果洛问题易于解决，且可犄角川边，共图藏防。^①

北洋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马麒所请，仅委托甘肃督军陆洪涛予以查照办理。当时，正值陆洪涛与马麒关系恶化，陆洪涛以待筹措枪款为由，予以拖延、推诿。

不久后，马麒继续向北洋政府提出请领军械的请求。“宁海为甘边屏障，东南近接川边，西南直通卫藏，西北与新疆连接，地方辽阔，蒙番杂居，非有利械精兵，不足以资控制而言守御。况今日川边告急之电，纷至沓来，宁海壤地近邻，不特当为未雨之谋，抑且大有唇亡齿寒之惧。以此请械，不唯对于果洛一案有急求援助之心，即对于西北国防，亦属万不可容缓之计。国家之于库伦，已成焦头烂额之现象，国家之于青海，尚可谓徙薪曲突之维持……”

当年6月，马麒不待北洋政府的装备到位，即刻调整宁海军现有装备，将粮秣輜重用牦牛运输至共和县一带的台站。同时，任命马麟为征果洛司令，率宁海军上千精锐骑兵，突进果洛。

此时，征果洛司令马麟的麾下，不仅有西宁带去的上千精锐，还

①《马麒致北洋政府电文》影印件，青海图书馆古籍室藏，原件存于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另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5～36页。

有驻防玉树的马彪一营官兵、玉树 25 族藏兵，以及所裹挟环海地区活佛头人的武装。

7 月 23 日，马麟挥兵进攻果洛贡麻仓部落。此时贡麻仓部落头人尕日玛土多已死，其子丹智合率领该部落，向马麟率领的宁海军、玉树 25 族藏兵予以异常顽强的抵抗。马麟采用大炮进行轰击，果洛地方武装的哨卡多被摧毁，贡麻仓所部不支，死伤 600 多人后，纷纷溃退。

马麟虽然初战告捷，但他因为孤军深入，不敢轻易大规模用兵，于是就派遣投降之人，前往果洛各部落招抚劝降。

其后，丹智合部，见马麟孤军深入，兵力单薄，遂纠集地方武装，意图再战，一雪前耻。马麟亲自出马，与地方武装决战于草原，双方死伤甚多，丹智合不支，率残兵逃遁。

马麟在这次战斗中艰难获胜，随后他改用怀柔策略，对被俘人员好言安抚，并馈赠白面等食物，借以诱招未降各部。果洛女王见胜利无望，便趁此机会，派两名头人来宁海军驻地，求见马麟。马麟遂“宣示中央恩德，不咎既往”。

8 月 13 日，果洛女王和康萨力官人，随同拉卜楞寺、拉加寺各昂欠活佛僧官来马麟处投诚，宁海军列阵欢迎，马麟表示捐弃前嫌，显示德威。不久后，康干、红禾麻各族也相继前来投诚。

马麟唯恐反复，遂将各部落头人羁留在军营中，观察投诚之真伪。最后，各部落向马麟缴纳大批牛羊财物后，才将各自的头人赎回。只有阿什羌部落头人然洛的姐姐旅德，被马麟霸占多时。

马麟办完受降事宜后，将此次劫掠的牛羊、金银等物品，全部运回西宁。此后，宁海军在果洛草原多处地方，留驻军队，震慑地方，“果洛佐革十二族、乔科三族以及阿坝等部落，均俯首听命”。^①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马麟时代，用兵果洛、玉树，以及拉卜楞地区时，幕府成员黎丹、李迺棠、周希武等人参与决策，而马麟则是具体政策的执行者。“马麟征服蒙藏各部，武功以马麟为最多。”“为扩张宁海军实力，在青海西南及拉卜楞地区，大肆屠杀与掠夺”。^①

马麟，字勋臣，1876年生，8岁时在乧藏家中读私塾，略通笔墨。1895年，马麟跟从兄长马麒，一起帮助清廷平定河湟事变，与兄长一起长期依附于马安良家族。23岁那年，马麟与兄长马麒随父亲马海晏等人一起在京城抵御八国联军。父亲马海晏累死在河北宣化护驾途中后，马麒继承父亲职务统领部队，马麟以哨官身份，协助兄长。返回西北后，马麒、马麟陪伴老主子马安良蛰居河州一带，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时，才得以露头出面。

从保护皇室返回西北，再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这段漫长无趣的时光里，马麟捡起父亲马海晏青年时代的旧衣钵——经营商业。马麟在商业上有着与生俱来的天分，他在甘南草原上倒卖毛皮，收购大宗土特产，与京津一带的商人进行合作，获益颇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为了弹压陕西革命党，原陕甘总督升允、长庚等人起用昔日回族将领，决定甘军东征。按捺不住的马麟，跃跃欲试，二度跻身军旅。

民国建元后，马麒出任西宁镇总兵，马麟遂跟从兄长来到青海。宁海军组建后，他出任宁海军帮统，兼任左路统领。“马麟的性格刚柔并济，极具经济意识，但却目光短浅；痴迷宗教，标榜仁爱，却好用武力，但对政治却没有多少敏感度。”

几年间，宁海军数次出兵拉卜楞、玉树、果洛地区，这一系列决策的执行者——马麟，一路杀伐，连连获胜，但又军纪废弛，甚至纵兵辱掠。在战争结束后，仍伤及许多无辜百姓，造成了历史上的诸多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遗憾，乃至在藏区留下了久久难以弥合的伤痕。

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学者桑热嘉措曾回忆宁海军镇压同德少数民族的情形。“马麟之子马步元，与他的帮办马全喜，率领1000多骑兵，杀死当地青壮年40多人，群众在反抗中击毙马步元部12人……他们焚烧了赛力亥寺，致使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寺，一夜之时焚为焦土。”

这位藏族学者还回忆到：“约一年后，马麟迫于社会舆论的谴责，即扬言拨款重修这座寺院。于是，流亡各方的僧俗纷纷返回。”“但是，人们见到了马麟自西宁拨发来的救济的粮食，却不知马麟所拨修建寺院的经费的去向。”^①

马麟以武力统一了青海全境，但在这个过程中马麟却不去顾忌兄长的政治形象。马麟率领宁海军闯下的祸端，制造的惨烈事件，对于马麟来说，自然是罪责难逃。

用兵果洛、玉树、拉卜楞之后，在马麟的再三训诫下，马麟的性情也为之一变。1925年起，国民军陆续进入西北后，冯玉祥与马麟之间对立的局面形成。马麟出面与国民军积极斡旋，换得信任争取和平；侄子马仲英发动河湟事变后，回汉仇杀再起，马麟又以中间人的身份，每日在河州西乡放船接渡，让汉民重返家园，并为汉民发放赈灾粮食，因此，他在河州汉民的心目中，又成为了一个忠厚的长者。“马麟身躯之高，最少在七尺之上，谈话夹重浊的临夏土音……态度比较忠厚，持论亦为和平派人物。”

马麟以武力实现了藏区各部对他的服从后，却徒然发现，随之而来的却是不绝于耳的诟病声。暮年马麟，曾对身边人说：“马家子弟，行伍者众多，这不是好事。”^②

1921年，青海全境实现了统一。“此时的青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期。这种军事和行政上的统一，在当时有效抵制了西藏亲英集团

^①桑热嘉措：《马麟迫害同德赛力亥寺的经过》，参见青海省政协学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民族宗教卷），内部资料2001年，第31～33页。

^②作者在马麟故乡采访时，据马俊华等先生所谈。

企图离间蒙藏各部的阴谋，也增强了马麒自身在青海的独立性。”^①

出兵玉树、果洛、拉卜楞藏区，与马麒、黎丹所推行的殖边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事件的本身就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这段充满了血与火、矛与盾的历程，也致使马麒毁誉参半。然而，马麒身后，他仍旧要为宁海军当年的屡屡失误，背负起后世的批评与诘责。

^①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5页。

第七章 维系宗教

马麒始终精心维系着与宗教上层的联络。

主政青海近二十年的岁月里，马麒因“与河州各马家军阀之间争雄”，所以迫切“需要在宗教方面有扶助（自己）的人”，于是他在甘肃督署的囚车中救出了马果园阿訇，将其迎回西宁，举其主持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发展中国伊斯兰教的伊赫瓦尼派。马果园“以西宁为中心，布教于西北各地，势力蒸蒸日上，多相景从。”从而，马麒借此稳固了他在青海的统治地位。而保护黄教圣地塔尔寺疆界、极力交好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则是他维系藏传佛教的表现。

“马麒在军事上，侧重于依靠回族、撒拉族中的亲属；在政治上笼络各民族、各宗教的首脑人物。其军事骨干，无不是百依百顺的至亲，他们报成一团，以维护封建世系的体统；对政治骨干，则不拘泥于民族和宗教信仰……尽可能给予拉拢。”

■支持伊赫瓦尼在青海的发展

马麒来到青海任职后，在西宁东关大街的白玉巷修建了自己的私邸。马麒私邸的边上，就是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这座清真寺，“始建至迟在宋代”，^①由此可知，在宋代时西宁已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

青海省垣的回民，在清初计有三千多户，混居城垣内外，与汉族同处，感情极为融洽，而回教占全城人四分之三，可谓回民最盛的时代。但至清末，政府对回民多加屠杀，以致该地十室九空，数里绝烟之境。今虽人口日繁，多系客人。余调查当地的居民，在三千余户中，只在刀余之下得为复生者，仅二百余户矣。殊可慨也！^②

由于晚清年间战争与杀戮的缘故，马麒于1912年来到西宁城时，当地的回民数量极少。伴随着马麒的到来，青海周边地区的回民不断

^①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宗教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②高文远：《青海省垣回民概况》，载《突厥》杂志，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7页。

涌入青海，人们谋生于斯，定居于斯。^①清真寺，在阿拉伯语里称为“麦斯吉德”，意为穆斯林礼拜的地点。在中国，有穆斯林的地方就有清真寺，清真寺犹如芝麻饼上的芝麻粒，星星点点地遍布在大地上。回族人的清真寺，并非是一处处简单的宗教场所，婚丧嫁娶的风俗在这里得以延续，经堂教育奉献出了今日中国一所又一所的民族学校，寺院的教场里代代都有习武弄枪的男儿走出，经济讯息与乡邻友谊在这里联络沟通，每个时期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打下烙印……甚至日常的纠纷与诉讼也在这里进行化解。

因而，清真寺指导着回民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寺院在回民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1913年，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阿訇马福海、马进春等人倡议当地回族重新修建清真大寺。这个倡议，得到了时任西宁镇总兵马麒的支持，马麒慨然“捐貲为倡”，地方士绅闻讯后“以大寺故址地相让”。“西宁回族商民踊跃捐款，共筹集白银万两，但其绝大部分为西宁镇总兵马麒所捐。”^②

西宁回民公推马麒为项目主持，重新修建西宁东关大寺。当年5月“庇材鸠工”，“阅年而工竣”。修建礼拜大殿5间，宣礼塔一座，东厅5间，北厅9间，南厅浴室3间，寺门3间以及厨房等，一座颇具规模的西宁东关大寺重新落成。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重建后，寺院中德高望重的董事会成员们对马麒表示感谢，而当地回民更是交口称赞，回民们对于这位叫马麒的“镇台”信任有加，甚是尊重，大家纷纷称呼其为“马镇台”。^③

重修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后，马麒得到了人们忠实的支持，也为自己在青海发展聚合了人心。此后，他公务之余，对于宗教流露出了极大的热情。

回民围清真寺而居，方便世俗与宗教生活，因而，很多人乐意

①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② 《西宁东关大寺的重建》，摘自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③ 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43页。

与“马镇台”为邻，他们在清真寺的边上购买地基，修建房屋，久而久之，一个穆斯林聚居地的雏型在西宁东关形成。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重建工作完成后，马麒并没有沉浸在人们的一片赞誉声中。此时，他却琢磨的是阿訇马果园提倡的“伊赫瓦尼”教派的“果园十条”。“马麒、马麟懂得用宗教的作用。极力利用宗教来发展、巩固其地位与权势。”^①

“果园十条”的提出者，是一位叫马万福的经学大师，因为他的原籍是甘肃河州东乡果园村，又是从麦加朝觐归来的人，于是人们就呼他为“果园哈只”、“果园阿訇”或“马果园先生”。

马果园传播的是“伊赫瓦尼”，“伊赫瓦尼”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兄弟”。这个新兴的教派，强调《古兰经》中关于“穆斯林皆兄弟”的经文，故而得名。这个教派提倡凭经立教，“是要按照回教教法所规定的各种教律来实行，而把中国回教中所掺入的各种不当有的陋俗革掉”。^②

“果园十条”的内容，在当时是格外引人瞩目的。

第一：在宗教功修方面，主张“认主、顺圣、尊经”，严格履行“念、礼、斋、课、朝”，必须按“主命、当然、圣行、副功”的次序行事，对更高一级的副功不提倡；主张遵行经训及教法的规定，不符合者都应革除。

第二：认为念《古兰经》和“清真言”、“作证词”都是为了“认主”和“畏主”，不是祷告和祈愿；主张为教民举行宗教活动念经时，不能收取“乌支勒”（报酬）；反对在念经时点烧香烛。

第三：主张礼拜中起指（拜中跪坐默念“作证词”时，要举起右手的食指，表示认主独一的信念）是圣行，反对念“讨白”时起指和聚众念“讨白”。

^①师轮：《西北马家军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②《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756页；另见白寿彝：《西北回教谭》。

第四：主张用阿拉伯语默念“立意词”的含义，否则用汉语举意；反对未割礼的人率众礼拜。

第五：主张不仅阿訇为临终的人提念“克力买”，凡懂得教义的一般穆斯林都能给临终的人提念，而由本人自己祈祷赎罪；反对为亡人洗尸体时念“塔哈章”。

第六：反对为亡人宵夜以及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等忌日念“亥亭”，主张遵照圣行只在主麻日念“亥亭”祈祷，纪念亡人；反对为亡人披麻戴孝嚎啕大哭。

第七：主张妇女必须戴头巾，反对妇女缠足。

第八：诵念《古兰经》时，只能一人念，众人听，反对众人同时诵念。

第九：反对朝拜拱北和崇拜教主。

第十：不用《古兰经》给亡人转“费底耶”（赎罪），而用钱转“费底耶”。^①

马果园哈只此时流落新疆。因其向来为马麒的老主子、亲家——甘肃提督马安良所嫉，马安良通过甘肃督署，致电新疆当局，四处追缉马果园。1917年，马果园在哈密传教时，与哈密王发生冲突，哈密王电告新疆督军杨增新。杨增新在电文上批示：“新兴邪教马果园，煽惑民心，藐视国法，罪大逆极，应依律惩办。”以此为由，杨增新将马果园逮捕。^②

马麒得知马果园的消息后，火速致电在新疆政界的同乡金树仁，要其保护好马果园，因而马果园在新疆安全无虞。

1917年年底，新疆督军杨增新决定将马果园移交甘肃督署。1918年正月，将马果园“装入木笼，置于囚车，押往兰州”，其子马遇真、马遇道一路照顾着他。囚车到达甘州时，马遇真向甘州提督马

^①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08～210页。

^②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63页。

璘求救，马璘没有答应。马遇真救父心切，连夜快马只身翻越祁连山，直奔西宁。到了西宁后，马遇真向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教长马骏求救，马骏知其事关重大，紧急向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报告。

接到这一讯息后，马麒大喜过望，遂慨然允诺。“此时，马麒正与河州各马家军阀之间争雄，他需要在宗教方面有扶助（自己）的人。马万福需要他的解救和支持，他也需要马万福为他扩大影响。”^①

马麒迅速派出副官杨万才、哨官马克勤，带领二十多名士兵，分别化装成牧羊人、打柴人，在平番（今甘肃省永登县）境内的岔口驿设伏。几天后，马麒的伏兵在沿途截杀了押送的差役，并将马果园秘密接往西宁。

马果园来到西宁后，马麒对其加以保护和重用，待之为上宾。不久，马果园的家属也被接往西宁，马麒出资在白玉巷为他们修建了住宅，将其全家安置于此。从此，马麒就将马果园奉为经师，邀请其入主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而马果园为了报答马麒、马麟兄弟的救命之恩，也开始宣传他们是“努路力随尼”（意思是：中国的一道光）。

马果园主持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宣扬伊赫瓦尼，信教群众日隆。马麒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固、家族发展，鲜明地奉行伊赫瓦尼。马果园“以西宁为中心，布教于西北各地，势力蒸蒸，多相景从。”

马麒初据青海时，为了打开局面，进一步统治青海，一方面极力强化统治武装，争取回族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力图发展伊斯兰教，争取信教群众的支持。当时在伊斯兰教内教派门宦繁多，互相排斥，并未形成独树一帜的局面。马果园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被马麒接到西宁来的。昔日囚中人，今朝座上宾。一夜之间，马果园成为了最受马麒和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欢迎的人。

马果园到达西宁后不久，当即向马麒提出建议：大寺礼拜大殿方位不正，有悖教义，建议重建。马麒也考虑到“殿材不佳，恐难持久”，于是采纳其建议，遂于1919年拆掉了新建不久的清真寺大殿。

^①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二次重建清真寺时，马麒亲自披挂上阵，监督施工。他当时在施工现场的边上，搭建起一顶帐篷，作为监工时休息之地。“阁使（马麒）军政稍暇，亲来监作”。^①这次重建清真寺时，西宁回族绅士、工商实业家马辅臣、马肇业等数百人捐资万余两，“购大木，聘名匠，两易寒暑”，并于1921年完工。乐都县胜番沟范姓汉人无偿捐出祖坟上的参天巨松一棵。范姓汉人认为，“回民修清真寺，汉人修庙，都是行善功德。”马麒得知后，格外感动，遂派人拉马搭辇，携带千元礼物，登门致谢。^②

大殿竣工后，甘肃拉卜楞寺僧众“以同属信仰宗教之谊”特派代表前来西宁致贺。拉卜楞寺代表赠送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三个鎏金经筒，以为致贺礼物。大寺董事会举行了盛情的接待，并回赠了相当于三个鎏金经筒等价的礼物。再后来，经马麒建议，拉卜楞寺所赠的三个鎏金经筒竖于大殿的殿脊中央，保存至今。塔尔寺也派出僧众代表团，前来致贺。塔尔寺携带“珍品礼物”以及两个经筒前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仍旧亲自予以接见，对塔尔寺代表表示感谢。

二次重建清真大寺的工程完成后不久，马麒被推举为西宁东关大寺董事长。黎丹以及宁海军总务处长周希武等人，为清真寺撰写碑文和楹联。

周希武所撰《重建西宁大寺碑记》云：

民国成立，五族一家，信教自由，载在约法。向之挟歧视他教之见者，至是始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西宁大寺亦于是时落成，圣教昌明，此其时乎？……吾教之行于关陇，固千年于兹矣。而清真正法至今日而始昌明者，则阁使毅力宏愿，崇奉护持之功劳也。绅等睹宫墙之美富，喜圣教之复兴，特叙缘起，勒诸贞珉，俾后之人有所考焉。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11页。

②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

西宁清真寺创自明代，毁于兵乱，后来屡议兴复，卒以不得地基而止。自阁臣（马麒）镇使，拥节是邦，布德建威，……汉回蒙番各得安其生业，儒释道耶各得其信仰。诈冥悉泯，人民大和。于是地方绅士，以大寺故址相让，阁使乃提议重建，捐贲为倡。军绅商民，踊跃捐助。……见殿材不佳，恐难持久，毁而重建。购大木，聘名匠，两易寒暑，始落成焉。瑰伟壮丽，洵为陇上清真寺之冠。又费银万两，绅民不忍阁使之重出巨款，乃共集贲以偿，阁使不受，即用此款置院落田产若干，又自捐店房一处，并作香火之资。阁使之轻财重义，信足砥砺末俗矣。^①

在马麒的鼎力支持下，马果园的主张得到了空前的传播。

马麒与青海回教教长马骏两人还曾合作编印了《回教必遵》的小册子，并且在1920年起广为印发。一生之中，极少留下笔墨的马麒还亲自为《回教必遵》认认真真地撰写了一篇序言——

吾教传入中国逾千余年，阐扬先天中天后天之奥理，最明常道中道玉道之精髓，至中至正不偏不倚。只因吾教经卷原为阿拉伯文，蕴藏深远，词意古奥，以至吾教同人不识阿拉伯经卷者，莫由测其端倪，隔膜良久。……殊不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迂。如果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循乎理、合乎辄，虽有万言之功历，犹独木之无本。……特请吾教名人硕士详加考证，将五功之渊理，中阿文分门别类编为一卷，名为《回教必遵》，吾教同人之士，人手一卷，俾作为教程启径之初步，庶不致渺茫无所顾，则吾教幸甚。^②

马果园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提倡经堂教育，培养出一批批懂得

①周希武：《重建西宁大寺碑记》，1922年，见马忠主编：《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②《回教必遵》马麒序言，油印本，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伊赫瓦尼经学的阿訇，再以宁海回教促进会的名义，把培养出来的这些阿訇派往各地清真寺，继续推行“伊赫瓦尼”。

除此之外，马果园亲自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讲瓦尔兹，宣传伊赫瓦尼主张等，吸引西宁地区的知名阿訇和伊斯兰教人士支持或拥护伊赫瓦尼。《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载：“西宁地区的一些知名阿訇，如尤奴斯、尕卜、北沿、尕果干等，经常慕名求教，不仅大力支持马万福的传教活动，而且积极宣扬伊赫瓦尼主张。”

除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这个中心基地之外，在1919年至1933年间的10多年中，马果园还先后在湟中的邦巴、鲁沙尔和化隆的群科等地的清真大寺内开学讲经，使这些清真寺也成为了伊赫瓦尼的重要传教基地。

在短短的十多年中，马果园就有了一大批忠诚的弟子。其中有后来被称为伊赫瓦尼新十大阿訇的马禄(字祥臣)、马顺天、马得宝、马云、尕张八、海必阿洪、大八哥、马哈比布(撒拉族)、韩尤奴斯(撒拉族)、马遇真；有后来在甘、青两省各地开学的马果园的四个儿子(马遇真、马遇道、马遇明、马遇德)和马世荣、马德庆、马永庆、马受庆。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成为了全国闻名的一座清真寺院。这座寺院，不仅是马麒家族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是伊赫瓦尼倡兴的据点，更是民国时期西宁及其附近经堂教育的中心。它的影响范围超出了西宁，远涉周边地区。

青海和甘肃河州(临夏)等地有清真寺约1000余座，这些寺院的开学阿洪有的由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选派，有的由东关清真大寺认可。仅1939年一次就向河州选派了10名阿洪。对各地开学的阿洪，则分期分批地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轮训，每期一年，阿林差的连续学3年至4年。结业后根据本人的阿林高低，优者分配到青海湟中县上五庄邦巴、鲁沙尔，循化街子，民和马营、川口，化隆群科，大通上治泉、塔尔湾以及河州等地的清真大寺开学，差者分配到小寺开学。由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决定各地清真寺开学阿洪的制度，从组织上保证了伊合瓦尼派的发展。^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果园的继承者，继续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推行伊赫瓦尼，这时候，教制、寺制、经学等方面发展得更加完备。突出的表现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青海全省及邻近地区所处的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马果园编著的《布哈里咱德》和马禄主持编写的《麦志来赛》被正式印刷并普遍分发至与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有关的各主要清真寺。

从马麒开始，伊赫瓦尼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伊赫瓦尼自然是青海伊斯兰教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教派之一。到了1949年，甘肃、青海、宁夏三省中，已经有了大量的穆斯林信教群众，解放初期有人统计过，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中，伊赫瓦尼派的人有100万。^②

阿訇马果园成名于西宁，扬名于国内外。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他（马万福）的德品之高尚，激动了更多数人的心，”“他的这种伟大的感动力，是他的主张成功的最好保障。”

中国伊斯兰著名学者王静斋称其为：“一代贤豪”，并评价说：“在今代回教文化史上打破旧记录者，当属甘肃马万福，此公虽不谙国学，而于改正本教旧误，发展回教新文化上，有极大的努力。西北阿訇之率真派，多出自此老之门下。一生虽无译著遗留人间，而务实立行，厥功甚伟。”^③

伊赫瓦尼在青海乃至西北的倡兴与发展，与马麒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马麒，也在支持伊赫瓦尼的过程中，为自己家族奠定了立足青海的绝对实力。伊赫瓦尼信众的基础支持，对马麒家族在此后的二

①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21～222页。

②参见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8页。

③王静斋：《喂！果园马老阿訇逝世矣——一代贤豪，生来值得》，另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8页。

十多年间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统治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 维护藏传佛教

二次重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过程中，马麒还成功处置了黄教圣地塔尔寺与“南川人民”争界一案，维护了黄教圣地塔尔寺的利益和尊严。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圣地，也是西北地区佛教的中心。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就出生在塔尔寺所在的鲁沙尔镇。公元1379年，塔尔寺依山始建。后屡经扩建，规模大张，占地面积600余亩，寺院建筑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坡上，殿宇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如虹。寺内僧人除却每日诵经之外，还钻研佛教历史、文学、哲学、医学、历法等知识。

1922年初，塔尔寺僧众与附近南川汉民就草地归属发生争执。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赛赤呼图克图等呈文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请求发给塔尔寺属田地、牧场的总执照。同时，塔尔寺还将此事呈报于北洋政府。

争执发生后，马麒认为，自己是北洋政府任命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不仅是青海回族的“父母官”，也是青海“蒙番各族”的管理者，于是他决定把这一碗水端平。另外，倘若处置不妥塔尔寺与南川民众之间的矛盾，势必会引发民族纠纷，甚至会波及藏区。

但是，因为宗教缘故，马麒又觉得自己直接出面，恐失公允，于是责成西宁道尹黎丹前去办理。黎丹接到马麒的命令后，为了公平公正地处置好这起重大争执，一遍遍奔赴塔尔寺，拜访僧众，查阅档案，翻看旧日界碑等等，最终还是用事实，说服汉族群众做出让步，维护了黄教圣地塔尔寺的权宜。

时至今日，在塔尔寺小花寺庭院的左侧，还矗立着一通汉文碑

刻。碑高1米6，碑首阳刻着“二龙戏珠图”。该碑立于中华民国十一年四月初九日。落款者是西宁道尹黎丹。^①

碑文讲述了塔尔寺所属田地牧场情况，也详细记载了塔尔寺僧人保护寺属林木草地的过程。此外，还历数塔尔寺的历史沿革，重申塔尔寺的四至地界，及呈请甘肃省政府发给执照的前后经过。

碑文首先这样陈述塔尔寺：“初建于前元年间宝贝佛降生之所。而西藏达赖、班禅、各东北蒙古佛等建立窝博，并各蒙古王公建修寺院讽经祈祷平安，最为注重之地。”

接着又提出：“且民国成立，首重黄教，各处蒙番寺产、牧界拟定条例，圣地方长官特别起护在案。”

塔尔寺的财产、牧界虽然有前朝的执照和碑记，但还是有人，“违背伊先祖之石碑，托求委员，强谋开垦。”正是因为如此，塔尔寺即以青海郡王、盟长去北京的时机，将其“困苦各请代达甘肃省长督军帅宪，赏发牧坡新照”，并说明“请谋开垦”之事之不宜。

碑文的后面，重申了塔尔寺属地的界限：“以上四至均系遵照雍正、乾隆年间总执照碑记内四至录列，并无侵占他人地界情事，理合登明。右照给塔尔寺阿嘉锡将呼图克图、噶勒旦锡将呼图克图，并法台、僧纲等执此。”^②

塔尔寺地界之争，就此结束。

不久后，塔尔寺派员来到甘边宁海镇守使署、西宁道尹府邸表示谢忱。这件事情之后，黄教圣地塔尔寺与青海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融洽了起来。

马麟对藏传佛教中的上层人士也流露出了极大的热情。青海藏区的古浪仓活佛、拉卜坚贡仓、智化、洛桑华丹、丹曲嘉措、夏鲁瓦等藏族学者，都与马麟多有往来，皆为所用。马麟在西宁主持办理蒙藏教育期间，这些大德高僧、文人学者都曾为之出力不少。特别是在黎丹编纂《汉藏大辞典》时，得到藏族学者助力不少。此外，马麟派遣

^①作者采访塔尔寺时见过原碑文；另见陈亚艳、先巴：《黄教圣地塔尔寺》，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

^②陈亚艳、先巴：《黄教圣地塔尔寺》，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朱绣于1919年秋天进藏时，古浪仓活佛就曾随行前往，为争取和平建立了功勋。

1923年10月，在英国人的挑拨离间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关系恶化，九世班禅为避争端，出走内地。1924年5月，九世班禅自西藏经柴达木抵达敦煌。北洋政府得知后，立刻致电九世班禅，表示欢迎，并且供给膳食住宿等经费。

马麒得知这一讯息后，电请中央政府，请允九世班禅驻锡青海塔尔寺。同时，派出一支骑兵部队，前去迎接。但是，时任甘肃督军陆洪涛，向与马麒不合，于是抢先派人到达敦煌，将九世班禅迎接到了兰州。

8月，九世班禅离开兰州，前往北平。马麒命宁海军参谋长李迺棠，派精兵100名，将九世班禅护送至平凉。^①

马麒与九世班禅之间相与往来，感情日益加深。1926年初，九世班禅派出亲信，来到西宁面见马麒，并在西宁设立班禅驻西宁办事处。4月，马麒派员前往北京谒见九世班禅，婉请九世班禅向段祺瑞提出设青海为特别行政区，九世班禅在段祺瑞跟前积极斡旋，但最终未获同意。

1929年1月，青海建立行省，国民政府考虑到九世班禅在青海蒙藏地区的影响力以及筹边政策的需要，任命九世班禅为青海省政府委员。

马麒主政青海的过程中，始终都是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与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上层的联络。马麒家族在军事上，侧重于依靠回族、撒拉族中的亲属；在政治上笼络各民族、各宗教的首脑人物。从而以军事为主导，以政治为核心，以军辅政，以政组军，双管齐下，收到了相辅相成、如臂使指的预期效果。其军事骨干，无不是百依百顺的至亲，他们报成一团，以维护封建世系的体统；对政治骨干，则不拘泥于民族和宗教信仰，凡是具有一定条件、各有所长的，虽彼此之间存在矛盾，但不足危害大局，且能逞其所能的，则尽可能给予笼络。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兴办教育 第八章

这是具有戏剧性的历史现象。

兴办青海的蒙藏回各族教育，为马麒赳赳武夫的人生平添了一抹耀目的亮色。主政青海后，马麒将办学与青海的开拓视为一体。“首以兴办教育为基础，次以振兴实业为后盾，”认为“教育以开通智识，使之民各有自治之能力，发爱国之思想，而成良好之国民。教育普及，民智日开，绝不至受他人之煽诱而叛祖国”。

宁海筹边学校的墙壁上，书写着“学生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读书不忘救国”等标语。这位边疆巨擘，首先在青海开办了蒙藏教育，继而又大举兴办回族教育，少数民族教育成就斐然，培养各族青年学子无数。

马麒支持黎丹开办“青海藏文研究社”，培养高级筹边人才，为最终解决西藏问题储备人才，并且发出了一项少为人知的举意……

■开青海近代蒙藏教育先河

杀伐半生的马麒也曾梦想着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儒将形象。他一度在会议上引经据典，却因引据失当，反而贻笑他人。据说初来青海任职时，马麒与西宁土绅聚会一堂，发表就职感言，当谈到对于青海的主政设想时，他说：“《论语》上说的好，齐家、治国、平天下，治理青海也就是治我们的家。”此言一出，台下土绅一片寂静，唯有马麒的政敌、青海办事长官廉兴讥消说：“马镇台，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于《大学》，你口误喽。”^①

无论马麒个人的文化修养如何，但他对兴办民众教育之事，用力颇著。在黎丹的建议下，马麒决定在西宁地区首先开办蒙藏教育。

马麒呈交给总统袁世凯的《奏筹办青海各项摺文》中写道：“现拟建设蒙番学堂一所，令蒙番头目遣子弟及部民聪颖者与商僧之通文理者入校肄习汉文，再选内地聪颖子弟已通汉文者杂入其中学蒙番文

^①作者在甘肃临夏田野调查时所采访到的，另据寓居西宁的马麒、马麟画师张继禄先生2010年所谈。

字语言，相互灌入……以练边才。”^①马麒向袁世凯提出，民族教育要增进民族间相互了解，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及进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

兴办教育是马麒在青海推行“殖边”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该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首以兴办教育为基础，次以振兴实业为后盾”。认为“教育以开通智识，使之民各有自治之能力，发爱国之思想，而成良好之国民。教育普及，民智日开，绝不至受他人之煽诱而叛祖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青海的蒙藏教育一时呈现出蓬勃之势。

黎丹认为，旧式民族教育客观上为增进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以及促进中华文明向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了解和尊重，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用汉语教学，很难引起少数民族的共鸣；加上在办学目的上表现出强烈的羁縻色彩，并随政事、军事之变化时兴时废，教育面很小，少数民族平民子弟没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故收效甚微。所以，力推蒙藏民族教育便成了马麒及黎丹之流的当务之急。

马麒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西部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康梁的百日维新，到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各种新思潮不断冲击着僵化、落后的西北传统社会。马麒逐步认识到，文化的融合，是消弭民族隔阂的一剂良药，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维护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

1913年，马麒将前清遗留下来的蒙古半日学堂，改为蒙番学校。这个蒙古半日学堂，原本只招收青海地区蒙古王公子弟，属于民族学校的范畴。马麒在这个学校的基础上，创办蒙番学校，然因得不到蒙古上层的支持，就读的学生寥寥可数。

1917年2月，马麒召集蒙番各首领举行会商，告以教育和文化之重要，倘不提倡教育，报残守缺，“一任泰西强国格削之、攘夺

^①马忠：《黎丹与青海》，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34页。

之、夷灭之，恐青海一隅，终非民国所有矣！麒乃召集蒙番各首领，告以故，蒙番首领极表同情，即于西宁城内开校授课，蒙者破之，陋者文之。”^①

1920年，学校改设为宁海蒙番学校，附设师范甲种讲习科。黎丹明确提出青海的民族教育要为“开化蒙番民族，增进宁海文化，启牖新知，养成优秀人才为宗旨”，显示出在汉族幕僚引领下，五四新风驰而西来，开始熏染青海边鄙之地。

民间至今仍把马麒力倡教育的事迹传说得绘声绘色。据说，有一天马麒乘马出城公干，在街巷里看见几个玩耍嬉戏的孩子，便对随从讲，把书包给这几个娃娃们发给，给我扭着送到学校去。

1925年，宁海蒙番学校附设中学班，将原设的师范讲习科，扩充为师范本科，学校更名为宁海筹边学校。宁海筹边学校隶属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朱绣出任校长。朱绣出任校长后，除普通课程外，还增设了边事、藏文课，还向学生讲授青藏历史、地理、宗教以及川藏、青藏交涉等问题，具有注重边政的浓郁特征。

宁海筹边学校的墙壁上，书写着“学生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读书不忘救国”等标语。校长朱绣在这一期间传播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想，对于启发学生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朱绣亲自为学生讲授边事课程，“每值讲述英人侵略西藏的罪行，慷慨激昂，情不能已。”又有书法家李德渊大书“光大民族、鼓铸国魂”八字以激励师生。“随之校内气象崭新，生动活泼，一时为各校之冠。”

1929年，青海建立行省。宁海筹边学校，又改为青海省立第一中学，附设师范本科。

“蒙藏教育的提倡，确有一段艰辛的历程，各蒙藏首领恐子弟人学会被留作人质，每年多以二三十两白银，雇佣汉族学生顶替，且有各王公千百户送礼行贿，请求免其子弟入学。思想的未开，源于固习，坚拒其子弟入学接受教育，实为不可思议的事情。”^②

^①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4册，兰州俊华印书馆1937年，第17页。

^②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第40~41页。

1924年，马麒还出资以自己的“锐威将军”封号为名，创办了一所锐威学校；幕僚黎丹，也出资以自己“无我金刚”的名号，创办了一所“无我学校”，从而在青海掀起了一个由社会贤达竞相创办私立学校的高潮。

马麒、黎丹所处的时代，中国的教育正在向仿照欧美教育迈进，课程设置从四书五经向自然、人文科学转变。受此影响，包括宁海筹边学校在内的青海当时的各类学校中，所授科目不仅繁多，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地域特征。各类学校根据各自的办学目标和宗旨开设了诸如蒙藏语文、国文、英语、生物、矿物、史地、乡土、边事、垦殖、测绘、畜牧、农业、地理、民族、宗教等科目。

为弥补藏族近代教育教材的匮乏，配合“双语教学”的需要，黎丹组织社会各方面、各民族的精英，以商务印书馆旧制中小学国文课本和算术课本为蓝本翻译成藏文，以安多藏语编印《通用藏语会话》，作为藏文教学课本。并采纳多位藏语言专家的建议，撰写了《实用藏文文法》教材。黎丹不仅是民族教育“双语教学”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双语教学”的忠实实践者。他把宗喀巴所著篇幅较短的一些论文，如《宝道开门》、《因缘颂》等首译为汉文，藏汉对照，刻印出来，作为学校及他本人“双语”学习的材料。

1929年以后，黎丹在时称蒙藏师范学校，进行统考，选拔人才。马麒派出官保加前往玉树结古镇以及柴达木马海，阿福寿、王本巴等人前往青海湖环湖地区，洛桑香趣等人前往青海海东地区……把他们分散在青海各地，筹办各地蒙藏教育，建立蒙番小学。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最终在三十年代初期，打开了蒙番民族教育的新局面。^①

据不完全统计，终马麒、黎丹一代，他们在青海培养“汉藏两通”人才800名之多。

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八月，宋廷在熙河路开办“番学”，开国家设立藏族教育的先河。然而，直到马麒、黎丹时代力倡青海蒙藏教育，并赋予时代精神，这一教育形式才焕发出了应有的生机。

^①吴均：《青海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546页。

■ 青海藏文研究社

在处置西藏事务的过程中，马麒、黎丹认识到了学习少数民族语文和边疆史地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遂产生了创办青海藏文研究社的想法。黎丹曾经感慨：“宋人尚且有如此远大目光、措施巨大，而时至今日，国内以及位居藏汉要衢的西宁地区，竟漠然忽视这一工作，没有这些设施，痛感愧对先民！”^①

1920年，西宁藏文研究社（后改称青海藏文研究社）成立。黎丹兼任社长，陈显荣、杨质夫、洛桑香趣、祁建昌、刘定奎、更登曲成、欧旺群丕等一时名流，被聘请为社员。而这些社员，大多为青海蒙番学校的毕业生。

为了使社员深入学习，在马麒的帮助下，青海藏文研究社的这些社员们，有人前往贵德县米纳塔寺学习，有人去同德县拉加寺学习，有人去塔尔寺学习。不仅如此，马麒还请来了古浪仓活佛，以及拉卜坚贡仓、智化、洛桑华丹、丹曲嘉措、夏鲁瓦等藏族学者，前来为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授课。

藏文研究社创办不久后，黎丹主持发起了《汉藏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巨制，黎丹组织社员与青海藏区学者数十人，历时七年完成了初稿。后来，为了便于使用，杨质夫在《汉藏大辞典》中节选出一小部分，编辑成了《汉藏小辞典》。1933年，新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对青海藏文研究社予以支持，出资出版了《汉藏小辞典》（上下两册）。

1928年春天，黎丹派杨质夫南京公干。期间河湟事变爆发，黎丹遂举荐杨质夫留在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藏文老师。这是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在国内大学讲授藏文的开始。

为便于藏语言文学的学习，藏文研究社还承担教材的编译工作，仅黎丹编译的就有宗喀巴大师著《宝道开门》、《因缘颂》和清代居·弥旁达瓦著《王道论》等佛学论著，以及《藏文会话》、《文成公

^①吴均：《吴均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544～545页。

主》、《猴鸟的故事》等通俗读物。

1934年，黎丹挑选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组成西藏巡礼团，得“蒋委员长之资助”^①前往拉萨。在西藏学习两年有余，探讨藏文经典，广结善缘，为推动汉藏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已故原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著名藏学家吴均先生生前曾说过：“这个兴起于青海，活跃与上世纪20年代的西部民间学术团体，虽由于成员凋零殆尽，研究成果几将湮灭无闻，但它在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曾增添了一些文化积淀，激励了一些人的心理定势。”^②

■创办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

晚清年间，西宁回族学校仅有一所，即西宁东关回民社学。1914年，这所学校被更名为西宁县立高等小学校。然而，该校办公设施极差，教员仅两名，学生不过五六十人。

1917年，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接受基生兰、邵鸿恩的建议，西宁县立高等小学校更名为同仁高级小学，以示在招收学生方面，不分民族，一视同仁。特聘邵鸿恩为校长，不断从兰州、西安、长沙、北京等地聘请教师前来任教。

同仁小学成立后，马麒身先垂范，将本家族子弟纷纷捆送到学校来读书。西宁士绅冶生禄、刘善、沈福隆、苏兆泉、何有、宋福贵、刘登和等人，曾经发起了捐产兴学的义举。

由于有宁海镇守使署的经费支持及士绅的资助，同仁小学得以扩建，有了操场，有了宿舍。马麒主持同仁学校修建完工后，对士绅捐产兴学的义举，进行了表彰。亲自为捐产甚巨的苏兆泉先生赠送了

①《监察院监察委员黎雨民生平事略》，青海省政府秘书处1938年12月编印，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②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第6辑，1980年，第80~85页。

“为善不倦”的大红匾额一块，以示感激。^①

马麒为了进一步发展回族教育，指派回族士绅米富贵、冶生禄、刘善、苏兆泉、田生芳等人筹备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1922年5月27日，经甘肃省教育厅批准，宁海回教促进会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成立，后经甘肃教育厅建议，名称改为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马麒出任该会会长，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教长马骏出任该会副会长。促进会以“促进回教青年学子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为宗旨，开展回族教育并宣扬伊斯兰教教义。会属学校课程除必要的文化课外，还加授伊斯兰教经义和阿拉伯文。

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成立后，马麒捐出办公地点一处。“地方经费方面先由马公捐助一份，另再由青海羊肠商捐助若干。因贩羊者，大多数为回族，所以他们愿意缴纳此等捐款。此即宁海教育促进会当初经费之来源。”

促进会成立的当年，即决议首先筹备建设七所清真小学。马麒以会长的名义，下达成立了七处筹备委员会，命令各处负责人积极准备。西宁负责人为邵鸿恩、田生芳；湟源县负责人为马步云、李耀庭；大通县负责人为韩生盛；贵德县负责人为马朝选；碾伯县负责人为马永泰；巴戎县负责人为马步芳；循化县负责人为董学南。此外，马麒还向相关七县知事、劝学所长下达命令，命令这些地方官员，协同各地清真小学筹备委员会设校办学，务期早日成立，而固国本。

青海回族教育促进会办学的初期，收效并不乐观。究其原因，“惟当时回族教育系草创时期，虽然有官厅督促，然民智未开，风气闭塞，一切设施因陋就简，未能完备，环境如此，积习难改。”

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是青海历史上第一个办学的社会团体。促进会成立不久后，在西宁、湟源、大通、贵德、循化、碾伯、巴燕戎格七县设立小学各一处。“马麒下达行政命令，通令回民子弟入学。当时回民不习惯送子弟入学读书，经宣道、说服、督促等工作，日有

^①《西宁东关寺学的兴起与发展》，见青海省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教育卷），2000年，第176页。

成效。这些学校，开始以招收回教学生为主，后来也兼收汉、藏学生，因势利导，其发展更为顺利”。^①

1929年，青海建省后，省主席孙连仲以回民不读书，不识字，主张扩大教育规模。遂以部下师长安树德取代马麒为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会长。安树德联合西宁士绅进行募捐，在西宁东关大寺附近修建了促进会的办公楼，内设回族女子小学一所。此时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改名为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为修建促进会办公楼，马麒率先捐资并发出倡议：

世界进化，万教争雄，凡我教徒，聆大公无私之教泽，循平民主义之遗训，而反不思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甘自暴弃，退居人后，又以往古相传之习，锢蔽自安，不图生存，遽论竞争，此吾人所引以为奇耻大辱，亟宜即起直追者也！同人等有鉴于此，特在青海省会创立回教促进会，尚拟推广各县，共谋发展，惟是规模虽巨，经费无着，筹思再三，苦无良方，不得已惟有吁愿我回教诸人推乐善好施之特性，作醒民济世之舟楫，庶凡我正大光明之教道，炳炳烺烺在竞争时代中，放一大灿烂之光辉，同九洲万国共享升平，是则本会有厚望焉。^②

为了能够说服青海各界响应捐资兴学，马麒慨然捐银1300两，“为促进会历年来最大一笔收入”。此后，青海省主席孙连仲捐洋5000元；青海省城防司令兼青海回教促进会会长安树德捐洋1500元；西宁东关民众捐银900两，捐洋674元；西宁东关商人捐洋44111元……

同年底，孙连仲、安树德等国民军将领纷纷前往中原，马麒继任青海省主席，任命冶生禄为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会长，继续推行回族教育。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

②马麒：《宁海回教促进会捐启附志》；另见马寅石：《青海省回教俱进会之沿革与近况》，摘自《突厥》杂志，1936年第3卷第1期，第26页。

身为青海省主席的马麒亲自作动员工作，陆续发动一些思想开明的回族家长，开始把女孩子送到学校读书。比如，这些女孩子中就有穆建业的妹妹穆建芳，刘雨村的女儿刘锦秀，马步英的妹妹等。

截至 1947 年，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在全省设有回民高小 220 所，初小 350 所，有教职员工约 800 余名。其经费来源，主要有青海省政府拨款、回族士绅捐款，此外还有羊肠税、皮筏税等税项下加征的税款。

附：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

第二条 本会以促进宁海回教青年学子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由宁海人员组织之。

第四条 本会急应进行事宜即筹备设立宁海清真学校。

第五条 清真学校办法，即按照教育部颁布学校章程外，并加授回教经文，如设立初级小学，即按照部章初级学校课程外，加授简单回文。

其他筹办高级小学及初高级中学一概类推。

第二章 入会会员及充任会长

第一条 本会会员不分界域，由五大民族充任之。

第二条 本会正副会长由回族中有声望、有品行者推举之，或投票选举均可。

第三章 本会之组织

第一条 设正副会长。

(甲) 正会长一员。

(乙) 副会长二员。

第二条 分干事股、文牒股、庶务股、会计股、调查股。

(甲) 干事股 干事主任一员，干事员四员。

(乙) 文牍股 文牍主任一员，文牍员三员。

(丙) 庶务股 庶务主任一员，庶务员三员。

(丁) 会计股 会计主任一员，会计员一员。

(戊) 调查股 调查主任一员，调查员四员。

第三条 由本会会员中选出有学识者，为本会劝学员，人数不拘一定，以便开导社会。

第四章 本会地点及开会日期

第一条 本会地点附设东关清真寺内。

第二条 本会每年在春二月一日开大会一次，设有特别事项，召集全体会员临时会，寻常事件每月曜日开会酌议。

第五章 经费

第一条 本会会员年纳会金大洋五角。

第二条 本会会员有募捐及筹划之责，经费由会计股经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一条 本会人员凡关于本会宗旨，教育方面，务实力进行不得藉本会名义，招摇事端。

第二条 本会会长纯尽义务。

第三条 本会职员暂尽义务，候有常年经费，再酌加薪金。

第四条 清真学校规程俟组织时再行酌定。

第五条 简章内设有未尽事宜，随时更正之。

生前没有著述留下，死后没有传记示人。不甚识文的马麒，除却用兵激进、手腕生冷之外，他还拥有着怎样的性情？寻常日子里，他还曾有过怎样耐人寻味的琐碎记忆？

高文远、陈秉渊，是民国时期的旧文人，也是历史的见证者。马麒的儿子马步芳就任青海省主席之后，他们两人分别担任过青海省政府秘书长、民国《青海日报》社长职务。

1980年代，高文远仍旧功过分明地撰写出了两万多字的《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一文；1970年代，陈秉渊先生完成《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一书，都不时地暗含着马麒颇为温情的一面。

■ 其一

1914年，大河家（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驻军头领马国良因故与当地保安族百姓发生冲突。为了求得生存，32户保安人在一位名叫叶哈雅太爷的带领下，决定秘密出走。

正逢春寒时节，这群保安人于“一天晚上，一心托靠安拉，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干粮，放弃家产，大门一锁，就拖儿带女，跟着叶哈雅太爷，秘密出发了。有的父母背着小孩，有的小孩被装在连子背斗中驮在毛驴上。他们西进积石关，踏着黄河右岸崎岖的山路逆水而上，从循化伊玛目河沿渡口坐船过黄河，向化隆拉曲滩走去……”

农历六月里，他们一行人走到了青海贵德县莫曲沟。

很快，这群背井离乡的保安人，就以他们的真诚争取到了贵德县当地一位藏族头人孙洪布的同情，并在这里安家落户。出于对这群难民的关心，当地藏族头人要将川里的耕地划拨一部分给保安人，而流落贵德的保安人，再三表示感谢后，却坚持要山坡上待垦的旱地。

至此，这群落籍贵德县的保安人，与当地藏民和睦相处，开垦荒

地，种植放牧。

这群保安人在第二故乡——青海贵德县扎稳脚跟后，原住地大河家、刘家集等地的保安人，也纷纷迁往青海贵德县。

时间到了1919年的春天，当时宁海军驻贵德县长官马元海，得知几年间已有大批保安人落难莫曲沟的情况后，遂向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作了汇报。

马麒听闻了保安人所遭遇的痛苦经历后，唏嘘不已。于是，他向马国良修书一封。书信中，马麒以婉转的方式对马国良进行了批评：“你们好比是老虎，老百姓是山林，你们把山林毁光了，老虎怎么生存？你们辖区的保安人落难贵德藏区，你们是怎么当官的？”^①

马麒的书信传至大河家马国良手中后，迫于舆论压力以及马麒的诘责，马国良联合大河家的士绅，转而通过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向流落贵德县的保安人发出邀请函，礼请他们重新返回大河家。

不久后，“青海官方转来了马国良与大河家的头人、各庄头人签名邀请在贵德县的保安人返回故乡的贴子，这贴子一式三份，言辞极为诚恳。此外，还有一些慰问品。”^②

在与当地藏民的难分难舍中，这群保安人离开了贵德县，重新返回了原居地大河家镇。

■其二

每值暮春三月换季时节，马麒都会制作大批白布裤褂，放在自己官邸的门前向穷人散发。如看见衣衫褴褛者，马麒都会馈赠一套裤褂。到了凉秋九月，他会收购一些羊皮褂子，仍旧放在官邸的门前，

^①据甘肃临夏州政协副主席马世仁(保安族)2012年3月5日所谈，他向作者提供了与之相关田野调查资料。

^②据甘肃临夏州政协副主席马世仁(保安族)2012年3月5日所谈，他向作者提供了与之相关田野调查资料。

见衣服单薄者，神情瑟瑟不振者，他会亲自发放羊皮褂子一件。

有一天，马麒遇见了一个频频来领衣服的人。于是，他温和地问对方：“你不是前几天刚来领了一套服装吗？今天又来了，实在不应该。需要的人很多，但每人都是一份，没有领两份的事情。”

那人回答说：“老师！我有位老父亲，年龄很大了，在乡村的家中，没有体力来城里，所以今天我来，是为老父亲领取一份，沾个您老人家的鸿恩。”^①

马麒听完说：“既然如此，你就拿一份回去吧！”

几天后，又有人第二次前来领取羊皮褂子。马麒又询问道：“为何反复来领取衣服？”

这位来人的回答更为离奇：“老师，我是山里人，我们山上有一座小店，庙里有一位年迈的老道士，他的年岁已经很大了，山上的冬天会非常冷，托您老人家的福，我带一件羊皮褂子回去，使老道士冬天温暖一些。”^②

马麒听完，连连点头，他笑着对来说：“很好！很好！就请你带一件好了，并代我问候老道士好！”

时间长了，重复来领衣物的人多了。侍卫就对马麒反映说：“老师，这些人爱占小便宜，其实，他们哪里有老父亲、老道长呢？这些都是欺骗您的话。”

马麒沉默了一小会儿，缓缓地说：“我发放赈灾衣服，其对象就是贫寒之人，他们说自己有老父亲、老道长，有无其人，只有他们心中清楚，我们无从知道其底细，但我信其有，绝不猜其无。万一，他们真的有老父亲、老道长，其孝敬与爱人的心，实在可钦可佩，自然要给带去一份，若果不给他带去，实在是失去了应实施的对象，那多么可惜啊！大凡作一件好事情，总要往好处想，不能向坏处猜。”^③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第45页。

②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第46页。

③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第46页。

■ 其三

马麒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他自己官邸的侧面，有一个很大的马厩。时常在这个马厩的旁边马麒放上桌椅，在太阳偏西黄昏来临之前，坐在这里。

和马麒一起坐在这里的还有马厩里的马夫。马麒和马夫们聊着天，倾听他们的家常琐事，有时候也会古今漫谈。久而久之，马厩外面的一些老百姓，也不自觉地就走了过来，马麒招招手邀请他们一起坐下来，参与“座谈会”。马麒与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马麒的这种亲民方式，令官邸里的一些官员们看不习惯了，有人很委婉地提醒他：“老师，您老人家是地方上的大员，君子不重则不威，实在不能与这些老百姓经常聊天。”

马麒听完后，耐心地对自已的属下解释：“如果我深居简出的话，对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以及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会无从知道。倘若把这些下属社会的人请来谈谈，可以得到很多在公务中没有了解到的东西。”

马麒又说：“把这些老百姓正儿八经地请到衙门去座谈，恐怕人家不会来，即便是来了也不敢畅所欲言。我和这些老百姓，坐在马厩的跟前，有了闲聊的时间，他们有什么心里话，很自然地就表达出来了。他们甚至可以无拘无束地走进我的院子里，很自然，很轻松。这样，我能够了解到我的老百姓在想什么，想干什么。我发现，这种方式，比讨论会什么的，更让我感觉到实际。”^①

■ 其四

马麒的宁海军，是以骑兵为主，步兵为副。每年农历四月起，宁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第49页。

海军都有放牧的习惯。

放牧季节，军中马粮便富余下来。马麒就将富余马粮转交给一位叫杨增培的商人，从其手中换出一批粮食来，再将这批粮食无息贷给种地的农民。

但是，到了还粮食的时候，有人能如数偿还，有人则只能还上一半，还有一些人压根还不起。主办此事的杨增培还发现，许多村庄、借贷人姓名都是假的。

杨增培向马麒汇报了此事，请求马麒处分。

孰料，马麒听完他的陈述后，不以为意。

马麒对杨增培这样说道：“借粮的人，都是贫寒人家，自己知道将来还不起借粮，就编造了村庄的名称，冒充了姓名，就这样领走了借粮。在青黄不接之时，做了糊口之用。借的粮食，不过是官家的仓粮，是军马节省的，马在牧场上吃得很好，没有亏待军马，贫寒人家也渡过了青黄不接的困难日子，现在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完全可以一笔勾销，你不再追缴好了。”^①

■其五

1925年，冯玉祥国民军大批进驻陕西甘肃两省。

甘肃地域虽广，但却是当时有名的贫瘠地区，冯玉祥大军的进驻，加重了老百姓的负荷。当年甘肃大部分地区又发生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干旱，尤其是以兰州辐射半径二百公里的地区，干旱现象尤为严重。

1926年饥馑袭击全甘。但是，西宁地区因为禁种鸦片，并奖励开垦，注重农时，且雨水及时，农作物收成可观，因而仓廩充实。

^① 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44～45页。

面对甘肃灾情，马麒颁布了三项措施：

(1) 开放粮禁。多年来，西宁地区之食量，以供应西宁地区为优先条件，若无政府的许可，不许向境外贩运，以充足当地民食。今年甘肃粮食仓库严重缺乏，允许开放粮禁，准予运送粮食到兰州，以资纾解。

(2) 临近西宁地区的甘肃灾民，进入西宁辖区后，甘边宁海镇守使署，供应大量“炒面”。

(3) 开放社会施粥。每日清晨在各社仓院子里施粥，供给当地贫民以及外来饥民。^①

以上三种办法，除纾解兰州粮荒之外，东自定西、静宁之饥民，以及河西甘州、凉州、永登之饥民，涌入西宁地区就食，饥馑得以缓解。马麒禁止种植鸦片，注重农事，奖励开垦的工作，此时发挥了切实的效用。

■其六

马麒就任甘边宁海镇守使之后，遇上了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情。湟中县扎麻隆乡，汉族百姓因为引水灌溉，希望迁走回民群众的坟，从而引发了当地回汉之争。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汉族士绅为了平息争端差人跑到西宁，寻找帮助。黎丹得知缘由后，带着汉族士绅找到了马麒。马麒听完陈述，表示三天后亲自去现场予以解决，同时要求双方绝不可动武。

三天后，马麒带着水利专家和护兵，来到了事发地。在实地勘察了这条沟渠之后，马麒召集回汉百姓发表讲话，并称这条渠的开凿是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43页。

非常有必要的。

他用商量的口吻，当众与几户回民墓主进行交流，希望回民墓主能够识大体，顾大局。马麒三言两语感动了这几位墓主，并表示愿依马将军之意行事。当场，马麒就向几户回民墓主发放了迁坟经费，并再三表示感谢。

坟迁了，渠通了，为了彻底平息回汉日后的纷争与纠葛，马麒遂在迁坟地立下了一块碑文，上书“取水活民，军门作证”八个大字。据说，这条渠修通的当年秋天，河道两岸的回汉两族百姓的大片庄稼都获得了丰收。^①

再后来，人们把这条渠道取名为团结渠，沿用至今。

^①采撷自西宁民间。

马麒雄心勃勃，他联合马福祥、马廷勳、马璘、马鸿宾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甘肃督军张广建发难。将其予以驱逐，并且提出了“甘人治甘”的政治主张。自此，包括马麒在内的“西北五马”，闻名于世。

新任甘肃督军陆洪涛，窃取了“五马驱张”的政治成果后，与马麒处处掣肘，随后又发表了《回汉世仇说》，对西北回族诸位马姓军人进行攻击，引起地方回民的强烈反感。马麒针锋相对，发表了《辩驳陆督军宣言甘肃回汉世仇电》，以和平的方式予以抨击。

与新任甘肃督军陆洪涛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旷日持久。马麒向北洋政府提出了甘肃督军的三个人选——“新疆督办杨增新、江苏省长王瑚、绥远都统马福祥，三人得一，均能扶危定倾，出民水火。如使军民兼任，必可完全负责。再以陆氏改任他地，庶几人地相宜。”

■驱逐甘督张广建

1920年，西部政治的舞台上马麒头角峥嵘。

此前发表艳电、遣使进藏，为他赢得了国内各界的赞誉与支持。这一年，马麒前所未有地萌生出了对于边疆事务更大的热情。他期待着真正懂边事、能够兼顾整个甘肃地方民众诉求的贤明长官，前来主政甘肃。至此，他与上司甘肃督军张广建之间的矛盾便无可避免。

这一年，直皖战争爆发，各地皖系督军成为攻击和驱逐的对象。甘肃的皖系督军张广建开始在兰州组织力量，修建防御工事，准备对来犯之敌予以抵抗。

张广建督甘七年，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增加了老百姓极重的负担，导致民不聊生。这七年间，甘肃无人敢与其为敌，张广建遂放手任用安徽籍同乡亲信，推行军阀暴政。他们滥征赋税，征收鸦片走私贩运，搜求名画古玩，不惜冤狱陷害；贪赃枉法，上下成风；起用封建余孽，恢复旧礼教，在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过程中，积极响应配合，祭孔易服，无不激进表演。^①所以，在张广建主政甘肃期间，甘

^①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肃大小军阀，趁机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在甘肃，官兵们中流行这样的歌谣——

拉住富汉要银子，
拉住穷汉补名字，
为了姑娘攻堡子。^①

这年秋天，张广建派遣属下亲信，将自己督甘七年间所搜刮的财物，用马车经宁夏转运北京。结果，赃物途经宁夏时，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将其悉数扣留。

张广建闻讯后，从兰州派人前往宁夏说情，请求宁夏护军使马福祥能够高抬贵手，但却遭到了身为下属的马福祥严厉的拒绝。同时，马福祥还公开要求张广建公布在甘肃担任督军七年间的财政收支。^②

此时，甘肃地方武装掌控在八位镇守使的手中，他们各自拥有地盘，豢养军队，割据一方，互不相属。他们分别是：陇东镇守使陆洪涛、陇南镇守使孔繁锦、肃州镇守使吴桐仁、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凉州镇守使马廷勳、甘州镇守使马璘、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史称“甘肃八镇”。

甘肃八镇军阀中，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交游广泛，视野开阔，与晚清遗老、北洋首脑相交甚好，并且深得北洋政府中枢的信赖与器重。因而，在甘肃八镇中，马福祥的军政实力最为强悍，次为拥有广袤青海军政控制权的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

当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截留了甘肃督军张广建的财物后，坐镇青海的马麒，也意识到驱逐在甘肃的皖系军人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与宁夏马福祥互通声气，蠢蠢欲动。在马麒看来，马福祥是甘肃督军的合理人选，于是，马麒决定赶走甘肃督军张广建，拥戴马福祥出任甘肃督军，实现“甘人治甘”的政治主张。

^①宋干臣：《我所知道的马福祥》1961年，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第11页。

^②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83年，第87页。

1920年12月8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凉州镇守使马廷勤、甘州镇守使马璘，这五位马姓回族军阀，纷纷派出代表，齐聚宁夏银川，召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甘肃公民大会”。在三天的会议上，大家纷纷揭批甘肃督军张广建在甘肃七年间的种种恶行，一些代表极力要求以武力予以驱逐。

不仅如此，甘肃其他各汉族镇守使也纷纷附和。银川举行的“甘肃公民大会”结束后，于12月27日，马福祥、马麒、马璘、马廷勤、裴建准五人联名向北京发电，提出撤换张广建。电称：

迭经电呈甘民困苦情状，及张广建凶残暴虐行为，请予解免其职权，明令严惩以谢甘人，当将此意详告各界，静听解决，不意天怒、人怨、灾害并生，地震成灾，全省殆遍哀鸿，在泽伏蟒，在山险象环生，不可终日。

设有不虞，根本动摇，虽肆张氏于市朝何补？甘局之安危，近闻报载多以争督为言，竟将祥(马福祥)等光明磊落为民请命之初心，传为权利竞争好官自为之谬谈。查祥前俯义师誓师救国难，虽并无若何希冀，惟羞于张广建爪牙荼毒甘民七载以来，水深火热殷鉴不远，目击心伤。

现，祥等已决定俯顺舆情，与张氏脱离关系，各率所属文武将吏维持现状，恳请政府迅命张广建，严令其交出历年来吞食公款，得办善后而赈灾黎，并免去督军一职。消除民治障碍，另简派贤能长甘，补救残局，为人民谋求幸福，为国家策治安。^①

面对甘肃地方军人的炽烈火焰，北洋政府在此时却保持了缄默，并没有予以积极回应。

民国建元后，包括马麒在内的西北诸马，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当他们联合起来驱逐甘肃督军张广建时，北洋政府军政界这

^①《甘肃军界与张广建——五镇守使之通电，宣告与张脱离关系》，见《大公报》1920年12月30日，第二版要闻，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典藏室存。

才意识到了他们所凝聚起来的力量。“从此，国内各界的电文署名，对他们便以‘西北五马’为代称，并且长期沿用。五马的联合，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从此以后，无论任何人凡是涉及到西北的事务，无不顾及和在‘五马’的态度”。^①

起初，甘肃督军张广建并没有去职的意思，反而加固兰州城池，调兵遣将，准备抵抗来犯之敌。马麒、马福祥等人见状，决定以武力解决。“西北五马”的兵力部属是：马麒的宁海军从西宁出发；甘州镇守使马璘、凉州镇守使马廷勣所部，从凉州出发；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所部由宁夏进发，三军会师于兰州城下。

各路兵马纷纷出动后，马福祥在宁夏官邸中询问身边人：“此次驱张，外面有啥反应？”

身边人回答说：“将军此举，知道内情的人，说是为民除害，不知内情的人，则会认为，回回又造反了！”^②

马福祥听完后，斟酌再三，当即电令自己的先锋将军马鸿宾，停止前进，扎营中卫，等待命令。马福祥其人，常以维护民族和睦来标榜自己，此时，他担心出兵兰州后，一旦战争爆发，或会演变成民族纠纷，于己于马麒诸人皆为不利。于是，12月24日，马福祥又与马麒电报磋商后，改武力进攻为以和平的方式向张广建施加压力。

几天后，甘肃督军张广建，在一片声名狼藉中，离开兰州，前往北京。后来，经北洋政府从中斡旋协调，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始将张广建的赃物放还。这时候，北洋政府尚且没有明令撤销张广建甘肃督军一职，但“西北五马”驱逐甘肃督军张广建之目的已经达到。然而，甘肃督军的位置已经空悬，对其的争夺空前激烈起来。

^①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②马廷秀：《百年见闻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介入陆马之争

马麒在决定联手其他回族各镇军阀对抗甘肃督军张广建之前，也曾觊觎甘肃督军的位置。然而，却遭到了幕府成员黎丹、李迺葵、周希武、朱绣等人的反对。

黎丹认为，能够出面主持甘肃军政者，最为合适的人选应该是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于是，马麒转而拥护同是河州籍马姓军阀的马福祥。

张广建卸任离开甘肃后，甘肃督军，这一看似本该由“西北五马”来享受的“政治成果”，却突然引发了甘肃八镇回汉两派军阀之间的激烈争夺。

甘肃督军张广建离开甘肃前，曾将甘肃督军印信留在了陇东镇守使陆洪涛处，此外，张广建还在北京极力推荐陆洪涛出任甘督。而陇东的汉族军阀也称，八千陇东将士要用武力送陆洪涛赴兰州赴任。

当时，甘肃汉、回八镇军队中，以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督甘具有相当的威望，呼声最高。但是，自诸马要求“甘人治甘”的通电发出后，陇东镇守使、汉族将军陆洪涛却垂涎甘肃督军的位置，不甘落后，教唆部下分统张兆钾发出通电，内有甘肃过去汉、回两族结成世仇，决不同意马氏督甘。如果坚持到底，陇东有三十六营汉族健儿，誓与周旋到底。同时，又借助陇东民众的名义，致电北洋政府，反对马氏督甘。

很快，围绕甘肃督军之位，形成了甘肃回、汉军阀之间的对峙。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陇东镇守使陆洪涛、肃州镇守使吴桐仁、河州镇守使裴建准，迅速结成同盟，他们放言要以武力拥戴陆洪涛前往兰州，就任甘肃督军。

一时间，双方声势滔滔，剑拔弩张，甘肃战事一触即发。

为了不失去这次晋升的机遇，马福祥亲自出面与北洋政府进行

联络。他对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说：“福祥束发受书，敬恭桑梓。乙未河湟变起，团结汉藏，毁家纾难。辛亥革命，支持共和，拥护中央……”。^①

总而言之，马福祥在电文中极力说明自己在西北是久孚众望，担任甘肃督军是受之无愧的。

同时，马福祥还派出自己的儿子马鸿逵，前往北京斡旋。马鸿逵通过父亲的义兄好友、慈禧太后时期的大太监小德张，在徐世昌的跟前为马福祥竭力说项。小德张、马鸿逵先后拜访了曹锟、张作霖等人，曹锟与张作霖，也欣然答应支持马福祥督甘。

为了早日解决此事，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征询了西北回族宗教界颇有声望的马元章的意见。马元章致电徐世昌，明确表示极不赞成马福祥督甘。马元章说：“要想西北回民安居乐业，愚见还是陆公（陆洪涛）最适宜，而当地人当当地官，没有不培植私人势力的，此千古通例，祈总统明察”。^②

显然，马元章对于“甘人治甘”的政治主张，是持有反对态度的。相比之下，马元章更希望能够由江苏铜山籍人陆洪涛出任甘肃督军。北洋大总统徐世昌对于马元章的来电极为重视，这封电文对于马福祥出任甘肃督军增加了不利的因素。

陇东镇守使陆洪涛，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炮科，与段祺瑞、王占元等人是同窗。清朝末年，陆洪涛来到甘肃担任新军教员，一步步走上了陇东镇守使的位置。

陆洪涛野心勃勃，为了成功出任甘肃督军，他在与马福祥争夺甘肃督军的关键时刻，居然扬言：“甘肃汉回世仇，如果中央不顾及舆情，演成事实，我等将率部周旋到底。”^③

在陆洪涛一派的汹汹攻势下，马福祥决定主动退出甘肃督军之

①宋千臣：《我所知道的马福祥》，1961年，青海省图书馆藏，第18页。

②马廷秀：《督甘的失败》，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③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争。而马麒派往宁夏的全权代表朱绣，慷慨激烈，语调高昂，不断地鼓动马福祥起而争之。“马麒派来的代表朱绣，他毫不客气地当面讽刺宁夏护军使马福祥软弱退让，失机寡断，不符合群众愿望，令马福祥奚落难堪。”

“但是，马福祥没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始终坚持和平稳健的立场，息事宁人。”马福祥对各地各界代表发表讲话说：“从前清担任军职，地位优越，于愿已足矣，甘督问题自当服从北京政府命令决定。本人毫无成见，不愿为争个人权利而引起回汉两民族之间的恶感，轻启衅端。万一兵连祸结，陇上糜烂，不但对不起九百万同胞，也对不起历代良善的先人。”

“在勾心斗角的危急关头，马福祥的言论，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时间不长，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也感觉自己行为和言论过激，于是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强硬态度，向马福祥致电低头；同时，镇守使张兆钾也发来电报，向马福祥承认错误，引咎道歉。”

1921年1月，马福祥被任命为绥远都统，其侄马鸿宾继任宁夏护军使。虽说马福祥未能实现督甘的理想，但他却在无意间将绥远、宁夏连成一片。北洋政府用绥远都统一职对马福祥进行了小心翼翼的安抚，马福祥也自觉妥当。

陆洪涛在一帮汉人军阀的拥戴下，如愿以偿，出任甘肃督军。其部下张兆钾继任陇东镇守使一职。

马福祥接到北洋政府对他的任命后，多次致电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向马麒诉说自己的苦衷，并明言：“督甘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福祥在今天辜负了各家弟兄的帮衬与抬爱。我之所以会放弃争夺甘肃督军一职，只是愤慨于现任督军陆洪涛为当上甘肃督军而卑鄙地提出了回汉世仇一说。从清代乾隆年间至今，我们回民经受的灾难与痛苦实在是太多了！我与陆洪涛一旦开战，回民就会因我而再受误解！”

1921年春节过后，马福祥自宁夏准备赴任绥远时，正惆怅于麾下缺少兵源，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派长子马

步青带领上千兵马，来到马福祥身边效力，以为支持。

在马麒等回族军阀的支持下，马福祥挥师东进，顺利就任绥远都统。若干年后，马福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全权代表国民政府处置边疆事务，他对偏居青海一隅的马麒，给予了诸多有力的帮助。

■ 对抗陆洪涛

甘肃政治斗争的漩涡，并没有就此平复。

马麒不甘心陆洪涛就任甘肃督军。在几经抉择后，他秘密致电凉州镇守使马廷勤，要共拒陆洪涛接任甘肃督军。二马秘约后，马麒派宁海军自享堂出发，马廷勤派兵出凉州，两路兵马沿着黄河南北两岸，准备武装拦截陆洪涛。结果，陆洪涛的部队已经抵达兰州，且兰州士绅一致拥护陆洪涛督甘。马麒、马廷勤在当时的情形下，迫于舆论压力，再次接受绥远都统马福祥的和平宗旨，转而偃旗息鼓，撤兵返回。

自此，陆马两人公开对峙。

新任甘肃督军陆洪涛，对于曾经反对自己的马麒处处钳制、予以报复。而坐拥青海的马麒，对于新上司陆洪涛，自然是当仁不让。

陆洪涛为反击马麒，呈电北洋政府极尽挑拨之能事，大肆传播回汉世仇的誓言，表示自己深恐回民强盛后，对国家在西北的统治不利。他说：

甘肃种族复杂，爪牙四张，每遇中原多故，有触即发，实根据数百年相承之历史。最近如前清同治年癸亥、光绪乙未，演成流血惨剧，汉民被难，动辄数万家。事实彰彰，迄今城邑凋蔽，庐舍邱墟，户口萧条，生计匮乏，道路相顾以目不敢明言谁何。凡稍知甘情，涉足甘境，均能知之，能言之，非（陆）洪涛一人之私言也。近因中央

政变，宁海各镇始则欲因利乘便；听绥马（绥远都统马福祥）之教唆，声言派兵援助吴佩孚巡阅使，纠合族类，整肃军事，嗣因大局渐定，又复由绥马散布谣言，捏造黑白，任意挑拨。

本月以来，迭据士民奔走相告，导河（县）一带向为彼族根据地，上下五堡，皆有应门之募，丁壮络绎，日日不绝于道，居民惊惶，妇孺转徙，异口同声，谓绥马将来掌甘，回镇约为内应。彼族握政，吾族将无天日，大祸即在目前。夫以左文襄公（左宗棠）之雄略，挟其戡乱余威，经营有年，仅能幸免，无事苟且相安。民国以来，有拟以回制汉，兵权滥假，遂令八镇中回族已占其四，且各挟其诛，求无厌之野心，对上收赋税，敲剥掠夺，惨不忍闻，每年卖儿鬻女以供苛敛者，不下数千家，此皆事实，无可讳言。仅持此空名之军民长官，上托中央威德，下尽调护之苦心，抚慰疮痍，弥缝疏漏，稍可补救于万一。”^①

在陆洪涛的鼓动下，甘肃汉族实力派军阀则要求北洋政府“真除督军，绝觊觎之望”，“各回镇之借端要挟，实中央自失其威信，有以使然也。”有人甚至还建议北洋政府，要尽快削弱回族军事力量，对于新任的宁夏护军使马鸿宾“速谋他调，否则终为甘肃腹心之疾。”^②

然而，北洋政府顾及到西北马家回族地方武装力量的现实状况，始终不敢轻易有所举动。陆洪涛就任甘肃督军，本是北洋政府的有意安排，为的就是防止马家回族实力派尾大不掉。

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针锋相对，致电甘肃各界，发出了《辩驳陆督军宣言甘肃回汉世仇电》。^③马麒在电文中措辞严厉地批驳了甘肃督军陆洪涛，同时还特别强调回汉两族和衷共济的必要性。在电文他曾这样说到：

①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1～82页。

②西川：《马鸿宾传》，内部资料，兰州大学马世英提供。

③马麒：《辩驳陆督军宣言甘肃回汉世仇电》1921年，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另见《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第82～83页。

彼陆某因政治上之关系反对个人言论自由，夫谁得而干涉，若乃挟仇视异种之见，以挑拨甘肃回汉之恶感，而貽祸地方，则麒（马麒）有誓不能承认者。……敝族自唐时入处陇右，千余年来渐于汉族同化，其间虽尝因互相猜疑，偶起冲突，然未尝不始见以兵刃，终相忘于江湖，此盖世界万国合复种为一邦者所必历之阶段也。况中华民国以五族组成，明明载在法约，一视同仁，岂可自分畛域。

改革（民国建元）以来，麒与翰如（马安良）、云亭（马福祥）诸公，肩负保卫桑梓之责，对于治军治民无不力持公平，所日夕矜矜者，唯是化除意见，联络感情之为报。所幸诚意相孚，汉回日形水乳。

回汉世仇之誓言，不独甘肃回人所不能承认，想汉人亦绝不能承认。

麒为尊重约法起见，为保护人权起见，不得不大声疾呼，正告我九百万甘肃同胞曰：吾甘回汉相安已久，万不可轻信个人之邪说，自扰陇上治安，诸公洞明时局，爱护桑邦，对于陆电之是非，必有卓见。

发表了《辩驳陆督军宣言甘肃回汉世仇电》之后，马麒与甘肃督军兼省长的陆洪涛的政争开始扩大，双方的对抗进入白热化状态。甘肃督署所下公文到了西宁后，马麒拒不受理，直接扔进纸篓里；所有有关青海上报甘督的请求，都改变行文方式进行传递；陆洪涛对于西宁的文件往来之高阁，愤怒的马麒截留青海各项税收，人事罢免与财政管理均脱离陆洪涛节制。

在兰州的陆洪涛羽翼渐丰，企图一举吞并马麒，但马麒也不甘示弱，他与凉州镇守使马廷勤结成同盟共进退，对兰州形成了围攻之势。宁海军中的少壮派，年轻气盛，个个摩拳擦掌，立倡并敦促马麒以武力予以征服。马麒得到内部声援后，也加紧与凉州镇守使马廷勤积极联络，双方采购大批军火，武装部队，以防不测。

新任甘肃督军陆洪涛见状，毫无办法，只好偃旗息鼓，打消了武力征服马麒的心思。

1921年春天，甘肃督军陆洪涛下令陇原大地开放烟禁，并且派出官兵，遍地征收烟亩款，用以接济军费和甘肃督署行政开支。陆洪

涛的命令，传至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时，遭到了马麒的严厉拒绝。颇为恼火的马麒认为，青海万万不可再种鸦片，若是鸦片之禁在青海大开，“青海数百万人民，耕地少而放牧多，南迄玉树，北至柴达木，皆恃西宁为粮源，种烟则饥，饥则蒙番铤而走险，乱机一萌，新疆、西藏，实必牵动，英俄乘机，后患无穷”。^①

在抵制陆洪涛命令的同时，马麒与幕僚黎丹、周希武诸人制定颁布了与甘肃督署恰恰相反的政策，在青海境内广为推行较之以前更加严厉的禁烟令：^②

（一）十人为一保，互相警戒，其中一人犯禁，十人受罚。

（二）家中私藏鸦片与烟具者处死。

（三）官吏受贿不报者，削其官职。

“疆吏（甘肃督军陆洪涛）唯利是图，公（马麒）则顾全大局，义不苟同有如此”。^③禁烟令公布后，马麒还亲自说服了幕府成员、宁海军参谋长李迺棻禁吸鸦片。从此，禁烟令风行青海，号令森严，凡种烟、抽烟者都胆战心惊，其禁烟成效显著，使西宁成为甘肃省唯一肃清烟毒之区。马麒抵制上司压力，与幕府成员坚决禁种鸦片的举措，在青海民间留下了政绩惠风。

其实，早在“清朝末年，甘肃境内便大量种植罌粟。西宁道属七县，除丹噶尔、大通、巴燕戎格三县地处高寒，不适合种植罌粟外，西宁（包括今湟中、平安、互助）、碾伯（包括今乐都、民和）等县水地，多种罌粟，少种谷类。据当时计算，西宁每年产烟土七百余万两，征收烟税银二十万两以上。”^④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39～40页。

②马忠：《黎丹与青海》，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34页。

③黎丹：《青海省政府主席马公阎臣墓志表》，见马忠主编：《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④《马麒禁种鸦片》（公元1915～1916年），见《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8～288页。

民国初年，甘肃八镇划地割据，不相统属，为了扩充军备，他们往往收取烟税补充军需粮饷。一些镇守使为了支持军需，竟悍然下令农民铲除禾苗，改种罂粟。地处河湟的西宁地区，遍地罂粟花竞相开放，人民苦不堪言。而在当时，西宁地区的文武官吏、工农商绅，无论男女、甚至乞丐，很多人都吸食成瘾。城市盛于乡村，汉民盛于回、藏，相习成风，靡费钱财，损坏健康，直至倾家荡产。

早在1913年，幕僚黎丹就曾向马麒建议：西宁道属各县，应该严禁罂粟种植，改种粮食作物。马麒应允，予以执行。

1915年，北洋政府下令禁烟，西宁道更是雷厉风行，但凡田地里罂粟花盛开，马麒便会派出马队践踏，并向主人予以重金处罚。当时，马麒叹息优质兵源缺少，实力有限，不能深入青海南部地区，于是表示：“烟款宁肯不收，毒卉绝不容留”。^①当年便下达命令，西宁道所属各地严禁种植鸦片，一律改种粮食作物。

到了1918年，西宁地区的烟苗基本禁绝，粮食逐渐增加，吸食鸦片的人亦逐渐减少。

在马麒的治理下，“民国十年以来，陇上大弛烟禁，宁海（指青海）全境，不见一株毒卉。”军阀与鸦片共存亡，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颇为讽刺的一幕。而马麒厉行禁烟，这在当时国内军界来说可以称得上是独树一帜。当时，甘肃省其他地区仍然种植鸦片，外地来西宁的人，一入享堂，见田野遍种粮食、蔬菜、瓜果，没有烟苗，啧啧称道：“西宁道为一片干净土！”^②

1932年，民国女作家林鹏侠在西北考察时，曾这样描述过青海：“自入青海境内，风物顿殊，似换一新世界。人民强健，家家各安其乐，有太平盛世景象……乃觉感观一新，此邦建省甫四年……然在千疮百孔之境内，土匪绝迹，烟毒扫尽，纸币不滥发，年粮不预征，贪污赌博之风不生，熙熙和和，各安所业。内地各省，少有能与之比拟者”。

^①《马麒禁种鸦片》（公元1915~1916年），见《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8~288页。

^②《马麒禁种鸦片》（公元1915~1916年），见《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8页。

同一时期，《申报》记者陈赓雅也来到西北考察，他在西北观察道：“青海原为边省之一，文化虽较落后，然途中所见佳象，颇有一述价值。青海境内，不种罂粟，际兹西北各省，财政枯竭，竟以种烟收税、借资挹注之时，乃青海竟无毒卉一株，诚属难能可佩。倘能更进一步，禁运禁吸，造福地方人民，尤非浅鲜，此佳象一。”^①

而陆洪涛却在甘肃大开烟禁，徒授人以柄。1921年5月24日，马麒领衔致电北洋政府，措辞严厉地批评陆洪涛，并向北洋政府举荐他人治理甘肃。“陆洪涛以首挑恶感之人，暂护甘督，各镇至今未通公牒。即与彼表里为奸之地，遍种烟苗，加税增兵，行动自由，俨然同化外，亦不能以申禁令。今中央为甘肃安危，任命新督莅任，以图善后，而资补救。顷闻蔡督军已任陆军总长，应请另简熟谙边局，爱甘如己之贤员，迅速履甘，匡救危局。”^②

马麒向北洋政府提出了甘肃督军的三个人选——“新疆督办杨增新、江苏省长王瑚、绥远都统马福祥，三人得一，均能扶危定倾，出民水火。如使军民兼任，必可完全负责。再以陆氏改任他地，庶几人地相宜”。^③

为了击败陆洪涛，马麒派出幕府成员朱绣率队前往北京，斡旋于北洋政府，积极展开倒陆活动。马麒的反手一击，致使陆洪涛在兰州坐卧不宁，陆督军也派出代表，携带密信和重金前往北京活动，以巩固自己在甘肃的地位。

马麒联合甘肃各回族镇守使拥戴马福祥出任甘肃督军，并与甘肃督军陆洪涛公开对抗，表现了民国初期甘肃地方军阀之间激烈的权利斗争，以及地方封建势力之间的派系倾轧。甘肃的回族领袖人物中，马安良逝世后，除马福祥之外，马麒的声望最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于是，他在马福祥去绥远赴任后，要造成一种脱离甘督，与甘肃督军陆洪涛平起平坐的政治局面，迫使北洋政府承认。

①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②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③王正儒：《马福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为了彻底摆脱甘肃督军陆洪涛的节制，也为了适应青海区域发展的要求，马麒认为，为今之计，只有使得青海划为特别区或是建立行省，才是走出眼前尴尬境地的有效办法。

1921年夏天，马麒与幕僚黎丹、李迺棠、周希武、朱绣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联名呈请北洋政府，建议将青海地区仿照热河、察哈尔、绥远成例，划为特别行政区，完全脱离甘肃省节制，并设护军使或都统。同时，马麒也提请北洋政府，授予他全权处置西藏事务的权限。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马麒派出参军朱绣为代表，再度前往北京、洛阳等地进行活动。朱绣向吴佩孚提交了《经营青海意见书》，冀求获得支持。然而，此时的吴佩孚正在企图统一全国军政，无意顾及偏远的青海，遂向马麒索捐军费30万为代价以此拒绝马麒所请。对此，马麒颇感生气，不予理睬。

甘肃督军陆洪涛得知马麒正在努力促使青海建省的消息后，颇为担心，即刻向吴佩孚解送军费10万元，军马4000匹，以及大量皮毛制品。这样一来，马麒的青海建省之梦，一度停滞。

这年年底，甘肃督军陆洪涛通过甘州镇守使马璘，再次向马麒说和。马麒听从了黎丹的建议：“甘督权利所在，不如虚与周旋，以待时机。”从而，马麒与陆洪涛之间相互对立的局面，从表面上有了很大的缓和。

1922年7月，甘肃省议会议员十多人，因为有事要与时任甘肃省长潘临皋相商。结果潘省长的护兵进行阻拦时，将这些议员殴打一顿。事发后甘肃议会议员群情激奋，兰州士绅对潘省长以及督军陆洪涛表示严重抗议。马麒在西宁闻讯后，即刻致电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杨思，进行慰问。陆洪涛得知马麒与甘肃临时议会议长杨思等人往来密切，便转而对潘省长进行斥责。为了不给马麒留下口实，陆洪涛只好说服潘临皋卸任甘肃省长职务，以消除各方影响，也给马麒一个交代。后来，卸任的潘临皋在北京致电兰州友人时说：“甘肃系旧游之地，绅民并无反感。所惧者魏总制（明朝大宦官魏忠贤）耳。”^①意在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30页。

影射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以泄心头之愤。

在甘肃省长潘临皋去职一事上，足以看出甘肃督军陆洪涛在处置与马麒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成分。也可以想见，此时的马麒，在青海地区乃至整个甘肃地方上的影响力，已是甘肃督军陆洪涛所无法左右的。

更有甚者，甘肃督军陆洪涛为了免去昔日的纠纷，不得不向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廷勣、宁夏护军使马鸿宾求和，称：“前此（即三年前的1920年）易督时，陇东所发回汉世仇一电，系幕僚樊鼎枢所为，督军谅不知情，自应捐弃夙嫌，和睦一致。”马麒为首的诸马勉强予以接受。此后，甘肃督军陆洪涛换来了一时的和平局面。

尽管，“马麒的所谋虽多未如愿，但财力上亦未遭受严重损失，暗中沾沾自喜。但陆洪涛在马麒的胁迫下，不胜其苦心应付。”到了1925年，甘肃督军陆洪涛在内外交困中引病辞职。

陆洪涛主政甘肃后，马麒治下的青海一直与甘肃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幕僚黎丹的策划下，马麒执行着“修养生息，坐青自固”的策略。青海较之内地，出现了一段少有的安宁期。百姓拒绝鸦片，安于耕种，仓廩充实，这与陆洪涛治下的甘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十一章 幕府才盛

上世纪20年代，马麒的幕府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

突然有一天，人们赫然发现，这位沉静寡言，不甚识文的回族将军的身边，聚合起了一大批致力于边事的人才。幕府中湖南人黎丹领衔，不仅有风流倜傥周子扬，桀骜不驯朱锦屏，知无不言李迺棻，还吸纳了一大批来自十多个省的各类人才，其中不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有留学欧美、日本的新式人才。比如数学家何际时、北京大学王孝伯、清华大学马仲之等人。

对于马麒而言，他所考虑的是，青海的拓殖及行省建立后，需要更多的人才，因而，在筹备青海建设储备人才方面，他毫不吝嗇，或谓不拘一格，于是青海的文武才俊在20年代便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鼎盛时期。

■首席幕僚黎丹

黎丹，字雨民，号“无我金刚”，湖南湘潭人，出生于1873年。湖南湘潭黎氏，是誉满南中国的大户人家，数百年来文脉昌盛。黎丹祖上几代人，皆以文人士子之身跻身于宦海，曾经名动湖南。即便到了当代，人们不时谈起的老学人——“黎氏八骏”，也都出自湘潭黎家。

他的祖父黎培敬，曾经官至云贵总督。黎丹一出生就有了两房妻子，一房是李元度的孙女，一房是贺长龄的孙女；他才华横溢，却置身于湘潭晓霞山深处，潜心钻研佛家学说；祖父黎培敬将二十多年府台生涯的人生智慧教给了他，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姑爹谭钟麟要他做官，而他却在三十岁前不问仕途。^①黎丹“生而不茹荤腥，自幼就有圣童之誉，益句力于学，经史而外，九流百家，靡不尽力研覃，值所疑难，必求贯彻通晓乃已。旁及书画、奕棋、击技，皆专意

^①黎沙柳：《我改名叫沙柳的时候，还不晓得爷爷在西北做过官》，作者系黎丹的孙女，现供职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黎沙柳女士向笔者提供该文。

学之，虽惫精疲神不恤。”^①

青年齐白石曾在他的家中当过雇工，黎丹曾给齐白石讲过诗文，教过写作。齐白石为黎丹的母亲胡夫人画过像，在《胡夫人工笔画》上自题道：“……可共患难黎丹之母胡老夫人也，闻（黎）丹有后人，他日相逢可归之。”^②

青年黎丹参加晚清最后一次封建科举考试，只考取了一个副贡生，被清政府任命为宁州知府。宁州，今天的甘肃省宁县。任命状下达后，黎丹携带老母幼女，前往蛮荒而未知的西北。

在宁州任职期间，他勤于政务，所辖之地，秩序井然，社会安定。“当新政萌芽，百端待理，服官至此，于政务之擘画，官牍之批答，文书闾委。终日孜孜不倦，手疲于挥翰，口劳于条答，旁无杂陈，案无留牍。”^③

1906年秋，母亲胡夫人病故。而在这个时候，朝廷又向黎丹发来电报，要黎丹奉命进京任职。当朝廷在得知其母亲去世后，又改命他扶柩回籍，为母亲守孝。当时身无余资，无力返籍的黎丹接受了升允、赵维熙等甘肃地方官员的挽留，在兰州办甘肃高等学堂。又将母亲灵柩安置在城外黄河边上，公务之余，龟勉守孝，一时孝声闻于兰州城。

时任洮岷协副将的马麒正好来到兰州公干，听闻黎丹的孝行、为人、才能后，遂引为挚友。黎丹接受马麒馈赠始扶柩回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黎丹表弟谭延闿在湖南发动兵变，最早响应革命，从而迈上了湖南督军的宝座。黎丹在谭延闿的邀请下，留在湖南都督府任职，帮助参赞军政要务。

1912年夏，应甘肃都督赵维熙电邀，黎丹离开谭延闿前往甘肃，在甘肃都督府做了赵维熙的一等秘书。此时马麒甫任西宁镇总兵，身边正缺幕僚，便力邀故人黎丹前来西宁。为了使黎丹能够前往西宁，

①赵志超：《黎雨民其人其事》，见《湘潭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第86页。

②齐白石：《胡夫人工笔画》，绘于光绪年间，题字约为1948年左右，黎沙柳提供影印件。

③《先伯兄雨民先生传略》，原载《湖南文献》1948年，湖南省图书馆藏，第47~53页。

马麒不惜重金二次贿赂甘肃都督赵维熙。马麒认为，黎丹是一个具有旧道德和新思想的人，也是一个“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人”，若将其引为肱骨襄助自己，以其才华与抱负足够帮助自己打开青海的局面。

事实证明，黎丹是一位卓异的幕僚。而黎丹也正是在晚清湘军建功西北澎湃浪潮的余热下，再次来到西北的，黎丹希望毕生精力能够投入“文化未尽的边疆”，在他的政治视野中，也希望广袤青海能够建立行省。“青海建省，这个看似遥远的理想，使得黎丹与马麒的政治主张相互吻合，因而，在马麒得到黎丹后，终生视其亦师亦友。”^①

马麒与黎丹，二十年肝胆相照，二十年荣辱与共。开办教育、安辑蒙藏、捍卫主权、禁绝鸦片、研究藏文、培养筹边人才，为青海建省奠定基石，他们的结合，是一段武将与文士的绝唱。

早在1914年，在马麒的举荐与支持下，黎丹就任西宁道尹。“黎丹随后在与蒙藏上层人士的交往、与农牧民的接触中，痛切感觉到蒙藏地区少数民族语文教育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于是他立即放下官僚的架子，拜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古浪仓、格鲁派高僧格塘·洛桑华丹等人为师，深入学习藏语文，不几年，三湘名宿竟然成为了名驰青藏高原的藏学学者达麦多吉（汉文意为：无我金刚）。”

“他与黎丹积极筹划入藏人才，培训藏语学生，设立筹边学校，作恢复西藏的种种准备……对当时维系和防止西藏脱离中国，对马麒在青海取得相对安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提高了马麒在青海与西北地区的政治声誉。”^②

开拓青海，筹边西藏，成为了马麒、黎丹二人契交的结合点。黎丹在青海少数民族聚居地工作数年之后，认识到了尊重民族文化，方能加强民族团结，共同进步，而民族语文，则为打通文化交流之钥匙。他自己不仅苦学藏语，并且还于1920年，在西宁道尹公署院子里，组织成立了青海藏文研究社，其宗旨正是：“学习藏族文字，沟

① 著者曾采访青海地方史专家毕一之先生，其谈论到马、黎二人的政治结合时，慷慨激昂，动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②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0页。

通汉藏文化”。这个研究社选定有一定基础的各族青年，进行重点培养，以便造就边事人才。这个机构成立后，旋即得到了马麟积极而热烈的帮助。^①1933年秋天，在马麟、马步芳的支持下，黎丹主持下的《汉藏小辞典》石印本上市发行。《汉藏小辞典》依照《汉藏大辞典》体例摘录编辑而成。

1931年8月，马麟去世，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麟担任代理青海省主席职务，以黎丹为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秘书长。其后在马步芳逼叔夺权的过程中，黎丹亦受其压抑，不安于位。1933年底，经九世班禅、戴传贤、于右任、邵力子诸人举荐，黎丹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从此，黎丹与马家的政治联盟宣告结束。

但他对西藏边疆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于拉萨。1934年春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一方面派出军政部次长黄慕松为人藏致祭代表，率领代表团前往拉萨。另一方面，戴传贤、于右任等人，向蒋介石力荐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黎丹，呈请命令其组织西藏巡礼团进入西藏。

此时的黎丹，声华奕奕。他因为精通藏语、通晓边事，又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等人多有书信往来。因而，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于当年1月下达命令，派遣黎丹率领西藏巡礼团进藏，疏导汉藏关系。黎丹提请，为保护中央政府尊严，以防万一，西藏巡礼团以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出行。

1934年1月上旬，60岁的黎丹自南京飞赴西宁。在西宁，他主持召开了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大会。遴选学生杨质夫、欧阳鸯、张玉鳄、徐近之等人参加西藏巡礼团，跟从自己前往西藏活动。在这次会议上，黎丹当众手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与进藏的学生共勉。^②

黎丹途经青海，准备“率西藏巡礼团进藏时，适值宁夏战役（西

^①吴均：《记藏学家杨质夫》，见《西宁文史资料》第九辑，1990年，第90～95页。

^②吴均：《青海藏文研究社记》，原载《中国藏学》1994年。

北诸马对抗孙殿英)正在准备,当局(青海省政府)坚留肇划,半年后事解,遂赴拉萨。”^①

即将远离之时,黎丹放心不下的仍是他的青海藏文研究社。4月20日,黎丹在西宁市皇庙街组织召开了青海藏文研究社第四次社员大会。出席社员27人,列席者(非社员)3人。这次会议主要决定:即速编制藏文初学读本、汉解藏文读法、藏解藏文读法;将《汉藏小辞典》300部托交可靠商铺代售,如青海省政府需要,不论多寡,不收任何代价;社长率巡礼团赴藏后,社长职务交由陈显荣代理。此外,这次会议上还宣布了组织西藏巡礼团的要求。“在本社基本社员中,遴选出自愿终身服务藏文文化事业,而资格稍佳者,由本社轮流送往藏族人中,学习文字语言,以资深造”。^②

1934年6月23日,黎丹率领西藏巡礼团从西宁出发。马麟、马步芳率领青海省军政领导人员集体欢送,并且派出精壮护卫二十多人,用小汽车将黎丹一行送至湟源县城。

9月20日,黎丹率领西藏巡礼团平安抵拉萨,与军政部次长黄慕松会合。

9月25日8时许,在布达拉宫黎丹与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晤面。“黎师告以西藏巡礼团进藏宗旨以及本人志愿,热振呼图克图极表欢愉,谓一切方面均可帮助,深望巡礼团在藏努力求学,将来将佛法弘扬内地,使内地、西藏感情融洽如昔中国,全国永世和平,不胜切盼云云。”^③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黄慕松,于上午10时在拉萨行辕召开庆祝大会。黎丹带领西藏巡礼团前去参加。黎丹即兴发表了一番动情演讲:“民国成立已23年,吾人

①民国青海省政府秘书处:《监察院监察委员黎雨民先生事略》,油印本,1938年12月,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②《青海藏文研究社召开四次社员大会》,见《新青海》第2卷第5期,第84~85页;另见《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中华书局2000年。

③杨质夫:《入藏日记》,吴均、程起骏、程颐工点校,见《中国藏学》2008年。

今日在此召开第一次庆祝大会，已嫌太迟，然吾人在 23 年中，无日不希望国旗能够飘扬于蒙藏，国庆普遍于蒙藏各地，今日竟能在此实地参加国庆，可谓有志竟成矣！自今日始，可谓中央与西藏的联合之始，吾人应从此努力，渐次唤醒蒙藏民众，促进西藏自治，以图达先总理之民族主义、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之目的，然，唤起与扶植之工作，颇不易进行，甚至会引起反感，故须：一、委曲求全；二、诚恳相待；三、谨慎从事。”^①

在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十三世达赖喇嘛生前内侍的帮助下，黎丹和他的学生杨质夫、欧阳鸯等人先后前往哲蚌寺、色拉寺求学。

西藏的第一位格西拉让巴（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喜饶嘉措大师每天向黎丹讲述宗喀巴大师的教义与经义，此外，黎丹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还邀请喜饶嘉措大师审核和校勘《汉藏大辞典》。历时整整两年的时间，喜饶嘉措大师倾心教授，亲自指导着黎丹完成了这部《汉藏大辞典》的校勘工作。

在黎丹的影响下，年轻的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拥有着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赤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英国人，闻风而动，为了进一步控制西藏，不仅在西藏设立了无线电台，还拟在拉萨设立机构、学校、医院等等。黎丹、蒋致余、刘朴忱等人，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对。

在拉萨的两年多时间里，黎丹还以其特殊身份和渊博的藏汉文化的学识，在西藏僧俗社会广交朋友，广泛树立“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藏汉民族血肉相连”的深刻影响。^②

1937 年 4 月，黎丹陪伴喜饶嘉措大师经印度拜访了一代诗翁泰戈尔后，返回南京。

在南京的日子里，黎丹结合在西藏两年多时间的田野调查，向南京国民政府撰写了一份《边政建设计划书》。他在这份《边政建设计

^①杨质夫：《入藏日记》，吴均、程起骏、程颐工点校，见《中国藏学》2008年。

^②吴均：《青海藏文研究社》，见《中国藏学》2004年第8期。

划书》中，表明了自己的筹边主张与思想——主张以军政兼施，巩固西藏边疆。据说黎丹的这份《边政建设计划书》，“精辟入里，对于加强汉藏团结、巩固西南边疆有着重要的意义。”

1937年11月20日，日寇逼近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发表迁都重庆的宣言。戴传贤、于右任等故交好友约邀黎丹一起撤往山城重庆，暂避时艰。而64岁的黎丹却坚辞不去，他对戴、于二人说：“一介书生，已然老迈。焦土抗战，死于故里，是为善终。”

南京沦陷前，黎丹在前线慰劳伤兵，他是最后一批撤离南京的国府官员。因为出走仓促，黎丹撤往湖南前，仅带走了《汉藏大辞典》原稿一套。自西藏所带回的各种资料以及毕生著述，均藏于甘宁青会馆内，日本军队轰炸南京时，毁于战火。

1938年9月初，黎丹经长沙返回临潭茶陵老家蛰居。

在重阳佳节临近时，游览了家乡久违的晓霞山，写下了平生最后一首诗作《戊寅七月登霞峰》^①

青山对我哑然笑，有高不登徒痴狂。
我对延年二侄嘱，携酒一壶同翱翔。
出门不必问山客，随峰直上山高岗。
不见当日白衣白，但见今日黄花黄。
羊肠鸟道直绝顶，一览众山都微茫。
幡然一笑白云起，万里山河藏秋光。
倦游不觉山色暮，满林红叶烧斜阳。
成兴归来寻古道，天风吹送茱萸囊。
野老不知尝秋罢，侯门笑问来何方。
满眼图画难与言，遥指山头云苍苍。

1938年10月24日，活跃于青藏高原政坛上二十多年的黎丹老死故里。

^①赵志超：《黎雨民传略》，见《湘潭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5年，第68页。

黎丹谢世的消息传来，马步芳于1938年11月20日在西宁文庙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结束后，“青海省各界追悼黎委员雨民大会会务组”编印了一册《监察院监察委员黎雨民先生事略》，^①概述了黎丹一生的行状。

公幼承庭训，长交名流。其文辞在欧阳修、苏轼之间，其公牍如陆宣公曾湘乡之奏议，其学术则兼汉宋之长略，无门户之见，其政治力求民隐、推拓教育、察吏安边为宗旨，其道德以冰清玉洁，介取博施，为时人所推许。其居家，事父母伯叔和颜悦色，丧祭尽礼，待昆仲怡怡切切，有灼艾大被之风，其处世在居处，恭执事敬以诚接物推己及人，以故，交游满天下，而人皆曰贤，桃李满天下，环门墙而人皆沐其惠……

陕甘总督升允留公办甘肃高等学堂（今兰州一中，并为学校题写校训“弘毅”，沿用至今），后仍徒步奉亲归葬于故里……

先主席阁臣（马麒）信任最专，而公事功最著，如擒吕光、平果洛、禁罢粟、赈饥民、昆仑争界、建设玉树、振兴教育、不造省币……能为人所难为也。

年逾六十，而策骑万里入藏考研内典，家仅小康，毕生藏书约值数万金。

黄慕松入藏，应办事件未能进行。公以有关国体，多方调停，卒达目的，藏人对公益深敬仰。

■周希武

马麒得一黎丹，却引来四方才俊的投奔。

1915年，时年30岁的甘肃天水才俊周希武（字子扬），在黎丹

^①民国青海省政府秘书处：《监察院监察委员黎雨民先生事略》，油印本，1938年12月，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的推荐下，被马麒邀请到西宁，出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总务处长。

周希武其人，才华横溢，抱负极大。他少年时代便向往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敬慕顾氏的爱国操守气节、刻苦自励的治学精神，遂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仪堂”，有“亭林千古是吾师”之诗句。他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目睹朝政日非，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愈觉科举制度腐朽无用，遂发出了“科第欺人半世勤”的愤恨之言。

1912年，周希武参加了黄钺在甘肃天水领导的独立运动。不久后，前往兰州、凉州办学，后任凉州中学（时称甘肃省立第四中学）校长。

周希武在凉州办学期间，得知甘肃知名学者李叔坚寓居凉州，闭门谢客，潜心著述，遂前去拜访。岂料，周希武多次碰壁。无奈之下，周希武写了一封文采飞扬、情深意切的书信，致李叔坚先生——

天水末学周希武，再拜上书于叔坚先生左右：

武少而促居一隅，闻见孤陋；长而薄游关陇，未亲贤豪；涉览群书，独有契于亭林、南雷之学，而嗜其好博，不知所裁。年近三十，迄无所成。常思一见海内通儒硕学，匡其不逮，以远游无资，怀此莫遂，冥行踟躅，怅怅奚如！然自鼓篋之初，即稔河西为吾乡文献所在；而先生绩学敦行，近绍家庭之错，远接介侯之传，为当代鲁灵光，闻风钦仰，亟欲挹谒，而海角天涯，无缘会晤。去岁冬间，先生西归，武时在兰，比及闻知，行旌已远。咫尺之间，竟尔蹉跎；自恨缘浅，时深怅惘。今春武适有办学河西之役，自谓天假其缘，不可错过，遂决计西来，欲一见先生，以酬毕生之愿。抵凉之日，拟即修谒；乃闻先生闭户谢客，求见者皆拒而不纳。武望庐前却，彷徨数日。反复思维，遂不能已于言也。

夫不见俗客可也，求学之子，果其意向诚恳，何妨施以晋接；而一概谢绝，恐未免有失人之虞！将谓开蹈讲学家标榜之习耶？然武谓此在明季则然矣，若今日沧海横流，学绝道丧；而吾甘则天荒地老，从来乏讲学之人，又何弊之可妨耶？昔顾亭林先生力矫东林之弊，不讲学，不收门生，当时论者以为高；梨洲提倡王学所至会讲，全谢山

讥其未脱习气。武以为此则一时之见耳。乃由今日论之，梨洲之学，传者则有充宗、季野、谢山、二云，仍世益少；而亭林之学，则潘耒外无传焉。虽其著述，彪炳天壤，汉学家莫不崇之（石洲、慎伯尤辨香焉）。然而读其书者，终不若见人者之并其精神警发，而毕风范也。故古人最重师承，重口说。以其所传，有非竹帛之所能尽者矣。由是言之，则学何必不可讲，门生何必不可收耶？

古之君子，居其朝则思转移一世之风俗，居其乡则思成就一乡之后进。故贤人所在，则风气丕变，而人才蔚起。汉末汝颍之间，乡贤宗公，互相期许，卒郁成葛庞一流人物，而汉祚赖以稍延。隋河汾之间王通师徒互相讲术，卒郁成薛房一流人物，而唐室赖以佐命。以至文、富、邵、程，会萃伊洛，曾、胡、罗、左，飙起湖湘，史学集于浙东，经学盛于皖南，非其地之生才独多也。其初，有一二人倡之，而其后遂有多数人和之，积久遂蔚为风气，人才遂若其特产焉。武常持此说以求之吾甘者有余慨焉！

二千年来，名将多而学人少。惟前凉张氏，儒生稍多，明代肃藩，墨客骈集，此外则闾焉无闻，书种几绝。权载之、李献吉之文名噪中原，而陇上反无其集；张介候之书能读者盖鲜；邢雨民之名，则知更稀矣。《关中艺文录》、《北江集》仅存其概；《环宇访碑录》，孙渊如独尸其名（初则犹孙邢并著，近刻则削邢之名矣）。是则甘肃仅存之文献，不能自传，而赖东南人以传，久且为东南人所窃矣。虽然，此不足虑也。书苟在天壤间，终必有识者辨之。所虑者绝学孤本，刊布无力，子孙遂传，视同故纸，不覆酱瓿，则付劫灰，一世苦心，终古湮没。自来名山大业，遭此厄者何限！声气之不广，传远之莫由，所自来矣！故后生甚赖有乡先生以开其先；而乡先生亦甚赖有后生以大其传。相需正殷，相遇正疏，若既遇之，而复交臂失之，则成千秋之憾事矣。荀子曰：“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武少而失学，欲及壮时补之，而先生则老而设教之时也。昔罗仲素以为不见杨龟山，几乎虚过此生。先生之学，过于龟山。武虽不敢望仲素，而愿见之诚，自谓

古今人不相远也。倘蒙察其诚悃，施以容纳，收诸门墙之末，遂其就正之愿，俾武不至虚过此生，幸甚。武绍介无人，书此代赞。敬请道安。祇候进止！^①

周希武致李叔坚先生的书信，文辞典雅、情意殷重。书信传到黎丹手中后，黎丹对周希武颇为赏识，两人遂结为挚友。

青海、四川玉树界争发生后，周希武奉甘肃督军张广建之命，深入玉树调查9个月，写出了《玉树土司调查记》一书，促成了玉树界争案的完满收局。玉树归来后，经马麒、黎丹约邀，周希武留任西宁，服务于马麒幕府。

1925年初，马麒、黎丹派周希武率队前往中原与京津一带考察教育。在京期间，周希武与当世名儒梁启超交往甚殷，梁启超称赞其博雅好学，甚为赏识。而周希武也说：“周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自此胸怀扩展，耳目一新。”

周希武一生著述颇丰，除却《玉树土司调查记》之外，还有《甘肃民族志》、《甘肃水道图记》、《村庄大治》、《青海志经解》等十多种。《玉树土司调查记》是周希武著述的巅峰之作，至今仍被中外学人所引用，且评价甚高，实为西北边疆研究史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资料。

在马麒幕府中，周希武配合黎丹极为紧密，参与军政决策，为谋求青海开发，匡谋筹划，声腾一时。

■朱绣

相比于周希武，朱绣（字锦屏）为人过于激烈。

但与周希武一样，朱绣也是黎丹为马麒幕府中引进的一位重要谋士。终马麒一代，朱绣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①周宜逢：《一位献身青海的陇南名士》，见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43页。

朱绣，出生于1884年，今青海湟源县人，幼年时曾读私塾，因父亲去世，中途辍学。17岁那年，朱绣来到西宁乾泰茂当上了一个小伙计。“虽是干的店员，但朱绣却经常订阅进步报刊，如《申报》、《大公报》等，他对于国内外大事，颇有了解与见地，在地处边陲之青海，能够以新的眼光认识世界，朱绣在当时，尚属第一人。”^①朱绣30岁那年的某一天，时任西宁道尹的黎丹来到了道尹公署对面的乾泰茂商号购货，发现伙计朱绣手边竟然有很多的进步书籍，于是和朱绣进行了一番对话。

黎丹发现，朱绣学识广博、通晓边事，并且长于雄辩，是一位可塑之才。于是，黎丹就邀朱绣前往西宁道尹公署任职。自此，朱绣步入仕宦生涯。

黎丹对于朱绣，有意栽培，1915年到1916年间，黎丹派朱绣游历兰州、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参观考察。这次远行，历时一年，大大开阔了朱绣的眼界。

返回西宁后，朱绣认为富国强兵，唯有兴办教育一途。在黎丹的主持下，他与周希武等人积极改革学制、废除读经、改订课程，加授实用教材，积极推动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动员湟源县巨商李耀庭捐出白银一万两，支持教育。

朱绣，曾是马麒政治决策积极的实践者。

1919年秋，朱绣与古浪仓活佛、甘肃督署参军李业青等人组成中央政务代表团，前往西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晤谈。朱绣晓以大义，说服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三大寺首脑等西藏上层人士，“倾心内向”，“弥合了一度与中央疏远了的西藏的联系”。

朱绣返回西宁后，声名鹊起，遂被马麒任命为甘边宁海镇守使署顾问，从而进入了马麒幕府的核心，一度声誉盖过黎丹、李迺棠、周希武等人。

马麒、黎丹主政青海的政治理想之一，是要在青海建立行省。因

^①贺勋：《朱绣传略》，见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17~323页。

而，马麒从上世纪20年代起，便频繁地奔走斡旋于北洋政府。长于雄辩的朱绣，自然又被重用，常常为马麒奔走北京等地。

朱绣曾兼任湟源县皮毛局局长一职，自小经商的他，深谙商道，一度将青海羊毛送出了国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开始复兴，国际市场又开始收购羊毛。1918年到1928年，这漫长的十年间，青海的羊毛价格，一直稳定在每斤值银15到16两之间，运输到天津运费增加二三两，纳税三五钱，市值达到二十两，可谓奇货可居。当时的青海，经营羊毛生意的，除了马麒的德义恒、德顺昌之外，湟源县、西宁县规模较大的商号还有福兴连、忠兴昌、瑞宁霞、世诚当、自立德等几十家商号。这些商号，往往将货物直接从青海运输到天津港口。这十年间，青海每年出省的羊毛占到了700万斤左右。1928年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际市场上羊毛价格陷入低靡，青海羊毛出口数量才一度减少。

朱绣曾下江苏南通，与实业家张謇之子张孝若相结识，向其学习兴办实业之经验，又参观了南通师范学校，了解了实业教育的内容。朱绣南通考察归来后，购置了大批化学物理实验仪器以及图书标本，一并带回青海。^①

朱绣生性高傲，特别是在西藏归来后，自视甚高。一次，马麒派遣朱绣与马佐前去北京办事，并称遇事两人需商议，到了北京之后，朱绣整日与《京报》社社长邵飘萍等人相与往还，却以马佐庸碌，处处为难并鄙视之。马佐颇为恼怒地提醒他，“人在政界，慎勿自专。”朱绣则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反唇相讥。马佐是马麒的外甥，马麒得知后，颇为不悦，遂对朱绣以“为人之方”予以劝说，朱绣仍不以为然。

1928年，国民军入青海前夕，朱绣对于马麒统治青海失去了信心，左右摇摆，最终倾向于冯玉祥的国民军。朱绣为人高傲，甚至在

^①贺勋：《朱绣传略》，见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政协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17页。

此时对马麒、黎丹诸人颇有微词。朱绣的作法，一度引起了宁海军中马家子弟的强烈反感。马麒、黎丹能够容忍朱绣的高傲与张扬，而青海少壮派军人却视其为叛徒。是年8月2日，朱绣与周希武衔马麒命率谈判使团前往兰州与国民军谈判。4日，途经老鸦峡莲花台时，遭马麒属下主战派伏击，朱、周二同时殒命。

■李迺棻

整个马麒幕府中，文武双全的人物，当属陕西咸阳人李迺棻。

李迺棻是晚清时代的旧军人，虽然行伍出身，但却长于文墨，胸襟开阔，恃才自傲，为人所嫉。但是，他不爱荣利，超然自处，因而却赢得了马麒的尊重。^①

民国肇始，李迺棻将所部中路巡防马队移驻西宁。1913年8月，马麒奏准北洋政府陆军部将中路巡防马队改编为西宁边防马队，该队遂属马麒管辖，与马麒所带原精锐西军三营成为宁海军的前身。宁海军建成，李迺棻任中路、右路统领，兼军务处长。

1915年10月，“宗社党”人吕光率领20多名部属，从东北出发经绥远，流窜到了当时隶属甘肃西宁道管辖的拉卜楞寺。大肆招摇，联合在兰州的前清遗老，从事复辟活动。

1917年1月，吕光率众攻陷青海贵德县城，再度煽动民众，纠合武装，气焰嚣张。吕光坐大后，试图以贵德城为大本营，继而杀入西宁，转入兰州，再与兰州的前清遗老会师。

马麒闻讯，急令宁海军第二营管带马麟为司令，指挥部队前往贵德予以追剿。宁海军在贵德城外大败吕光，并将吕光生擒。^②贵德城破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0页。

^②吕光被擒后，马麒亲自前往贵德县城，将其用囚车押解至西宁，与甘肃督军张广建所派车玉衡等人几度会审，吕光供认不讳。不久后，北洋政府命令至西宁，马麒将吕光处死于西宁城内。

后，马麟治军不严，导致宁海军下级官兵烧杀掠夺。“自河东展开屠杀，不分良莠，见人便砍，死难群众达一百余人。马麟部属并乘机抢劫、奸淫妇女，迫使十数人投身黄河自尽，还有多人堕井和自戕。”^①

李迺棠得知马麟所部残害百姓一事后，顿时怒气冲天，在军前讲话，严厉斥责马麟。马麟气愤，以佩剑击伤李迺棠鼻骨。立时，李迺棠大骂马麟为“贼头”，马麟更是勃然变色。在现场，马麟所带领的第二营马队，与李迺棠所带领的第三营马队，形成对立。^②

因马麒出面，此事才得以了结。又马麒欲对贵德百姓办理“善后”，“李迺棠据理力争，为民请命。马麒以李负有时誉，且为自己借重的人物，心虽不悻，勉强准其所请，使劫后余生的贵德群众，得以未再株连。”

1921年，李迺棠终被撤去本兼各职，李遂赴兰州，先后任代理甘肃省实业厅厅长、甘肃省军警督察处处长及禁烟总局总办。后返西宁，1930年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任李迺棠为省政府总参赞。马麟继任省政府主席后，任李迺棠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7年5月，李迺棠病逝于西宁。

■冯国瑞

冯国瑞，甘肃天水人。解放前，冯氏与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曾一起服务于西北师范学院，也曾出任过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

1925年，冯国瑞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毕业，又考入清华大学，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梁任公惜其才，常与之研讨。”不久后，应黎丹的邀举，冯国瑞从京华来到青海西宁，供职于马麒幕府。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②《马步芳家族封建势力统治始末的概述》，见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黎丹赏识冯国瑞，而冯国瑞，对于黎丹的学问与才情也由衷钦佩，对黎也执以师礼。冯国瑞来到青海西宁后，马麒任命他为青海通史馆馆长。不久，将他任命为西宁县县长。

在西宁县县长任上，冯国瑞勤于政事，释放过一批在押的良民，打击过一批刑事罪犯。1931年8月，马麒去世后，冯国瑞跟从黎丹等人一起拥护马麟出任青海省主席，为马步芳所嫉恨。

1933年5月，青海省政府委员、秘书长黎丹前往南京赴任，所遗青海省政府秘书长一职由冯国瑞接替。冯国瑞以前任秘书长黎丹为楷模，“处处模仿黎丹为人处事的方式。”

1935年，马步芳为了能够早日接替叔父马麟出任青海省主席，便对马麟身边的谋士随从进行打压。因而，马麟幕府里的重要人物冯国瑞，自然受到了马步芳的打压。马步芳以污告冯国瑞“通匪”、“携款潜逃”等罪名，呈准南京国民政府，准予撤销其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职务，并予以全国通缉。国民政府要员朱绍良、邓宝珊及马麟等人，虽极力保护，但仍无济于事。

冯国瑞被迫之下，只好隐姓埋名，流亡西安。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得知后，来函力聘冯国瑞。冯国瑞接到梅贻琦的聘书后，东返京华，造访了吴宓先生，以及梅贻琦校长。此时的冯国瑞昔日豪情，灰飞烟灭，个人颠沛流离，心中怅惘，遂赋诗一首——

街芦四顾浪花腥，何处言愁问影形。

河朔氛尘尊楚帝，清华水木托湘灵。

国家不幸诗人幸，大众未醒独自醒。

红树白云山意好，中年招隐对新亭。

从此以后，冯国瑞淡出政界。虽然在流亡期间，他还一度获得于右任、邵力子、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邀约，而他还是选择了去大学里教书。

上世纪40年代，冯国瑞开始致力于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的保护

与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冯国瑞出任甘肃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在人生的后半辈子，冯国瑞先后完成了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学问道德重于一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麦积山石窟的人”、“他让世界知道了麦积山石窟”，堪称“陇上一代文宗”。^①

■天下才俊聚河湟

一个时代就这么超乎想象地到来了。

几乎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偏居西北一隅的青海，贫瘠而闭塞，但在此时她的管理者——一个满口浓浓的河州话的军人身边，却拥有着来自十多个省的人才，这些人才中，既有老派的“传统儒学精英”，更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学子，也有留学欧美、日本的新式人才。对于马麒而言，他所考虑的是，青海的拓殖及行省建立后，需要更多的人才。因而，在筹备青海建设储备人才方面，他毫不吝啬，或谓不拘一格，于是青海的文武才俊在20年代便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鼎盛时期。

何际时，湖南人，数学专家，也是中国玉米专家曾三省的岳父。在黎丹的邀请下，这位湖南人远赴西北，在西宁从事一般教员工作。此外，甘肃天水人王孝伯、马仲之两人，皆是北京大学毕业，也应马麒、黎丹诸人的邀请前来西宁任教。他们皆是当时青海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湖南湘潭人陈泽藩，被马麒邀入幕府后，曾长期担任湟源县知事以及建省后的湟源县县长。陈泽藩虽然是一县小吏，但他目光不俗，帮助马麒在青海积极兴办教育不遗余力，成效显著。此外，对于民族宗教也颇有见地。早在1920年，哲合忍耶七代教主马元章罹难于海

^①牛明明：《表彰先贤启后昆——略谈冯国瑞的表彰先贤之作》，载《丝绸之路》，2011年第8期。

原大地震时，时任湟源县知事的陈泽藩闻讯后，以饱满深情为自己的这位回族友人书写了挽幛，派人送往张家川宣化岗。

毕业于河北保定军校的魏敷滋、留学日本归来的魏敷濂多年为马麒掌管青海财经；西宁人基生兰、朱耀南、丁耀奎、贾思复等人皆为文士，为青海建省大造舆论，为兴办教育不遗余力。

杨希尧、姚均、陈显荣诸人，有的毕业于北京大学，有的出身新式军校，他们来到马麒身边后，以主办文案见长，久居幕府，处事严谨，纷纷得到不断升迁。

此外，还有以湟源人李耀庭为代表的巨商以及实业家，依附在马麒的身边，在商业运营、社会事务上出力甚巨。

民国故文人陈秉渊先生，在自己的著述中，对马麒有过这样颇耐人寻味的描述：“容仪丰伟，胸怀沉静，寡言笑，重承诺。进入宦途后，远交近攻，随机应变。一生作风，粗鲁中含沉重，急进时衡利害，言行谨慎，不轻举妄动，力求实效。他运用民族宗教地区固有的特点，因势利导，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虽不识文，然对上大夫青眼相待。每擢升，倚重信任，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随善如流，俾竭尽其智谋。一时才智人士，望风归附，鞠躬尽瘁，多所建树。”^①

黎丹、李迺棻、周希武、朱绣等代表人物先后进入马麒幕府，“从表面上看马麒谦恭礼上，网络豪俊，既不以回族一党为标准，也不为甘青地方观念所束缚，打破了历代回族各镇长用同族私党的政治传统。因此，当时不少地方人士认为马麒政治开明，不同凡俗，马麒遂树立声望于甘青各界。”^②

然而，就在马麒和他的幕僚梦想着加快青海建立行省的步伐，向着更大的目标迈进的时候，一场影响到他及其家族命运的权力危机，却在不动声色中，渐渐逼近了他。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②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权力危机 第十二章

冯玉祥国民军经营西北，打破甘肃原有的政治格局。甘肃八镇军阀剪除殆尽，仅存者唯有凉州镇守使马廷勳与青海护军使马麒。守成，是国民军进入西北后，马麒最明智的政治选择。然而，守成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

1928年4月，为了解除青海马家的危机，马麒家族中的少壮派军人马仲英联合凉州镇守使马廷勳、马廷贤兄弟联手武装对抗国民军。

很快，马麒就遭到了冯玉祥国民军最为严厉的斥责与警告：“队伍须整饬”、“军纪须严肃”、“地盘思想宜破除”、“旧时恶习须革新”、“汉回宜亲睦”、“眼光须放大”。

纷至沓来的政权危机，考量着马麒的容忍度与抑制力。幕府首脑黎丹，以经国阅世的气度，力主镇定，虚与委蛇，始终未与国民军公开决裂。主观上，马麒保存了既有的势力，客观上又使青海各族人民幸免于兵燹之祸。

■国民军开进西北

马麒一生中最为寒冷的季节来到了。

1925年1月，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马邻翼为西北边防襄办。冯玉祥四十万国民军陆续集结于内蒙古包头一线，整饬军纪，筹备粮秣，时刻准备进入西北。

冯玉祥声势浩大，实力强劲，此时准备着手经略西北，包括马麒在内的甘肃各镇守使，面对着被庞大军事集团清洗的危险。马麒、黎丹等人在西宁远远地观望着，敏锐地嗅到了这份迫人窒息的气味。

马麒见到风向大变，遂将青海建省的努力予以搁置，迅速派出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参军朱绣，前往包头联络国民军，并向冯玉祥输诚，表示忠心。冯玉祥遂任命朱绣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事。

冯玉祥为减少西进的阻力，决定拉拢并分化西北回族地方武装力量。冯玉祥向马麒索要骑兵一旅，马麒接到命令后，虽不情愿，但慑于冯玉祥势力庞大，遂派出族侄马步元率领骑兵一旅，经宁夏前往包

头。冯玉祥给这支部队装备了枪支千条，子弹十万余发，并补充马匹粮秣若干。1925年6月，马步元骑兵旅乘国民军战败冯玉祥，潜逃回西宁。

1925年9月21日，冯玉祥部下刘郁芬、蒋鸿遇率领国民军第二师由包头出发，10月23日，在兰州士绅百姓的欢迎下，开进了兰州城。

刘郁芬部进入兰州后，与甘肃八镇军阀及其他旧势力的冲突骤然加剧，首当其冲的便是陆洪涛部下、时驻兰州的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李长清。

刘郁芬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首先剪除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李长清、旅长包玉祥。遂将炮兵派驻在白塔山与五泉山，瞄准了东校场李长清的第一师师部。接着，刘郁芬又伪造了一份冯玉祥给他的电报，假称要对李长清的部队进行扩编，给李长清放权。

1925年11月13日，刘郁芬在督署后花园为李长清设下鸿门宴。李长清带着旅长包玉祥前来赴宴时，被刘郁芬麾下的营长赵登禹抓获。刘郁芬遂向外界宣布，李长清、包玉祥两人图谋不轨，悍然与政府对立，现已被押送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冯玉祥将军处。而实际上，到了第三天晚上，刘郁芬就将两人活埋在了督署后花园。

解决了李长清部后，国民军与甘肃八镇便迎面相向。

1926年5月中旬，吴佩孚、张作霖联合传出檄文，共同对付冯玉祥。此时，冯玉祥让刘郁芬继续坐镇兰州，自己则与对手大战于南口一带，战事胶着，异常吃紧，在甘肃驻扎的大部分国民军调离甘境开赴前线。

趁此时机，陇东镇守使张兆铨遂联合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甘军宋有才旅、黄得贵旅，结成了反国民军阵营，首先向刘郁芬部发难。

“一天，冯玉祥的甘肃督办刘郁芬接待了张兆铨派来的代表，为了宣扬省城国民军的威严，刘郁芬就邀请张兆铨的代表到校场检阅部队。一行人来到校场时，突然，狂风大作，校场的旗杆竟然不幸被狂风刮倒。”^①观看者表情沮丧，兰州纷纷传言，国民军在甘肃将待不下

^①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去了。阅兵场上大风刮断旗杆的种种传言，大大助长了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的胆气与声势。

1926年夏，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两人发动了进取兰州的军事行动。5月底，张兆钾挥师逼近兰州不远处的榆中县；孔繁锦率部与国民军鏖战于临洮。

此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保持了中立的态度，以观事态发展，暗中又给国民军刘郁芬部运输粮食等给养。同时，甘州镇守使马璘也出兵援助兰州刘郁芬，马鸿宾旅也开进宁夏固原威胁张兆钾。

6月底，国民军占鸿昌旅由绥远驰援兰州。刘郁芬命令孙良诚、张维玺率部分别反攻平凉、天水。8月18日，张维玺部占领天水，所部被扩编为第十三师，以张维玺任师长兼陇南镇守使；8月30日，孙良诚占领平凉，其麾下旅长安树德任平凉镇守使。兵败后的张兆钾、孔繁锦，丢弃残部，远逃他乡。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甘肃境内汉族军阀尽被冯玉祥相继清洗。此后，国民军“剪除甘肃非国民军之汉军，乃开始对付飞扬跋扈的回军”。^①

不久后，甘州镇守使马璘迫于压力，主动向国民军刘郁芬交出兵权，返回河州故里，告老还乡。

马麒的危机空前严重。

■ 马仲英起事

1926年秋，刘郁芬被任命为国民军联军驻甘总司令、甘肃军务督办兼省长。马麒所部宁海军被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六师，以马麒为师长，马璘为副师长，下辖第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三个旅。但其内部仍称宁海军。原甘边宁海镇守使改为宁海护军使（后改称青海护军使），仍以马麒任护军使，同时裁撤蒙番宣慰使。

^①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之中国军事史》第1册，太平洋书店1932年，第116页。

守成，是国民军进入西北后，马麒明智的政治选择。然而，守成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马麒曾梦想以武力抗衡冯玉祥，但幕僚首脑黎丹进言，冯玉祥四十万大军开进西北，绝非恋栈贫瘠之西北，乃是从西北出发，尔后去逐鹿中原，宜稍安勿躁。为今之计，只有“审时度势，顺水推舟，俯首听命，保存实力，以图将来！”^①

幕僚周希武认为：“南北大局未定，宜养精蓄锐，切勿轻举妄动，一招失，全盘皆输！”

从冯玉祥军中回到青海的幕僚朱绣认为：“宁海军虽有若干营，各营并不满额，即使满额，也不过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今日之事，呈降之外，安有出路？”

马麒听闻后，表示顺从。为了表示对国民军的诚意，马麒当即与黎丹商议，由黎丹主动请辞西宁道尹一职，请冯玉祥派员接替。1926年10月，冯玉祥为了深入青海，呈请段祺瑞北洋政府任命林竞为西宁道尹。不久后，又改西宁道为西宁行政区，林竞为西宁行政长。林竞到任后，在西宁行政长官署里，讲述冯玉祥的“国民军史”、“三民主义”，积极为国民军进入西宁大造舆论声势。

1927年6月，甘肃省政府改为委员制。刘郁芬出任甘肃省主席，马麒与宋哲元、蒋鸿遇等人被委任为省政府委员，但马麒推诿有病，拒不赴兰州就任，刘郁芬最终允许他在西宁就任甘肃省府委员职务。

而同时马麒派黎丹前往兰州，探明虚实。黎丹到达兰州后，认为雄踞西北的国民军，实力庞大，宁海军唯有服从，方可有一线生机。

故而马麒对国民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见风使舵，速发专电，欢迎国民军进入西宁，一再表示倾向之忱。”刘郁芬复电“极力嘉勉”。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则复电“仍请依旧维护地方桑梓”。^②

国民军进入西北后不断扩张军备，1925年秋天，刘郁芬率领国民军一部进入甘肃时，仅1师人马，约2万人左右，两年后，即将在

^①马忠：《黎丹与青海》，见《青海文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00年，第343页。

^②陈秉渊：《青海历史之演变》；另见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上，1986年编印。

甘肃的部队扩充到了9个师，约20万人。如此庞大的军队，只有重赋于民。

刘郁芬在后方为国民军筹粮时，往往无偿征发。对此，冯玉祥曾于1927年2月致电刘郁芬：“甘肃省不许征发粮秣，需用钱买。”^①但在不久后，冯玉祥又再次致电刘郁芬明确提出要求：“现在前方需款孔亟，但陕西省十室九空，筹措艰难，仍不得不仰之于甘肃”。^②同时，冯玉祥又致电甘肃实业厅厅长赵元贞：“革命目的，虽在救民，但当军政时期，若即将一切杂税完全免除，则军饷从何而来？总期先做一二件利民之事，使百姓知我军乃实心实意为民，非如军阀等之徒作口头禅可比。”^③

在此情形下，甘肃税目繁多：有教育附加税、善后附捐、剿匪附捐、军事附捐、借捐、地亩捐、烟亩罚款、懒捐、建设捐、警察捐、房屋捐、汽车捐、开垦捐、船筏捐、畜牧捐……总共约40多种税捐项目。据统计，国民军在甘肃五年间，在贫瘠的甘肃征集各类税捐在5000万元以上。致使地方经济残破，民不聊生。

冯玉祥任命的河州镇守使赵席聘，自恃武力，在河州当地犹为苛虐。河州回汉百姓受到压迫后，不得已来到西宁，向青海护军使马麒告状。马麒故土情深，其麾下少壮派的眷属亲人大多数皆在河州，目睹耳闻亲属故旧受难，马麒却无法出面阻止。他麾下的少壮派却蠢蠢欲动，不少官兵提出要携带枪支弹药，返回河州老家对抗国民军。这些少壮派军人中，就有马麒的儿子马步芳。马麒得到情报后，深感不安，斥责少壮派不可意气用事，同时还严令西宁城内的宁海军官兵一律不得私自出城，以此防范宁海军发生动乱，造成国民军出兵西宁的借口。

河州事态的演变越发激烈，忍气吞声的马麒意识到，长此以往，恐怕自身也难以苟全。在一次私人的聚会上，马麒对西宁的僚属士绅

①《冯玉祥日记》第二册，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室藏。

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室藏。

③《冯玉祥日记》第二册，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室藏。

友人叹息说：“国民军灭回灭教，对我们逼得太紧。难道任其宰割，没有一个儿子娃出口怨气！”马麒此言极具鼓动性，在属下军官中不胫而走。

不久，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在处置河州西乡、南乡回族教争上的失当行为，直接导致了马仲英反国民军的“河湟事变”。河州镇守使赵席聘为了平定回教教争，采取极为粗鲁的方式逮捕了阿訇，并予以处死。时任宁海军营长的马宝，正在河州老家休养。马宝认为，赵席聘处事无方，将会激起更大的剧变，为了防止糜烂地方，即以河州回民代表团的名义，前往兰州，向甘肃省长刘郁芬陈述一切，请求调解处理。岂料，刘郁芬偏袒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公然将马宝扣押，随后枪决于兰州。

马宝被杀，年仅17、时任宁海军骑兵第十一营营副的其子马仲英便铤而走险，开始武装对抗国民军。

1928年4月1日，乘马麒在西宁东关大寺做礼拜，马仲英带着姐夫马虎山、营长马腾、亲属马仪、心腹马古里拜、马七二、马丹巴一行七人，以放鹰为名，骗开西宁城城门，秘密潜往河州老家。

4月2日，马仲英七人潜入循化县，在县衙里夺取枪支弹药若干，继而又在达力加山截获国民军门致中所部解送的弹药一批，击毙运送弹药的官兵，向国民军打响了第一枪。

返回河州后，马仲英招兵买马，组织起了“黑虎吸冯军”，公开打出了反抗国民军的旗帜，并且提出了最初的主张——“不杀回、不杀汉，只杀国民军的办事员”。^①“黑虎吸冯军”同时发出布告：“吾军号为联盟，纪律务要严明，汉回一体保护，禁止任意欺凌。本部派有秘侦，随时到处巡视，倘若违背命令，惩办绝不轻从，仰尔各营部队，必须切实禀遵。”

“河湟事变”的发生，与部分回族权贵不满国民军权势压迫其生存空间，因之暗中怂恿有关，但直接原因还是国民军的横征暴敛导致矛盾爆发。

^①董汉河：《马仲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马仲英的首要目标，在于夺取河州城。1928年5月10日，马仲英率领“黑虎吸冯军”逼近河州城。当时，河州镇守使赵席聘仅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情急之下，赵席聘向兰州求救。

河州告急，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派出戴靖宇、李松昆，率领国民军第二十五师前去救援。戴靖宇与马仲英血战六昼夜，方才勉强进入河州城，与城内的赵席聘会和，河州城之围遂解。

1928年6月27日凌晨，马仲英发动了第二次围攻河州的军事行动。这一次，马仲英的部队已有3万余人，他将部队的名称变更为“西北边防联盟军”，自任总司令。

马仲英第二次围攻河州城时，凉州镇守使马廷勤的弟弟马廷贤也率部加入了马仲英的队伍。当时，马廷贤率一部驻守在与河州毗邻的大河家，事起后与马仲英积极合作，甚至，马廷贤还挖出父亲马安良当年藏在老家地窖里的银元资助马仲英。

马仲英起事后，西宁城为之骚动。

农历五月一日夜晚，约二更时分，西宁城内外鸣枪示警，继而枪声大作，部队向东奔驰，城内外居民惊惶异常，不知出了什么乱子，三更以后，枪声渐息渐远，居民惶恐终夜，坐以待旦。次日清晨，出门探听消息，才知道马步青的青马队、马步瀛的第九营步队哗变，到河州去加入马仲英的队伍了。自此以后，每晚都有或多或少的马麒部队哗变，到农历五月二十日左右，马麒的部队大部去了河州，西宁城防只有少数部队维持治安。此外，尚有驻守化隆县的马步芳步兵第一营、以及骑兵15营两个营没有哗变，保持着完整。宁海军中十之六七的部队，投奔了马仲英。^①

河州城二度被围后，刘郁芬知事态严重，迅速报告冯玉祥。冯玉祥、刘郁芬后来派遣马鸿宾、马麒、马麟等人前来宣抚，均被马仲英严词拒绝。

此间，冯玉祥、刘郁芬对马麒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侄子马仲英起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12~13页。

事后，马麒已无法控制局面。冯、刘二人不断地向马麒去电，对他表示了极为严厉的训斥与警告。

队伍须整饬、军纪须严肃。

地盘思想宜破除。

旧时恶习须革新。

汉回宜亲睦。

眼光须放大。^①

马麒屡屡遭到谴责，心中恐慌，竟然到了坐卧不宁，夜不能寐的程度。马麒召集在西宁的亲密部属、族中子弟开会时，声泪俱下，叹息连连地说：“我从满清到民国时代，官至总镇，由镇守使升任青海护军使。如今国民军一定要来，让我们平安回家，并没有什么不好，大家都是我的亲属故旧，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现在杀人越货，到处倡乱，国法不容，人情不许，这样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实在令我万分着急”。^②

此时的马麒既希望族中青年能够起身对抗国民军，但又极为担心国民军以他族中子弟造反，向他动武。情势危急，严重地考验着马麒的应对能力。

1928年7月，马麒迭电冯玉祥、刘郁芬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称宁海军哗变与自己无关，青海已做好准备，不惜一切牺牲，争取和平。

就在此时，凉州镇守使马廷勳通报将到西宁与马麒会商。此时的马廷勳已经失势，冯玉祥认为马仲英造反是受马廷勳指使，因而派军队将其击溃，占领了其经营多年的凉州城。

马廷勳的通报，令马麒、黎丹、李迺棠等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实在不应该让马廷勳进入西宁城，否则便会引

^①《甘肃省府致马护军使并行各镇守使电》，见《甘肃省府公报》，1928年，第25期第81~83页，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火上身。因为，西宁向来主张以和平的原则与冯玉祥军协商，若让马廷勳进入西宁，必然会使冯玉祥认为西宁接纳了反叛人员，一定会引起冯军不悦，对西宁的和平原则生疑，将来必然会引来大祸。

马麒在深思熟虑之后说：“我们既定的和平原则，绝不能动摇，在任何情况下，不计一切牺牲，维持和平原则的实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时至今日，目前的实际情况，在处理上增加了困难的因素，即凉州镇守使马廷勳称来西宁会商，关于此事，我认为与和平原则分开来处理，与冯军的和平妥协是一件事，让马廷勳镇守使来西宁会商是另外一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因为马廷勳的祖先创下现有的局面，当时我们都是部下，现在马廷勳拟来西宁，我们闭门不纳，在做人的道理上，说不过去，还是要让他来，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不相妨。如果不让他来西宁，他把凉州所属的军队，撤到西宁所属的北部地区，到那时候地方糜烂是少不了的。与冯军和平妥协，更加困难了！”

马麒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同意让马廷勳前来西宁进行秘密会谈。

马廷勳一行人乔装为商人，来到西宁市后，被秘密安排在北关水城门边上的冶生华家，马廷勳与马麒在这里进行了会谈。马廷勳见到马麒后，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派宁海军帮助自己收复凉州失地。

在公开对抗国民军的问题上，马麒格外慎重。他回答说：“马鸿宾在宁夏，已经归顺冯玉祥；马璘在甘州，已经输诚冯玉祥；而今凉州也已经被冯玉祥军所占领，西宁的宁海军十之六七哗变到了河州，跟着马仲英合股了！目前西宁所剩余的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已觉力有未逮。可是，你既然来了，我不能不设法使你有个圆满的结果。现在，我将仅有的三个营，以哗变的名义，哗变出境，归你指挥。因为我宁海军的哗变，已是家常便饭，没有说不过去的！我希望，这个决定能够获得你的满意。”

马廷勳听完马麒的决定后，痛哭流涕，大为感动。在西宁住了三天后，马廷勳连夜秘密出城。半个月后，宁海军中的死党马子龙、马伏良、

马超佐三人，率领三营兵马，离开西宁，到达平番（今甘肃省永登县），归马廷勳节制。马子龙、马伏良、马超佐三营部队，与冯玉祥作战，结果冯军久攻平番不下。马廷勳最终失败后，转而前往四川。^①

在暗中与国民军对抗的同时，马麒又主动向国民军示好。幕僚朱绣对马麒慨然进言道：“当前大难临头，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如逞匹夫之勇，铤而走险，何异负薪救火。今既卵不击石，孰若请降，以观时局，万全之策，莫善于此。”^②因此，1928年7月25日，马麒派出朱绣、周希武二人为全权代表，弟弟马麟为护卫长，前往兰州与国民军进行和平谈判。当朱绣一行途经老鸦峡时，遇宁海军中少壮派伏击，朱、周二入遂殒命莲花台。

朱绣、周希武绝非泛泛之辈，此时的他们是宁海军中与国民军最为亲近的人。他们的死引起了冯玉祥与国民军的高度关注。事出紧急，马麒与黎丹进行商议，最终决定，排除少壮派的一切阻力，迎接国民军早日进入青海。马麒派出长子马步青前去兰州，与国民军进行联络，作为人质，以示欢迎之忱。

此时，冯玉祥各路大军纷纷西来，孙连仲、吉鸿昌所部云集于甘肃境内。国民军大兵压境，西宁纷纷传言马麒即将大难临头。而马麒在极为煎熬中，却表现出镇定自若，他沉缓冷静地对人说：“余半生为国，此心可质天日，有何危哉！”^③

马麒在给冯玉祥和刘郁芬的电文中这样写道：“（马）麒倾心东向，竭诚服从，立主和平，惟望早日来青主持大局。”他甚至还派遣次子马步芳，将老家贮藏私藏的枪支弹药取出，暗地里接济国民军。

在黎丹顾全大局、力主镇静、委曲求全、静观时变的指导思想下，马麒与冯玉祥、刘郁芬的紧张对立局面渐渐有所好转。主观上，黎丹的决策为马麒保存了既有的势力，客观上又使得青海各族人民幸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21～22页。

②贺勋：《朱绣传略》，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17页。

③黎丹：《青海省政府主席马公阁臣墓志表》，见马忠主编：《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免于兵燹之祸。

■ 对国民军的隐忍曲附

侄子马仲英坐大后，次子马步芳当时在巴戎驻扎。马步芳时年26岁，见马仲英在河州起事后，也曾拉动宁海军第十五营、骑兵第一营前往乱藏，响应马仲英。

马麟、黎丹得知后，派人手持信物，口头传话，予以制止。阐明“离开巴戎，如虎离山”，告诫马步芳“幸勿引火自焚，否则遗恨无穷”。马麟还派人再三秘嘱马步芳，不可轻举妄动，同时还要马步芳约束少壮派军人，务必“倾心卑躬投诚，识时务者为俊杰，化凶为吉……否则就会因一时意气，致使前功尽弃、灰飞湮灭”。马步芳只好强压胸中怒火，带领自己的骑兵退回巴戎，偃旗息鼓，坐观成败。

马仲英与冯玉祥国民军武装对峙，双方僵持了长达一年之久，损失均为惨重。战争最为惨烈时，冯玉祥的甘肃督办刘郁芬亲自率领大军前往河州予以弹压。马仲英因为众寡悬殊，溃退洮岷一带。

刘郁芬率领炮兵进入河州西乡，炮轰了西乡乱藏。当时，马麟正在家中休养，听到隆隆的炮声后，惊慌不已，甚至认为自己大难临头，在劫难逃。

不久后，刘郁芬带着卫队进入马麟家中。

躺卧在病床上的马麟，见到刘郁芬来到后，失声痛哭：“我们兄弟俩是好先人的后代，从来拥护冯总司令，不料侄子不听话，部队已无法约束，实在对不起刘督办您。现在我们兄弟俩都老了，家口众多，还望督办照顾保护。”^①

刘郁芬对马麟进行了安抚：“你不要伤心了，你和马镇守使对于国民军的忠实拥护，我是清楚的。现在战事暂时结束后，还需要善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后的事情要你办。你即可动身与我同去兰州，商量一切。”

不久后，刘郁芬委任马麒为河州宣慰使、马麟为河州宣慰副使。

为了消除国民军对青海马家的威胁与压力，马麒竭力掩盖自己与马仲英起事有关的嫌疑，一边劝说马仲英停止武装对抗，一边电告冯玉祥、刘郁芬，建议以武力清剿，宁海军愿作先锋。

马麒在国民军与马仲英之间，虚与委蛇，两面讨好，相互借重以为自保。

冯玉祥心中自知，马麒与马仲英之间一唱一和。为了打破僵持的局面，冯玉祥遂调令孙连仲所部先期进入青海，对马麒的宁海军进行控制。

1928年10月初，孙连仲所部的鲁崇义、安树德两旅兵马，气势汹汹地进入了西宁城。马麒组织西宁士绅、百姓举行了浩大的欢迎仪式。民国故文人陈秉渊曾描述过国民军入西宁城的情境：“国民军士兵全副武装，精神焕发，大炮机枪成列，阵容整齐，军威甚盛，自晨迄午，连续不断。居民聚集于大街围观，一时笼罩在西宁街头的乌云，为之开朗。马麒摄于国民军的强大声势，派出代表欢迎。”

一个月后，孙连仲携高树勋旅进驻西宁。这时候，刘郁芬、孙连仲所部已分布于兰州、西宁、凉州、河州、永登等地，国民军在军事上处于明显优势。孙连仲来到西宁后，马麒拱手交出兵权。此时，马麒腿疾发作，遂以此为借口，隐居于西宁东关私邸。

国民军将领孙连仲、鲁崇义、安树德、高树勋等人先后来到西宁后，在家卧床不出的马麒，不时向诸人馈赠礼物。

国民军旅长高树勋进西宁途经化隆县时，驻防化隆县的马步芳根据马麒的先前指示，拼凑了银币15万元，骏马100匹，送给高树勋。

在高树勋的斡旋下，孙连仲同意将流落在循化县、化隆县的宁海军余部，编为三个步骑兵混合团、两个独立营，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独立第九旅，以马步芳为旅长。

这时候，整个甘肃政权完全被国民军所控制，马麒以及其他回族诸马的势力被压抑。这年秋天，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编遣会议

上，冯玉祥为了保全军事势力，力主甘肃分出青海、宁夏两行省，以备自己进行人事安排。结果，青海、宁夏设立行省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获得了通过。

1929年1月1日，青海省政府正式成立，孙连仲就任青海省主席。马麒、黎丹进入青海省政府委员名列。此外，马麒还兼任建设厅厅长。

马麒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后，以腿上患有“人面疮”为由，卧病在床，拒不就任。但是，青海省主席孙连仲要在青海立足，仍需要得到马麒的支持，于是孙连仲对马麒进行笼络。“孙连仲到西宁后，对马麒优礼相待，因马麒年岁较长，……每次在集会场合，孙连仲主席总是把马麒扶进搀出，使得马家人在心理上稍微安定。”

青海建省，马麒臣服，国民军在甘宁青三省的统治基础空前巩固。表面上，国民军强势倾逼，马麒曲意奉迎，实际上却蓄积着待机而动的力量；国民军对甘宁青地方的盘剥，在民间社会亦造成潜滋暗长的反抗潮流。

无论怎样，此时，在国民军和马仲英两大势力的汹汹局面下，马麒总算险处求生，渡过了这一危机。

青海建省 第十三章

久经磨砺的马麒，城府极深，心中纵然波澜万丈，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一丝的涟漪。原本沉静寡言的他，在晚年更是不苟言笑，主政青海十多年间，建立行省始终是他的政治追求。而这一梦想却直到国民军控制西北后，在冯玉祥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1929年元月，青海省政府成立。而此时的青海军政大权悉入国民军手中，马麒仅以省政府委员骈列其中，同时还积极帮助国民军剿灭反国民军势力马仲英。

马麒隐而未发，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中等待着时机。1929年10月，国民军东调离开青海。冯玉祥欲起用原宁海军参谋长李迺桢代理青海省政，李迺桢坚辞不就，并诚恳相告，“非马麒出山，青海地方势难安定。”

冯玉祥在犹豫不决中，选择了马麒。马麒以代理青海省主席的身份，重新掌握了青海的军政大权。

■曲折建省梦

实现青海建省，是马麒毕生为之努力的重要政治理想。

然而，马麒在经营青海的前十七年间，苦苦求索，始终未能实现。1925年，国民军开始经营西北后，冯玉祥将军推波助澜，使得马麒青海建省的愿望，最终在1929年时，梦想开花，一朝如愿。

广袤青海建立行省，有着一段极为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青海、宁夏建省之前，均归甘肃管辖。甘肃地域辽阔，民族复杂，行政管理极为不易。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7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就向清政府上奏了《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以兴本利而固边圉》折，首提青海建立行省一案。但是，这个理想却以“甘肃库存支绌，且蒙番风气未开”而宣告破产。1912年，民国元年，张德馨发表文章建议青海建立行省。他说，青海蕴藏丰富，然“满清政府以化外事之，一任其盲塞尔不教，土芜而不治”，遂导致“强邻之戒心”，当此更迭之时，应当“郡县是邦，变军府之规模为民治之区”^①，从

^①《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建立行省”。

从1912年马麒进入青海后，就不断地接触一些关于青海建立行省的言论。1916年，马麒鼓动甘肃督军张广建代为上书北洋政府，请求北洋政府划青海为特别区，募兵屯垦。1916年到1917年3月，张广建先后两次就青海“仿照察哈尔、绥远成例”，划为特别行政区呈文北洋政府。张广建在呈请北洋政府的电文中，转述马麒的思路：“外人游历青海者，谓内容腐败，满目荒凉，万落杂居，一盘散沙，此英国之所以谋全藏也。民国成立，虽倡言五族共和，准其青海王公旧制度存在，所以整理而救药者不闻划一策而发一言。驯致青海领土权转入各王公之手，英人趁此时机得寸进尺，达赖复与订密约缔结利权，前后藏已为囊中之物矣。又拟由玉树进窥青海，遂改青海为‘新藏’。”^①

上述电文，简要地流露出了当时的甘肃督军，为了有效治理青海地区，防止外人入侵，遂建议青海应当筹建行省或划为特别行政区，以为对应之策，但终未获北洋政府批准。

1921年，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与西宁道尹黎丹、参军朱绣等人，一起联名电呈北洋政府，建议仿照热河、察哈尔、绥远成例，划青海为特别行政区。电文强调：“以英人侵藏日亟，窥伺青海，乃具经营青海意见，呈请中央政府改建为特别区域”。对此，北洋政府没有作出任何答复。^②

1922年，马麒再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仿以往成例”、“改青海为特别区域”。马麒陈述说：“青海蒙古二十九旗均赐有郡王、亲王、贝子、贝勒、公等封爵，以镇守使名义辖制已属不当。而这一地区又人稀地广，非专设县治，无以安人心。”马麒在给中央政府的建议中，请求在青海广开县治，同时设青海都统或护军使。然而，马麒“书上”，“不果行”。由于国内军阀忙于混战，中央政府无力顾及马麒所

^①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9，第5、18页，宁夏图书馆古籍室藏。

^②黎小苏：《青海历史之过去与现在》，载《新亚西亚》第8卷第3期；另见《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6页。

请，加之甘肃督军陆洪涛从中作梗，青海增设县治、建立行省之议被搁置。^①

1923年，马麒详拟《经营青海意见书》，从区划、开垦、矿物、交通、军政六方面论述经营青海的方略。他将整个青海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向中央政府献策，尤其在第一项意见中，主张在蒙藏少数民族区域，设立设治委员，“使之分疆而治，各负责任”，积极创造建省规模——

窃维青海据于江河之源上，作陇蜀之屏障，南连藏卫，北走新疆，天产蕴蓄，亘古未辟，……然国事日非，边局益棘。库伦独立，而海北蒙古，时有潜通消息之虞，西藏反侧，而海南番族更有脱离羁绊之想。……迺来中英藏会议问题，咄咄逼人，而界务节略，欲将昆仑以南，当拉岭以北，划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驻兵，果如所议，则青海大半部，将非吾国所有。盖英人垂涎青海，已非一日。自大吉岭铁路修筑到葛伦峰以后，而商务上之势力，骎骎乎有包举青藏之概。只以欧洲近年，疲于战争，故而英人无暇东略，今则战事结束，将全力经营远东，此西藏问题，所以日迫眉睫也。总之，藏卫系中国领土，一切问题，应由中藏自行解决，他人何得干涉？^②

马麒将青海建立行省的理想，与西藏陆疆的安全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在西藏问题上，马麒一贯采取坚定主动的立场，并一度对中央政府决策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马麒所要实现的青海开省而治的要求，北洋政府却难以顾及、无法满足。

1924年6月，马麒派遣朱绣为代表，专门赶到洛阳，冀求吴佩孚之力，“转请曹锟仿热河、察哈尔先例，划青海为特别区，请任马

^①陈秉渊：《青海历史之演变》，参见《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青海分册）》，甘肃省图书馆编印1986年，第84页。

^②马麒：《经营青海意见书》，原载于《地学杂志》（北京）第5、6合期，1923年5月～6月。

麒为青海护军使，即使有所不便，也要争取为甘边宁海护军使，以提高政治地位，脱离甘肃而独立。”^①然而，时任甘肃督军陆洪涛处处阻挠，加上后来的直奉战争爆发，马麒的计划不得不再次搁浅。

1925年，段祺瑞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马麒派遣幕僚朱绣再次前往北京，积极为青海建省而斡旋。忙于争夺地盘统一军政的段祺瑞，再度将其束之高阁，朱绣无功而返。返回西宁的朱绣，在给宁海筹边学校的师生们授课时，不无伤心地说：“……青海建立特别行政区的议案，石沉大海，渺无音讯，想来不时悲伤。”^②

马麒青海建省的夙愿一再遇挫，难以实现，直到冯玉祥国民军进入甘肃，才出现了转机。但可以肯定的是，马麒在国民军进入甘肃之前，为青海建立行省奠定了基础：廓清了青海疆界、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禁绝了鸦片、创办了民族教育、安辑了蒙藏各族、捍卫了国家对于青藏的主权。

1928年，甘肃八镇大半剪灭，甘肃政局业已底定，为了巩固在西北的统治，冯玉祥便积极筹划青海、宁夏两地建立行省。

当年6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通过内政部长薛笃弼，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甘肃省分治方案。方案提出：以青海、宁夏两地，事关国防至为重要，又以两地距离省会城市兰州过于遥远，不便于治理，提出新设青海、宁夏两个行省。

冯玉祥提倡青海、宁夏建立行省，意在壮大自己的势力。据1928年上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编遣会议制定的缩编军队方案，每个省只可保留三个师的部队。如果青海、宁夏建立行省，便可以增加至少六个师的编制。

1928年9月5日，实力派人物冯玉祥得偿所愿。这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提案。这次会议上决定：“将青海改为行省，组织省政府时，委员暂定为5人，设民政、财政、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②《朱绣传略》，见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人物卷），内部资料，2000年，第323页。

建设、教育四厅，余照省政府组织法办理。”

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决定，将“西宁道旧属之西宁、大通、乐都、循化、巴戎、湟源、贵德七县，划归青海省，定西宁为青海省会城市”。^①同时划归青海辖区的还有原青海办事长官所辖蒙古二十九旗、玉树二十五族、环海八族、果洛等地。

与此同时，宁夏建立行省的提案也获通过。

新成立的青海省政府实行委员制，以孙连仲、马麒、郭立志、林竞、黎丹五人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后因林竞辞职不就，国民政府又任命九世班禅为省政府委员。任孙连仲为省政府主席，其他委员兼任民政、财政等各厅厅长，以马麒兼任建设厅长，但马麒辞职未就。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指令：1929年元旦这天，青海省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全体省政府委员宣誓就职视事；1929年1月26日，孙连仲在兰州发出全国通电，正式宣誓就职青海省主席。^②

在大西北动荡的时代里，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貌合神离中，青海、宁夏最终成立行省。这起重大事件的形成，实际上仍是蒋介石、冯玉祥等各方实力派相互角力的结果。

冯玉祥希望能够通过建立行省，合法取代青海、宁夏两地的回族地方武装力量。而冯玉祥这样做的更大目的，是希望能够将自己麾下的嫡系将领们予以妥善安置，同时保存实力，以备来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逐鹿中原。而划分宁夏、青海两省，也无意间吻合了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当时提出了“缩小省区论”的主张，正是为了防止武人割据。

但无论如何，青海、宁夏两省的成立，都是青海、宁夏两地区域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分出宁夏、青海两省，也是西北诸马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实现的理想。比如，马麒经略青海的第一理想，就是使青海建立行省，最终脱离甘肃的辖治。为了这一宏大目标，马

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命令》（1928年10月20日），原载《国民政府公报》第6册，河海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第122页。

②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2册，台北“国史馆”1993年，第750页。

麒努力了十多年，先后多次上书北洋政府，但都屡屡受挫。然而，在冯玉祥的推波助澜下，这一梦想竟然成为了现实。

青海建省，众人额手称庆之余，马麒却颇为惆怅，这惆怅中又饱含着巨大的委屈。

1929年1月26日，甘肃兰州。

孙连仲隆重庆祝青海建省，并发表了《青海省政府宣言》。孙连仲在这份宣言中，言辞激烈，慨然谈道：“我青海的同胞，多数还是游牧的生活，讲实业没有工厂，讲交通没有好路，讲教育识字的不够二百分之一，讲生活又没有吃穿，和牛马一样的十有七八，非有负责的机关促民众的觉悟，急起直追，意图救济，怎能救济我们的危亡？”“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并提出发展青海的八项措施。第一：组织廉洁政府；第二：注重发展森林，实行屯垦林垦；第三：改良畜牧；第四：普及义务教育；第五：创兴水利；第六：修筑公路和铁路；第七：注重开发矿产；第八：实施训政。“要本着革命的精神，积极进行，冀完成革命未竟的功业，达到全面政治的止境。”

这份电文传达到西宁时，马麒正在东关私邸休养。此时，这位已是整整60岁的老人，扼腕流泪。据说，马麒曾在看完这份宣言后，泪流满面地说：“他（孙连仲）一纸就职电文，竟然将我经营青海十八年业绩抹去，实属可恨！”

孙连仲前往青海任职的前夜，为了能以和平的方式进入西宁，经与刘郁芬商议后，派出马鸿宾作为调停人，与马麒进行最后一次谈判。

马鸿宾与马麒相约河口会晤，商议青海交接事宜。马麒抱病晤见马鸿宾，马鸿宾向马麒转达了国民军的三点要求——

（一）将甘肃到西宁沿途所驻扎的宁海军，一律撤退，由孙军接防。

（二）西宁城内的宁海军，移住外县，城内各营房完全腾空，作为孙部营房，并准备好粮秣。西宁各机关连同人员办理交代，准备组

织省政府。

（三）马麒的部队归孙连仲指挥。^①

对于国民军的这三项要求，马麒表示完全同意，并一再表示自己年近无用，疾病缠身，对于官场毫无兴致，今后可以在家颐养。

《青海省政府宣言》发表五天后，孙连仲莅临青海西宁。当天，孙连仲组织国民军在西宁郊外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这次极为隆重的军事演习，实为武力炫耀，军事震慑。演习完毕后，孙连仲发表了演讲——“首先传达了冯玉祥总司令对于边疆各族群众的关怀；接着颂扬了马麒十多年来为保障边疆、镇维海藏、抚育群黎、和辑蒙番的丰功伟绩，并望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治理省政”。^②

接着孙连仲开始训话，重点自然落在将烽火燃遍河湟的马仲英及参与战乱的宁海军老兵身上。“这些人没有听从马委员（马麒）的话，敢于陆续跑到河州参加战乱，涂炭地方，这不仅对不起中央，也为马委员阁臣，抹了一脸的狗屎。”^③

此时的马麒，心境可想而知。他被孙连仲亲自搀扶着步入会场，也发表了极为短暂的演说，大意是大家今后要拥戴孙连仲主席，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新青海。

青海建省成为事实后，引来了国内学者高度关注。当时的学者认为，甘肃分出青海、宁夏两省后，对于边疆积极的意义格外重要，并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作为“通往边疆桥梁的整体”来考量：

甘肃、青海、宁夏三省，位于我国版图之西北隅，西接新疆，西南界西藏，北与外蒙古为邻，西康、四川、陕西、绥远等省环绕其东南二面，自古以来，即为形胜之地。目下则外蒙古形同离贰，西藏日启纠纷，操纵之权，仍在帝国主义之手，倘蒙藏竟被其吞并，则甘宁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32页。

②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将军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1993年，青海省图书馆藏。

③田生兰：《青海开省时的孙马政治演变》（田生兰解放前系民国《青海日报》编辑、省政府秘书处秘书）。

青亦在其梦想之中；且新疆北部因与俄属中亚细亚比邻，当帝俄时代，已有重兵常川侵驻，迄今俄政虽变，其驻兵窥视之策略，仍未稍改，直接的可以危害新疆，间接的亦属甘宁青之隐患。

甘宁青境内，除汉回两民族外，尚有蒙古撒拉缠回番土诸族，信教既不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亦各殊别。党同伐异，自古已然，仇杀相寻，迄今无已。

是则甘宁青三省，在今日环境之下，实成为外患内忧交迫之区矣。加以交通不便，开发稽迟，地藏未能尽辟，政治鲜见刷新，连年灾祸，民不聊生。坐今天富裕之区，复成筚路之境，利弃于地，其可惜孰有甚于斯乎？

不特此也，甘宁青三省，居西北版图之中心，为通达边陲之孔道，中原与外藩往来之枢纽，亦一切政治、文化、经济之过站也。质言之，三省不事建设，即不足以顾忌边陲，边陲若无三省之贯通，必与中原形成隔膜。这是其地位之重要，尚不止于其本身也。^①

■助剿马仲英

1929年春节，西宁城内原本悬挂着的北洋政府时代的红黄蓝黑白五色旗，被改为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西宁城内的四大城门也用国民党旗徽的蓝色粉饰一新。

然而，此时马仲英挑起的反国民军的烽火愈发炽烈，正在河湟大地蔓延。“黑虎吸冯军”三围河州城后，在国民军吉鸿昌部的追剿下，于1929年2月初窜入青海贵德。

马仲英在青海南部的突然出现，引起了青海省主席孙连仲的惶恐不安。孙连仲亲自前往西宁东关马麒私邸，请其出山实施安抚之计。马麒推荐弟弟马麟前往贵德招安，结果马麟在城下受到侄子马仲英的

^①《建设甘宁青三省议》，南京京华印书馆1931年，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一番奚落和恐吓，遂快快而归。

1929年大年初一，马仲英率领部队自贵德县开拔，一路杀向西宁方向。大年初三，马仲英自鲁沙尔镇直抵石灰沟阴山堂一带。最后至距西宁仅八华里的享堂沟、十五华里的火烧沟，欲攻西宁。孙连仲急调九十二旅鲁崇义一个营前往搜剿。因先头部队不熟悉地理，被马仲英派出之伪装向导引诱入沟，遭遇伏击，一营300多名河南籍官兵被全歼于享堂沟、火烧沟一带。

当时的民间说唱艺人，生动地记述了这次战役的整个过程——

尕司令（马仲英），黄胡子，土匪分成了两股子，一股子到了火烧沟阴山堂，男人们吓的跑了个光，婆娘娃娃叫爹娘，土匪拉马又抢粮。一股子来到了享堂沟下水泉，引诱国民军来了个白刃战，血肉模糊实话惨，把国民军的一营杀掉了一大半。孙主席听见怒冲天，心腐烂，亲自把尸首埋在鱼场台的大坟院。

马仲英此役获胜后，以西宁为孙连仲重兵把守之地，便绕过西宁市，疾驰青海湟源县城。

大年初六，马仲英率部杀至湟源城外。

当时驻防湟源县城的是马麒亲侄马步元团。国民军进入青海以来，马步元也备受压抑，对国民军早生愤恨，遂决心与堂弟马仲英联合，向国民军开战。二马在秘密接洽一番后，由马步元将黎丹的侄子黎小苏（时任湟源县水务局长）一家人，秘密遣送出湟源城。^①并约定马仲英攻城时，马步元在城内响应。

两人动手之前，马步元在湟源县城用牛驮出子弹接济马仲英。开战的前夕，马步元还在电话里对孙连仲进行麻痹——“确保湟源无虑”，之后，又给叔父马麒去了电话称“决不贻祸家门”。马麒听了这话后，察觉侄子马步元反心已起，遂将马步元的反常现象，向孙连仲进行了汇报。

^①作者采访黎丹、黎小苏后人时，聆听他们的讲述所知。

马仲英、马步元里应外合，攻打两天后，湟源县城被攻陷。马仲英、马步元所部大逞淫威，将城中百姓肆意掠杀，致使2400多人罹难，县长李肖白上吊自杀，一向富庶的湟源县城遭到空前浩劫。马仲英在湟源县补充了给养后，匆匆离开，孙连仲自西宁派出的国民军安树德、鲁崇义部尾随而至。

马麒惊闻马仲英湟源屠城，又知马步元以为内应，惶惶不安。无奈之下，马麒主动向孙连仲请命，派出马麟率领一支部队前往门源县一带堵截马仲英。

马步元跟从马仲英一起潜出湟源，跑出几十里地后，又返回湟源县城接取家资，结果被赶来的安树德、鲁崇义部围困在县城。安树德、鲁崇义围住湟源县城后，电请孙连仲如何处置马步元。孙连仲召来马麟进行商议，马麟决然要求予以枪毙，给青海地方一个交待。无路可逃的马步元在家中自杀。

此前马麒还授意驻扎在化隆县的马步芳在当地剿杀马仲英势力。马步芳遂将部属中参加马仲英反冯军的马朝良、马朝佐等族人，一一抓捕并移交国民军枪决。国民军将领高树勋来化隆县时，马步芳一口气抓获了九名曾经参与围攻河州的农民，将他们枪杀后，悬挂首级于城墙之上。凡此，皆意在向国民军输诚，换取信任。

马麒在权衡国民军与马仲英的势力后，一改先前的骑墙姿态转而积极帮助国民军剿灭马仲英部，使他在青海建省初期大权失落的政治低潮期安然度过危机。

新的转机接踵而至。1929年5月蒋冯大战爆发，战争前后持续半年时间，以冯玉祥的暂时失败而告终。期间，冯玉祥部前线吃紧，遂将驻甘青两省的国民军相继调赴前线。8月，任青海省主席仅过半年的孙连仲被调离青海，其部下高树勋代理省政府主席一职。10月，高树勋部也被调离青海。高树勋离开青海之前，奉冯玉祥之命，邀马麒的幕僚、原宁海军参谋长李迺葵暂时代理省政。而李迺葵建言高树勋，自己无治理青海之才能，“非马麒出山，地方势难安定”。^①随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

后，高树勋致电冯玉祥，并转称“非马麒出山，地方势难安定”。冯玉祥在犹豫不决中，选择了马麒。冯玉祥在10月30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下午七时电宋哲元，将甘、宁、青部全部集中西安、平凉一带，以便随时调出作战，并以马鸿宾为宁夏省主席、马麒为青海省主席。”^①

青海省政一时又重归马麒之手，但蒋冯之间的对抗尚未见分晓，于是马麒依违两者之间，小心周旋。正面拥戴冯玉祥反对蒋介石，而背地里却不断地秘密派人在蒋介石的身边活动，以为日后留下转圜余地。因此，自接任省主席后直至中原大战战局明朗，马麒每月都要在青海省财政中汇解5万元以作冯部“前线接济费”。同时，派遣骑兵第九旅参谋长王清水、戴金山两人，携重金疏通顾祝同，请为转达对蒋介石的拥戴，又致密函给蒋介石以示结好。1930年5月，阎、冯、桂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11月，反蒋联盟战败，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势力自此瓦解。在战局明朗之际，马麒向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投靠电文：“（马）麒倾心南向，惟冯部来甘，遂致倾向之诚，无由上达，冯且蓄意剪除异己，只得委屈周全”。^②作为回报，1931年1月6日，蒋介石任命马麒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

①《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72页，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室藏。

②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第十四章 主席任上

1931年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麒仍代理青海省主席。马麒掌握政权后，迸发出了他压抑与积蓄了多年的力量。趁机出兵甘肃，安定匪乱，驱逐国民军余部离开甘肃。派兵在兰州以西的凉州成立凉州城防司令部。以此为据点，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青海军队控制了河西走廊。

在马麒的经营下，一些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鲜事物陆续在青海登台。尽管规模小、范围窄、影响力极为有限，但这些之前青海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的出现，毕竟代表着时代的方向，也给一潭死水的青海带来了些许活力。

在马麒的主席任上，在青海延续了几百年的土司制度宣告废除。土民摆脱了束缚他们的一层封建枷锁，青海东部土汉同一，民归政府粮归仓，政令归于统一。马麒主持废除土司制度，无疑是青海社会的一大进步。

■ 马麒势力介入甘肃

风流云散路茫茫，毁誉参半的马麒，在冯玉祥国民军的重压下，似乎真的气数已尽，行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马麒在人生的谷底沉郁了三年之久后，时事又一次将他拥上了奇峰之巅。

1929年国民军东撤，冯玉祥只好委任马麒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及冯部失势后，1931年1月6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麒仍代理青海省主席。^①重掌青海军政大权的马麒，开始措置青海省务。他首先主动电呈南京国民政府，请速派大员前来西宁主持、指导国民党青海省党务工作。一个月后，蒋介石派出方少云、燕化棠两人前来青海筹建起了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方少云被任命为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军队特别党部书记；燕化棠被任命为青海省党部委员，协助方少云开展工作。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是国民党中央派往青海省的第一个党务机构，也是蒋介石对青海进行控制的重

^①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94页。

要步骤。

新的省政府班底同时组成。经报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黎丹为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李迺棠为建设厅长、王玉堂为民政厅长、魏敷滋为财政厅长、杨希尧为教育厅长、马朴为公安厅长。

青海在建省前地方行政单位只有七县二理事，建省后出于便于施政的需要，经马麒建议青海陆续增设了一批县。到马麒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时，青海省所辖县多达十四个，并且任用了一批有才干的人为县长。杨希尧任西宁县县长、明璋任湟源县县长、姚钧为贵德县县长、李德渊任化隆县县长、王振纲为都兰县县长、马英甲为循化县县长、邓富为化隆县县长、余人为玉树县县长、任国钧为互助县县长、梁炳麟任乐都县县长、朱立任大通县县长、李永瑞任共和县县长、郭晓鸿任民和县县长、殷丕头任同仁县县长。

首任青海省主席孙连仲，时被蒋介石收编，派往南方带兵驻防。当得知马麒继任青海省主席的消息后，孙连仲在自己的日记中感叹连连：“得知马阁臣继任（青海）省主席，余此时方知，马阁臣确是一个极负韬略之人，且是忍耐力甚深的高明之人，他超人一等的忍受力，为余生平少见……若余不走，他又怎能上台？”^①

从省主席到县长，一个新的行政班底业已搭就，青海政局的一丝新气象在黎丹笔下跃然显露。新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黎丹，难抑心中的喜悦，慨然提笔写下了《新青海词十二阙》，^②以抒襟抱。《新青海词十二阙》刊发后，时人评论说：言简意赅，见地超人，璞玉而外，又俨然是——篇新青海的建设大纲。

1. 看山好到新青海，绿草如茵，白石嶙峋，水色山光尽绝伦。
十三阿木尼环海，雪净无尘，月皎如银，丘壑都成世外春。

2. 观澜好到新青海，明镜波微，螺鬟妍姿，未信西湖独擅奇。
天光淡白涵深绿，一片涟漪，万顷琉璃，欲得明珠好探骊。

①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将军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1933年，青海省图书馆藏。

②《新青海词十二阙》，原载于《新青海》，第四卷第六期，第28页。

3. 避炎谁识新青海，早晚衣裘，午似凉秋，何必匡山向牯牛。
海滨倘借经营力，陆可高楼，水亦扁舟，郊外还增仙境游。

4. 询向若到新青海，万帐襟裘，遍野牛羊，游牧遗风今尚在。
海阪千里新开省，兰乍牙抽，树待香稠，移种滋苗好预筹。

5. 学堂好起新青海，输入环珍，渐化苳蓐，蒙藏应多入校人。
国民自治非他治，识贵知新，力贵能振，唤起声声莫厌频。

6. 牧场好设新青海，马有龙驹，牛有兰珠，羊种宜求美利奴。
改良先贵因其势，蒙也娱乐，藏也争赶，事半功倍倍。

7. 兽医能到新青海，牛也无瘟，马也能繁，旌帐事定感欢乐。
阿根廷擅全球名，去害宜先，兴利非难，好把奇方起瘳边。

8. 农村若开新青海，食也宜仓，豆也宜箱，八宝都兰已擅场。
海滨山色都葱秀，先树槐桑，渐聚村庄，不美东南禾稻乡。

9. 工厂好建新青海，革也坚精，毛也充盈，染制谁将大计营。
若将生货都成熟，运费欢迎，近地销行，商业还看腾四藏。

10. 交通若遍新青海，车道环巡，汽笛时闻，一日宁城往返频。
转瞬便成新世界，五光十色，士女如云，不住西宁住海滨。

11. 轮舟小利新青海，场有劳工，校有黄童，波面乘行快若风。
虽无远使帆樯处，驹岛青葱，海角西东，赏月看花兴不穷。

12. 文明灌溉新青海，沙漠能滋，沮洳成田垌，耕稼看同陇蜀齐。
穷边实业翱翔日，商也投资，矿也来采，接济东南仗海西。

正当马麒、黎丹诸人为筹划青海建设而踌躇满志时，一件对其家族影响深远的事件突然而至。

马麒代理省主席不久，甘肃士绅杨思等人联名致函马麒，称国民军离开甘肃东去后，陇上匪祸丛生，拟请马麒派员出兵兰州，主持剿匪，拱卫省城，维护桑梓，安定甘肃。

原来，孙连仲离开甘肃前，曾电呈冯玉祥，希望由甘肃河州籍军人马鸿宾出任甘肃省主席，马鸿宾见冯玉祥败象渐露，借故推诿，迟迟不愿就任。因而，甘肃省主席一职，只好由冯系人物王桢代理，另

有委员马鸿宾、杨思、裴建准、张维、喇世俊、王廷翰、赵元贞。甘肃“八大委员”，对于戡乱剿匪之事，无从下手。此时，只好仰仗于青海省主席马麒。

接到求援电文后，马麒、黎丹、李迺荣诸人认为，国民军退出西北后，甘肃陷入了权力真空状态。可以借“八大委员”请求青海出兵，以戡乱陇上为由，在甘肃实现“开疆拓土”的政治抱负。

几天后，马麒派出弟弟马麟，率领一支骑兵迅速挺进甘肃。马麟所带骑兵部队改编为甘肃骑兵第一师，马麟为师长。

甘肃骑兵第一师驻扎在兰州城内外，马麟的司令部设置在小西湖。当时，甘肃匪警四起，马麟奉命前来，丝毫不敢懈怠，他深知必要狠打一仗，方能震慑全局，为甘肃政界所倚重，从而树立青海军队在甘肃的威信。

当时，盘踞甘肃天水的落魄军阀、匪首马廷贤率军涉险进攻兰州，图谋夺取甘肃军政大权，称霸陇原。马麟率领骑兵第一师出兵定西，将其严重挫败，拱卫了甘肃省城兰州；又以绝对的优势兵力，逼迫甘肃东部的国民军余部，连夜出走。

此后，马麟又出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甘肃省军政事务，皆参与过问，甘肃士绅杨思、喇世俊、裴建准、张维、水梓、李俊潭、王廷翰等人纷纷依附于马麟，一时间炙手可热，马麟成为了甘肃的风云人物。

1930年秋，中原大战尘埃落定时，甘肃各派势力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效忠。甘肃执政“八大委员”杨思等人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大局统一，无任倾心，甘省事务，经公同会议，军事推马麟为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雷中田为副司令，政务暂不用主席名义，由省委共同负责处置，暂维现状，听候明令训示祇遵。”^①

在杨思等人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我们不难看出，马麒家族在纷乱岁月中对甘肃时局的巨大影响力。

一时间，青海省主席马麒的手中已经握有三个师的兵力。次子马

^①《甘肃省府公报》1930年，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步芳驻防西宁，所部于1931年7月被南京国民政府编为陆军新编第九师；长子马步青曾被冯玉祥裹挟至中原前线，担任洛阳警备司令，所部稍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编为独立第二十六师；胞弟马麟又手握甘肃骑兵第一师，在兰州最具名望。

此时，与马麒同一时代的甘肃军政势力，如显赫的马安良家族，以凉州镇守使马廷勳与国民军斗争中的失败，而宣告瓦解；而盘踞宁夏的马福祥，已经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及安徽省主席，远离西北。因而，“在甘肃、青海两省之中，马麒成为了军政界中的巨魁人物”。^①

青海军队进入甘肃，最重要的成果，除却在某种程度上安定了甘肃局面外，应当算是占据了兰州以西的丝绸之路重镇——凉州，并以此为据点，使马麒家族进而控制了河西走廊。

1930年夏，马麒指示甘肃骑兵第一师团长马骊剿匪永登时，趁机占领凉州，成立凉州城防司令部。此前，马仲英反冯军在国民军的追剿下已由扁都口出走河西走廊，后辗转于宁夏。此时，马仲英复入河西走廊，所部直逼河西重镇凉州。凉州城防司令马骊为防止马仲英袭击凉州城，遂派出亲信携8000大洋，前去接洽，劝其离境。马仲英仅取200元大洋，并声称：“我不入城，请姑父（马骊）好好守城。”^②遂一路西行直扑甘州，收编了肃甘警备司令马谦的部队。马谦无奈只得接受马仲英所赠财物出走北平。

此时正当冯玉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并走向武装对抗之际，马仲英武装反抗冯玉祥国民军无疑支援了蒋介石，于是经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引荐，马仲英与蒋介石取得联系并得到蒋的笼络和倚重。

马仲英进据甘州后，撤换马步青、马步芳任命的十多个县长，自筹建立“河西行省”，并自命不凡地说：“现在甘肃的省政府，已不能管辖我了，我要在河西独当一面，做为甘肃新疆间的一个省区，叫做河西省，和宁夏、青海、甘肃、新疆鼎足而立。”1931年3月，马

^①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②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仲英成立了“河西行政委员会”，划出甘州4县、肃州7县为“河西省”，拟自任“河西省”主席，以此来号令边疆。

这样的举措，严重威胁到了马麒家族在甘肃河西的已有统治基础。马步芳认为，马仲英的行为不啻是对自己家族的背叛，于是决定动用武力驱逐马仲英，收复河西。1931年4月，马步芳率韩起功部经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突袭马仲英。马仲英不支，遂由甘州退往肃州，甘州为马步芳所据。因处被动局势，马仲英向马步芳提出缓和，但马步芳以“这是公事，不能因为我们是兄弟，以私废公”拒绝，并派马步康部占据肃州，迫使马仲英窜入新疆。至此，河西走廊复为马麒家族控制。

国民政府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曾评述青海部队占据河西走廊这一事件时，频频指责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忍让青海部队割据河西，霸占河州，地方行政首长被赶走，甘肃半壁河山非己所治，致使南京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威信扫地。”

1941年春天，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要求青海部队撤出甘肃河西时，时人如此评述马麒家族对河西走廊的控制：“青海军队趁间先入河西”，“凡军事政治，皆在其掌握之中，若求所归之主，则当背甘而事青矣。虽然事有所难焉，盖甘青皆河西为外府，以充内府，而不肯弃绝者也。假甘肃弃之，则不啻割地之半以与青海，而于（甘肃省）主权领土有所伤损焉，于是财源无以进，军无以养，地盘无有磐石之固矣。使青海弃之，亦同甘肃所患之病。”^①

由此可见，于1929年底重新掌握了青海省政的马麒，在历史激烈演进的缝隙中，伺机而动，开疆拓土，是一个极具扩张意识的实力派人物。

^①《军政部等关于在西北充实中央军的文电》，第二历史档案馆。

■ 青海近代化的姗姗路途

作为民国建元后主政青海长达十数十年的人物，马麒与青海的近代化起步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鸦片战争结束后，全国大部分地区迫于世界潮流，相继踏上了近现代化的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了新气象。而在西部地区的青海，却似一片沉寂的冻土，触动不大……直到民国初年，青海的近代化才真正起步。”^①

民国肇建，青海地区的经济状况仍旧十分落后。在农业区，生产方式仍处于“二牛抬杠”的阶段，人民所使用的工具仍是沿用了数千年的传统工具；从事商业者，多为小商贩，手工业者也为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均为养家糊口计，很难有大的资本积累；在牧区，蒙藏民众仍延续着逐水草而居的方式，放牧打猎、挖盐捕鱼。马麒治下的广袤青海是一个社会经济发育极为落后，近代化无从谈起的地区。

马麒掌握青海军政大权后，递交给中央政府的经营青海五项计划应当说是青海发展的急务，也是马麒经营青海的方略布局。这五项计划是：“宜择地多设县治，屯垦开矿，练兵设学，兴实业以辟利源，修路以便运转。”对青海的各项施政，大致以此五项计划为框架而展开。

试采玛沁雪山金矿，积累资本；废止地方币票，改为通行银票，为大规模开发青海做准备。同时，改革税收制度，设立粮茶局，统管全青海的税务，实行草头税和营买粮制度，开始改变牧区只收丁银，不收产税的做法；在农业区，实行禁烟制度，减少烟田，开垦农田，以增加粮食收入；仿照兰州以及内地新式的官督商办、官资合办的实业形式，设立垦务总局，放垦荒地，分级定价征收；完善西宁以及各县的商业网系，加强对于青海商业的控制。

马麒对于青海金矿与盐矿的督办，都是依靠于他的外甥马辅臣。1912年，28岁的马辅臣来到马麒的身边，被任命为宁海军矿务马队管带，负责管理玛沁、星宿海、皇城滩、科沿沟等金矿，以及茶卡盐池盐矿。

^①马安君：《略论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载《柴达木研究》，2010年8月。

在基础设施方面，也有所建树：

组建了省政府交通处，主持修建了6条主干道，以及一批县道。

1913年，马麒下令改造了从兰州到西宁的旧马路，开设了新式邮政代替清代的驿站。还成立了西宁电报局。

1920年，开通了西宁到兰州的电报业务，用以满足民间所需。

1931年，为西宁电报局添置了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有效弥补了有线电报的不足，开通了西宁到永登、兰州的长途电话业务。

1931年春天，病危中的马麒，命令青海省政府在西宁东郊的乐家湾，平整修筑出一座简易的飞机场，长与宽仅1000多米。简易飞机场很快修好后，每周隔三差五，有上海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飞往新疆乌鲁木齐途中时，开始经停西宁。

“这些新式的近代交通、通讯业，仅仅只在西宁以及周边的几个县出现，所覆盖面也极为有限，能享受到便捷的，也只是少数军政人员以及一些士绅，谈不上受惠于人。”^①

无论如何，在马麒的经营下，一些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鲜事物陆续在青海登台。尽管规模小、范围窄、影响力极为有限，但这些之前青海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的出现，毕竟代表着时代的方向，也给一潭死水的青海带来了些许活力。仅交通一项，已有了可喜的起色。时人马鹤天在30年代访问青海时不无感慨：“至青海境，则道路修治，树木茂密，房屋新整，处处有新兴气象……余来西宁，已三次矣。十年前来时，乘架窝，一周始达，一年前虽乘汽车，因路工尚差，需四日；此次仅半日即达，可知西宁交通逐年进步……青海建省后，一切积极建设，较之十年前之兰州尤为进步。”

到1931年马麒谢世，经过近二十年积累的青海，相继出现了公路、机场、图书馆、饭店、百货商店、电影院、医院、火柴厂、毛纺厂、瓷器厂、玻璃厂、造纸厂、电厂、自来水厂、三酸厂……煤炭业、金矿业、盐业更是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青海的近代化在萌芽、生长的过程中，马麒以地方军政长官的身

^①《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4页。

份，启用官僚资本以及军政权力进行推行，从而导致青海的近代化打上了官僚资本的深刻烙印。有当代学者认为，马麒在青海所推行的措施，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官僚资本的封建落后性将青海的近代化行程，带人了一条畸形的道路。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今人如何评价，并不能否认，马麒曾引领着青海姗姗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

■彻底废除土司制

废除土司制度，是马麒为统一青海政治而努力措置的另一施政目标。

民国初年，青海地区仍然存留着明清两代的土司制度。土司拥有独立的司法行政和其他特权，他们的存在不利于政令的推行。马麒早年就非常理解，土司制度导致“土、汉人民义务不均，汉民负担偏重”，应及时“铲除民族不平等之障碍”。

马麒时代，青海土司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当属东府土司李承襄。李承襄的先祖乃是西域突厥人、晋王李克用之后裔。元代时，李赏哥在岐王幕府做官、李南哥在西宁做西宁州同知。明代洪武年间，李氏后人承袭都指挥使职，后来，李英被封为会宁伯，子孙袭之，此一系谓东伯府。

到了李承襄手中时，他尚且管辖乐都、互助两县部分地区，属民约2万多人，手下有千户、百户各1名，千总把总约10人，有常备士兵300人。

此外，还有西府土司李沛霖，管辖互助县、西宁县部分地区，有属民3000多人，常备士兵25人。

西祁土司祁昌盛，辖地在西宁南郊，约有属民6000多人，常备士兵150多名。

韩土司韩膺禄，继承着先祖在雍正时的千户，辖地在循化县保安

堡一带，当时有属民8000人。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东祁土司、汪土司、纳土司、陈土司、吉土司、冶土司、甘土司、朱土司、辛土司、喇土司、赵土司、阿土司、曹土司等等。这18家大大小小的土司，他们的辖地遍布在循化县、乐都县、西宁县、民和县、互助县，管制着数量庞大的民众，此外还占据着青海东部丰饶的农耕地区。^①

1915年，马麒执掌青海军政大权时，他就一心想废止土司制度。但是，废除土司制度的时机，在马麒主政青海的前期一直没有出现。及国民军进入西北，马麒权利危机凸显，取消土司制度的计划被迫搁浅。马麒代理青海省主席一职后，废止土司制度的进程明显加快。

当时，各地不少“土司百姓”，径直跑到西宁东关的马家私邸，请求马麒使他们有个生计活口。看到了“土司百姓”要求废止土司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马麒认为取缔青海土司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1年，土司李承襄等人迫于人民群众以及地方政府的压力，分别呈请青海省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请求“将土司制度另行更名，并将土兵改编”。

这时候，马麒以青海省政府的名义正式向国民政府呈交《撤销青海省土司各职一案情形》，呈请“明令取消青海土司各职”，“土民与汉民应同一体，以后土民粮草均由各县政府直接征收。”^②

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将青海省土司制度撤销。但马麒仍同意，各土司所在县政府，每年将所收各土司原有地粮，酌给一部分作为对土司的“赡养”，并分别委任各土司区长或乡长之职。但“嗣后土司不予补官袭职，以便逐渐改流”。^③

①远人：《青海各族之现实状况》，摘自《回教论坛》（重庆版）1939年第2卷第8期，第6~10页；另见民国初年青海地区各土司简表，详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58页。

②《国民政府撤销青海省土司各职一案情形案》影印件，1931年8月，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原件存于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国民政府撤销青海省土司各职一案情形案》影印件，1931年8月，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原件存于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从此，在青海延续了几百年的土司制度，宣告废除。土民摆脱了束缚他们的一层封建枷锁，青海东部土汉同一，民归政府粮归仓，政令归于统一。马麒主持废除土司制度，无疑是青海社会的一大进步。

但是，虽说青海东部的土司制度被废除，但牧业区流行的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户制度却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马麒逝世

晚年的马麒常为一种称作“人面疮”的顽疾所苦。人面疮多生于患者的膝盖之间，病征犹如人脸口鼻，颇不易治。1930年，马麒痼疾复发，严重时只能躺在床上处理公务，人称“卧治”。后从兰州请来名医谢刚杰为其调治，稍有好转。1931年夏，马麒前往湟中县上五庄水峡避暑。8月4日，避暑疗养的马麒，决心前往水峡深处。医师谢刚杰劝阻其休养，马麒对谢刚杰说，自己即便感到有所不适，也应该并无大碍，于是谢刚杰不再阻拦。^①马麒便扬鞭策马，驰驱在山溪绿荫间。

是日下午，征伐马仲英告捷的马步芳前来水峡向马麒请安，并汇报了征战告胜的情况。马步芳“向马麒面叙驱逐马仲英入新疆的经过，语多高傲”^②，一旁的弟弟马步瀛劝说不下。马麒听完马步芳的讲述后，心中悲伤无比，痛心马步芳为外人利用，致使骨肉相残。一时中风，竟不省人事。

当天傍晚，马步芳、马步瀛和卫队连夜将马麒送回西宁东关，次日中午，马麒在东关私邸逝世。8月7日，弟弟马麟、子马步青、马步芳、马步瀛以穆斯林葬礼将马麒葬于西宁东郊。随后，向南京以及各省发出电报讣闻，发布了马麒去世的消息。

^①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年，第26页。

^②黎丹：《青海省政府主席马公阎臣墓志表》，见马忠主编：《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敬计者：

先严阁臣府君，于中华民国二十年八月五日午时，疾终于西宁东关寓寝，享年六十有三。于七日二时以穆斯林教礼简葬于西宁东郊。择于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开会公奠。哀此讣闻。^①

孤子 马步青 马步芳 马步瀛 泣叩

马麒逝世的消息传至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布国民政府命令，并题写了“勋业炳彪”四字挽联，加盖“介石翰墨”朱印，以示慰问和哀悼。

国民政府命令：

代理青海省主席马麒，积劳病故，前经明令着考试院从优体恤在案。兹据该院呈，据叙部议覆，拟按官吏恤金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给予遗族年恤金。惟以该员久镇西陲，勋劳懋著，应否特予褒恤，转呈钧核等语。马麒著特给治丧费三千元，以示优异。此令。^②

依照通例，青海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在南京市梅花巷11号，成立了青海西宁马主席治丧处。南京国民政府要员戴传贤、于右任、朱培德、马福祥、贺耀组、钮永建、马鸿逵等人，纷纷题写像赞或写挽词。^③

监察院长于右任题写挽词：筹之四境为一室，捋之十年如一日；果洛既平，玉树久辑，武练文经，功在积石，鞠兹西顾，都护星海，迢迢铭旌载路。

①蒋介石、戴传贤、于右任、马福祥等：《青海省主席马麒像赞和谕词集》，1931年8月油印本，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②蒋介石、戴传贤、于右任、马福祥等：《青海省主席马麒像赞和谕词集》，1931年8月油印本，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③戴传贤、于右任、马福祥、马鸿逵、何耀组等：《青海省政府先主席马公阁臣像赞》，（民国）青海省政府编辑，油印本，青海省图书馆古籍室藏。

考试院长戴传贤敬题：天方神族，陇西英贤；允文允武，裕后光前；十方同仰，万姓赖安；永矣休哉，流水高山。

宁夏省主席、姻弟马鸿逵为马麒题写像赞说：青海号边疆，蛮荒亘草昧。高牙树神威，砥战镇圆规。昆仑多顽民，扼吭兼抚背。充国慑先零，边民齐爱戴。草莱烦开垦，无使地荒废。陇饿乞诸邻，齐向湟中载。足食有远识，桑梓口碑在。一朝归真去，勋业垂千载。遗像肃清高，抚膺生感慨。

马麒谢世后，西宁城内的汉人，还在西宁主街道上拉起了万丈黑纱，以示哀悼。“晚年的马麒，位高权重，锐意更新，整饬军纪，严刑峻法，抵制强暴，虽其亲属，不稍宽容。尤其轻赋简政，体恤民困，率多予以生息之机，昭昭事实，深为人所共颂。”^①

1932年初，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在西宁修建了马麒纪念堂。纪念堂修建完工后，军政界人士纷纷推邀黎丹撰写马麒墓志表。其志云：

民国成立，公膺西宁总兵之命。时边事已棘，公目击症结所在，毅然以开拓青海、恢复西藏为己任。甘督赵维熙雅知公所志，甚重之。二年，请命于政府，任命公为蒙番宣慰使。公恩威兼施，尽抚海南、北及黄河上游各镇旗部落而安之，政府藉纾西顾之忧。公以青海边局，关系重大，以速收玉树为他日复藏卫之计，力陈当局。而川边经略使尹昌衡亦力请以玉树隆庆土司归川。时川人张某护甘督，亦以玉树隶川为便，事久不决。而玉民坚请归甘，就公呼诉者，络绎于道。公谕以川、甘均属国土之义，则求益急。不得已代达民意，而张尼不上闻。比皖人张广建督甘，始以公请达于政府，宣派周务学观察西赴玉树勘查川甘省界。周固廉洁长者，勘界后，深得民心。事竣反命，当局始洞察其隐，乃断然以玉树二十五族之地，仍隶于甘边，远人翕服。四年，政府裁撤青海长官职，任公为宁海镇守使。事权既一，远近悦服。乃筹策开拓建设，一反清季羁縻之旧。初玉树请保境之师，护督某不欲也，至是呈设玉树防守司令，谆诫部署以国家绥柔之意。

^①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7页。

继于都兰、玉树设置理事官，台站、邮政，次第创设。惟时度支万艰，以西宁七县之收入，大部分尚须上输，仅有余沥。且养兵兴学之不暇，开拓大计，又安所待？竟惨淡为之而不馁者，惟此图谋国之血诚耳。

五年，伪忠顺公吕光假皇子之名，啸聚番众，潜居贵德。北恃大河，南倚群山，将久据以抗。公督队力征，躬冒矢石，不浹旬事平，蒙番胥悦服。

八年，有昆仑争界事，当时最引国人注目。初外部与英使磋商藏界始末，有昆仑以南、当拉岭以北之地划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驻兵，又划德格以西为外藏议。时政府暗于藏事，失措特甚。公痛陈疆事，力争当拉岭以北，昆仑山以南长二千余里，金沙、雅砻、澜沧诸江之上游，皆衍流其中，其后较青海北部为暖，向隶青海，版图可稽。英人巧设内、外藏之名，艾斯顿强执界限问题，已为中、藏交涉之点。川藏前车，竟以金沙江为界，江为西岸，如同普、武城、江卡、盐井，均归卫藏；东岸自巴安以南，则归川边。以十三城拱手让人，已丧地千里矣，而英人因兵力不及，尚未越当拉岭一步，遂以甘肃素所管辖，卫藏兵力未及之地，割以奉之，蹙地千里，辱国已甚。今若以昆仑以南划为内藏，势必撤去玉树驻兵，取消已设之官员，不独堕国家已成之功，且孤番民倚信之忧。而自玉树以北，如果洛、汪什代亥、刚咱族以及循化、贵德迤南之番族，皆将轻视中国，不可复制。缓则剽掠边鄙，急则结队入寇，非惟河湟无宁日，即西南国际交涉，将更不堪问矣。叠电缕陈必争之由，于海南、海北、玉树、都兰建设理事，增驻重兵，扼险设防，痛晓番族以正义，各族皆景从。英人志不克逞，国人辄以此重公。

果洛诸族，久隶川边，满清嘉道以还，蒙弱番强，果洛尤悍。民国七八年间，其女酋承父馭众，四部瓦解。初以宽大馭之，浸假而掠台站，劫持商旅，数年之间，大案累累，公怒而忧之。九年秋，决计申讨，女酋来降，悍目就缚，乱乃定。玉树既固，吕光既平，果洛既降，公以后顾无忧，藏事大有可为。即请甘督张广建转呈政府，派员

赴藏以说达赖亲英之失，遂有朱绣等西藏之行。公爱才贤，有古人之风度。延致多士，咸阳李迺桢、天水周希武、湟源朱绣等均为用。朱绣赴藏谒达赖，延见惟殷，卒未辱命而还。藏事有望，公私心窃喜。乃未几而甘局分崩，张督辞职，政府无暇远略，达赖受亲英派操纵，与班禅失和，内向无期。而达赖犹以重宁海者重政府，信使往还，逊辞厚币，终公之世，青藏迄今保和平。

民国十年以来，陇上大驰烟禁，宁海全境，不见一株毒卉。盖青海数百万人民，耕少牧多，南迄玉树，北至柴达木，皆恃西宁为粮源。种烟则饥，饥则蒙番铤而走险，乱机一萌，新疆、西藏，实必牵动。英俄乘之，患貽胡底？疆吏惟利是图，公则顾全大局，义不苟同有如此。

民国十五年，北伐告成，审知非三民主义，不能救国，于是倾心南向。适冯玉祥来甘肃，公谦逊退让，镇静自持。比河西变作，危机四伏，公则始终以国民政府命令为依归，决不以一己去留糜烂地方，用能化险为夷。既改省命下，孙连仲来青海就任省主席，金为公危。公曰：“余半生为国，此心可鉴天日。”与弟马麟，子马步青、马步芳力持和平与服从为旨，毫不为动。孙连仲服其诚笃，事无大小，悉与其商议，久而相交甚欢。时临夏匪炽，当局得知公昆仲得人心，即委以揖抚之责，已而果如所期，以此国人愈重公。未几，孙连仲率部东发，公代主席，于是遐迹欢腾，强者敛，亡者归，叛者自新，欣欣然不自知其何为而就范也。

公自奉俭约，而振兴学校无吝色，能纳言，在青海二十年，视汉回蒙藏无畛域，抱负甚大。惜以国内不靖，有志未酬。公宿患腿疾，十八年冬渐不支，尚力疾视事。十九年夏六月，以避暑海北中风，兼程归省，已不治。病中尝以仁爱和平训诸子，从无一语及私。公友于人出天性，弟麟沉默类公，今继公主青政。子三人：长马步青，驻节河西，治军能得民心。次马步芳，安定筹策，海疆获安。次马步瀛，均能继公之志。呜呼！居今日而公，岂易言哉！康藏构衅，匪朝伊夕，及公之身，未尝波及青海。岁壬申，距公殁才二年，藏入竟称兵

犯玉树，幸公之弟若子，邵掇箕裘，克敌致果，不使青海土地，有半寸之失。公之干国栋家者，于兹可见其大。而公亦足不朽矣！^①

通篇墓志，可谓辞约旨质，虽不免为尊者溢美隐恶，但历数马麒生平所为，在在可证，也不虚言，不啻一篇马麒行状。

马麒死后，青海省主席一职一时空悬，引起了马麒家族两派势力的角逐。老派人物马麟得到马麒旧僚黎丹、王玉堂、杨希尧、魏敷滋、李迺棠等人拥护，以资历著于他人急于接任省主席职，马步芳则被少壮派拥戴以父死子继为由争当省主席。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蒋介石接受了于右任的建议，打算暂时任命青海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王玉堂接任青海省主席一缺，之后再行物色人选。在此情形下，一时争胜无望的马步芳转而拥戴其叔马麟接任省主席，以免青海大权落入外人之手。1931年9月2日，蒋介石权衡一番后，索性就任命马麟代理青海省主席。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麟一事，时人田生兰撰文回忆说：“马麟的主席职务未发表以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因冯玉祥的残余势力，尚在西北继续存留，想在青海布置自己的人员，形格势禁，尚不可能，因而任由青海方面自推人选……这时对主席职务，在青海进行活动的，尚有王玉堂和马步芳。马步芳为实力派，惟因人望及地位尚低，各方面都不相称，且为马麟、黎丹所不愿，因而没有得到。王玉堂虽由监察院长于右任向南京国民党推荐，南京认为比马麟叔侄为强，但在向青海征求意见中，省府委员均行反对，亦不便强行加委，最后只有委任马麟了。”

继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的马麟，在兄长马麒所遗留下来的幕僚的帮助下，也曾表现出了励精图治的执政姿态，1931年底，他就曾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设青海案。但是，时人对马麟的作为却不无指摘。民国故文人陈秉渊就说，马麟墨守成规，主政青海后沿用着“动不如静”、

^①黎丹：《青海省政府主席马公阎臣墓志表》，见马忠主编：《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保境安民”的政治纲领，没有远见卓识。“处事既穷于智谋，对权利的运用，更属茫然。暮气日沉，昏聩无能，看来道貌岸然，实已固步自封，任尔嬉笑怒骂，大有好官我自为之之慨。贪财如命，无孔不入。”^①

马麒和他的那个时代就此结束了。

而在马麒主政青海的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深处边鄙内陆的青海在不动声色中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一切都与马麒的是非功过密切相关。

马麒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激昂骤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一朝推翻，代表时代进步的共和体制至少在形式上得以确立，并成为时人奋斗的目标。然而，新旧交替之际，也是磨难接踵之时，旧的反动势力与新生进步力量之间的殊死较量在马麒时代从未间断，武人割据，政令不一，军阀混战，成了那个时代的主幕剧。深处内陆，闭塞落后的青海也未能幸免。

马麒及其家族的发迹乃至坐大，都是根植于清末镇压反清起义的封建官僚势力，在帝制倾覆，民国肇始之际，他们弃前清如敝屣转而拥护共和，并非他们顺乎潮流具有革命的抱负，而更多的是应运际会以求自保，这也是当时国内军阀政客惯有的做法。所以，就本质而言，马麒及其家族在青海建立的统治，多少带着封建军阀的性质。如出兵宁夏、陕西镇压革命党人，如刺杀甘肃议长李镜清，再如为统一治权对果洛藏族的镇压，都是逆时流而动的反动表现。但马麒所处的时代毕竟是归心共和，寻求进步的时代，不能与封建帝制时代同日而语，对马麒在青海近二十年的主政，也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单纯的军阀割据，“马麒的地方性身份角色中具有全局意识的方面，也发挥了出来，使得马麒对于青海的控制具有了全局意义上的合法性。”^②加之马麒胸怀沉静、知人善任等一些个人性格的积极因素，所以，马麒主政青海近二十年间，颇有建树，其个人也赢得政声，当值得肯定。比

①陈秉渊：《马麒的生平概貌》，1980年，青海图书馆古籍室藏，另见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9～280页。

②管志翔：《马麒的身份转换与政治抉择》，见《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

如，在青海厉行禁烟，使青海成为当时的陇上净土；比如，在青海积极推进民族教育，为青海发展储备人才；再如，在青海发展近代交通、工矿业、商业奠定发展基础；再如，能够轻赋简政，体恤民困等等，无不显示了马麒治青的能力，这一切对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改良社会风气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值得首肯的是，在内外藏之议再起西藏危机加重，而北洋政府措置乏力时，马麒毅然承担起安辑藏疆的重任，最终挫败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险恶用心，在保护陆疆安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此外，马麒也是青海建省的积极推进者，这也是他主政青海期间想极力实现的目标，虽然青海建省最终由国民军实现，但马麒顺应这一过程，是这一重大事件的推动者。青海建成行省，不只对马麒及其家族，更对青海的发展至关重要，马麒在这一事件上的表现，足见其魄力和襟抱。

马麒的二十年虽为短暂，但却对青海乃至西北的影响深而且远。

附录一：马麒生平事记

1869 年（清同治八年） 1 岁

农历八月十八日，出生于甘肃河州西乡柴东岭（今莫尼沟村）。

1886 年（光绪十二年） 17 岁

考中武生，随父马海晏开始军旅生涯。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 26 岁

在父亲军中担任哨官。“乙未河湟事变”爆发后，跟从甘军统帅董福祥在平定“河湟事变”中屡立战功，清廷授予“六品军功牌”，以示表彰。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 31 岁

与父亲马海晏随董福祥进京勤王。当年 6 月，八国联军进兵天津、北京，马麒等人与洋人血战。7 月，慈禧、光绪出奔陕西，马麒与父随扈，父亲马海晏累死在护驾途中。即袭父职，担任旗官。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37岁

由旗官升任花翎顶戴副将銜循化营参将，隶属马安良节制，驻守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县）。

1911年（宣统三年） 42岁

任马安良精锐西军帮统，东下攻陕西革命党，途中平息宁夏府革命党起义。

1912年 43岁

年初，与陕西革命党激战于乾州城下，得知国体变更后，退出征战。7月，为了排除仕途障碍，派人刺杀甘肃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8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宁镇总兵，自此脱离西军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1913年 44岁

阴历八月十五日，与青海办事长官廉兴主持青海湖祭海会盟活动，向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宣布中央德意，表示拥护共和。

1914年 45岁

北洋政府任命马麟为青海蒙番宣慰使。

1915年 46岁

北洋政府裁撤青海办事长官机构，设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麟以青海蒙番宣慰使兼镇守使职。组建宁海军。从川军手中夺回玉树管辖权，并在玉树设理事一员，设玉树防守支队司令部，以马麟为司令，巩固了青海南部。开始禁绝鸦片，还青海一片净土。

1916年 47岁

建议仿照绥远、热河、察哈尔先例，划青海为特别行政区，移民实边，募兵屯垦。4月，颁发玉树千户、百户护照，承认藏族部落头人的封建特权。兴办师范教育、蒙藏教育、回民教育。

1917年 48岁

在玉树、都兰设置理事员，开始把青海蒙番地区向县治过渡。平定宗社党人吕光在青海发动的“复清灭民”活动。

1918年 49岁

设立甘肃茶粮税捐西宁分局，开始征收草头税。6月，派人前去

调解拉卜楞寺内部争斗，演变至武力解决。

1919年 50岁

发表艳电，抵制英国人分裂西藏图谋，同时派出参军朱绣前往西藏，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倾心内向。为保卫西南陆疆作出了重大贡献，弥合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一度疏远的关系”。

1920年 51岁

在果洛玛沁雪山开采金矿，引起当地藏民不满，发生冲突后，出兵果洛。12月，与马福祥、马鸿宾、马廷勳、马璘驱逐甘肃督军张广建，对抗新任甘肃督军陆洪涛，针锋相对发表《辩驳陆督军宣言甘肃回汉世仇电》。

1921年 52岁

派马麟武力征服果洛各部。马麟主持完成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重建工程。将拉卜楞寺所赠三个经筒安置于清真寺大殿殿脊。支持慕僚首脑黎丹，创办青海藏文研究社（时称西宁藏文研究社），为沟通汉藏文化储备力量。

1922年 53岁

向北洋政府提出六项施政计划，继续寻求青海建立特别行政区或行省。5月，成立了“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

1923年 54岁

兼任甘边宁海垦务局督办，大办放垦荒地。

1925年 56岁

由麾下汉人儒学精英组成的幕府，达到了鼎盛时期。国民军着手经营西北，将拉卜楞地区划为甘肃省直接管辖。

1926年 57岁

冯玉祥任命马麟为宁海护军使兼蒙藏宣慰使，宁海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六师，以马麟为师长。

1927年 58岁

甘肃省政府改为委员制，任马麟为委员。马麟托词生病，拒绝就任。国民军对其在青海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1928年 59岁

族侄马仲英在其煽动下，发动“河湟事变”，公然武装对抗冯玉祥国民军。亲近冯玉祥的幕府成员朱绣、周希武前往兰州与国民军和谈时，途经老鸦峡被宁海军少壮派所杀。

1929年 60岁

青海建立行省，孙连仲任主席，马麒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蒋冯大战爆发，国民军东调，年底冯玉祥任命马麒代理青海省主席。

1930年 61岁

1月，秘密投靠蒋介石。夏天，派马麟出兵甘肃，拱卫甘肃省城兰州，继而逐步割据整个河西走廊。此后，青海马家军队统治河西走廊长达十年之久。

1931年 62岁

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麒仍代理青海省主席。主导并取缔了在青海延续了500多年的土司制度，对蒙藏王公千百户制度仍予保留。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8月5日，于西宁东关私邸谢世。

附录二：主要参考资料

1. 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青海旅台同乡会主编,1983.
2. 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3.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吴均点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4.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5.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6. 菅志翔.马麒的身份转换与政治抉择:社会科学战线.2010(8).
7. 高文远.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8. 马忠.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监察院监察委员黎雨民先生事略.青海各界追悼黎丹大会编印,1938.

10. 黎丹.青海省政府主席马公阁臣墓志表.
11. 马麟.青海护军使署总务处长周子扬墓志表.
12. 周希武.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
13.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
14. 杨作山.马麒对藏策略述论: 回族研究.
15. 瞻甫.马麒经营青海面面观: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8.
16. 周希武.玉树土司调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7. 青海警备司令部编.边事月刊.青海省图书馆藏.
18. 西北筹边要言(民国).青海省图书馆藏.
19. 黄慕松.黄慕松赴藏日记.
20. 杨质夫.入藏日记.吴均, 程颐工整理.
21. 从马麒到马继援(手抄本).青海省图书馆藏.
22. 祭海与会盟(档案资料).青海省图书馆藏.
23. 周源.再论西姆拉会议: 中国藏学, 2008.
24. 吴均.青海藏文研究社记: 吴均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25. 吴均.从藏文翻译说到青海藏文研究社.
26. 吴均, 程颐工.黎丹其人其诗及咏柴达木诗篇.
27. 赵志超.黎雨民其人其事.湘潭文史资料.
28. 马忠.黎丹与青海: 青海文史资料选编.内部资料.
29. 黎小苏.青海之经济状况: 新亚细亚.第8卷第2期.
30. 周务学.查勘玉树界务报告: 玉树土司调查记.
31. 赵忠.血洒长空说朱祥: 河湟随笔.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2. 林鹏侠.西北行.民国书籍.
33. 陈赓亚.西北考察记.民国书籍.
34. 边事月刊杂志社编.玉树近事记.
35.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 1936.
36.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民国书籍.

37. 马步青, 马步芳, 马步瀛. 青海省主席马公阁臣训闻. 青海省档案馆.
3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 青海三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39. 周宜逵. 献身青海的陇南名士. 青海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0.
40. 贺勋. 朱绣传略. 青海省政协主编, 青海省文史资料汇编, 2000.
41. 崔永红等. 青海通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2. 喇秉德等. 青海回族史. 民族出版社, 2007.
43. 吴忠礼, 刘钦斌. 西北五马.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44. 史纶. 西北马家军阀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45. 喇敏智, 马明良. 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5.
46. 新青海. 民国报刊.
47. 齐白石绘并题. 湘潭胡夫人工笔画.
48. 樊前锋. 西宁, 一段武将与文士的绝唱.
49. 樊前锋. 甘宁青三省分省内幕.
50. 湘潭黎氏族谱.
51. 马培清. 狄道护法运动的回忆: 甘肃文史资料, 第1辑.
52. 马麒. 经营青海意见书: 地学杂志. 北京, 1923.
53. 甘肃省公署致马护军使并行各镇守使: 甘肃省公署公报, 1928.
54. 康天国. 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 民国资料.
55. 甘肃省公署公报. 民国档案.
56. 青海省政府公报. 民国档案.
57.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 青海历史纪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58. 陈少校. 西北军阀记. 香港致诚出版社, 1981.
59. 青海日报 (民国).
60. 马廷秀. 督甘的失败. 宁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61.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1936.
62. 王正儒.近人马福祥.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
63. 马俊华.近代河州风云(内部资料).临夏回族自治州民委编辑, 2004.
64. 西尔崇.血祭马家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65. 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4.
66. 王昱.青海方志资料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67. 马世仁.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68. 宋哲元.西北军志略:近代史资料.总第33号, 1963(4).
69. 马安君.略论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柴达木研究, 2006.
70. 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71.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72. 田生兰.马麒马麟统治青海二三事.
73. 新青海: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中华书局, 2005.

后 记

1

缘起两个民国故文人。

陈秉渊、高文远两先生，都是青海西宁人，上世纪 20 年代，时逢年少，他们就读于马麒创办的宁海筹边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工作。陈秉渊曾长期担任民国《青海日报》社社长，高文远曾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9 年 8 月，陈秉渊参加起义后，留居西宁，开始了新青海的建设；高文远出走青海后，远托异域，辗转台北。

陈、高二人，天各一方，垂暮之年，又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即回忆并撰写民国时期的青海往事——

上世纪 60 年代，陈秉渊奉命撰写了 20 多万字的《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一稿。时任青海省省长张国声评价说：“青海的旧军政人员，回忆过去的历史，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许多人思想保守，宁肯将知道的东西带到棺材里去，也不愿意写一字。在旧人员中，陈秉渊思想转变快……”

上世纪 70 年代，高文远在台北写作了两万字长文——《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此外，他将耗时十年完成的史稿《清末西北回民之

反清运动》奉献大陆，经余振贵先生的审读，该书于199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高二人笔下的马麒，与他著中的马麒大为迥异。譬如，陈秉渊这样写道：“晚年马麒位高职显，锐意更新，为整饬军纪，严刑峻法，抵制强暴，虽其亲属，不稍宽容。尤以轻赋简政，体恤民困，率多予以生息之机，昭昭事实，深为人所共颂。”又譬如，高文远记录道：“马麒艳电发出后，得到全国舆论界之热烈回应与敬重。他复又上书甘肃督军张广建，建议派员入藏，与达赖喇嘛直接联系，做釜底抽薪之计……”

1991年，陈秉渊先生在西宁辞世，高文远先生也于2008年归真于沙特。至此，青海旧军政中的耆宿凋谢殆尽，但是他们留下的文字还在。先生一去，节气可风。他们既不隐藏真相，亦不曲笔阿世，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功过呈杂、性情鲜明的马麒。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意识形态领域的旧有樊篱进一步被人们打破，学界对于民国历史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从而带来了民国历史人物研究的热潮。然而，对于马麒——这位深刻影响了西部边陲的人物，因为其人的“非典型”、“敏感”，却仍置于冷门。以至于今天，有关马麒的传记，在学术界仍属空白。

2

写作《马麒传》的际遇，偶然降临我的身上。

2009年与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兄的一次偶然接触中，戴兄提出了邀我写作《马麒传》的设想。当时，我不自量力地应承了下来，其后却发现障碍重重——我当时刚刚结束了十年记者生涯，开始创业，实难保证精力与时间的投入。至为重要的是，案头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马麒的资料极少。

几欲退却之时，再次细读了陈秉渊、高文远两先生的相关著作。特别是读到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马麒的生平概

貌”一节时，先生用自己极具民国特征的语言写道：“马麒容仪丰伟，胸怀沉静，寡言笑，重然诺……虽不甚识文，然对士大夫青眼相待。每擢用，倚重信任，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随善如流，俾竭尽其智谋。一时才智之士，望风归附，鞠躬尽瘁，多所建树，故终麒之世，辄以得人称盛，也在陇上八镇中声誉鹊起……”

说实话，我在一刹那间被这段文字打动了。我喜欢这种形象，更喜欢探索这样一位主人公的过往。极左岁月，陈秉渊能够留下这样的文字概述马麒，尤为难得。

在青海收集资料期间，西宁市政协副主席高翘，将父亲高文远先生的相关著述赠送于我，并称：“我父亲归真前，托付好好保管资料，说有缘人会来找的，到那时，你交给来人便是。”

即便如此，我所掌握的资料，仍无法支撑起《马麒传》的骨架和血肉。在史料缺乏，难于下笔的时候，我冥思苦想，最终试图通过对马麒幕府人物进行逐一研究，从中打开缺口——即通过研究马麒所起用的大批汉族幕僚如黎丹、李迺棠、朱绣、周希武等人，来完成对马麒的佐证与还原。

2010年初春的一场雪后，我背着行囊，独自南下，开始了写作前的筹备工作。在湖南湘潭市晓霞山深处，我找见了黎公（黎丹）墓，并在黎丹后人手中获得了黎氏在青海的许多珍贵资料。随后，我又在青海拜访了周希武、朱绣、李迺棠、杨希尧的后人或亲属。此外，还数度聆听了青海学者牟一之、程起骏、马进虎等前辈的意见与建议。

完成对马麒幕府人物研究的同时，我又在青海、甘肃、宁夏、湖南、西藏、南京等地的图书馆，遍寻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期间，许多资料纷纷浮出水面。如反映马麒创办青海新式教育的文献——民国马宵石撰《青海省回教促进会之沿革与近况》；如反映马麒坚持维护西藏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文献——当年他呈报给北洋政府的电文《英俄经营蒙藏现又垂涎青海思预防策将安出论》……

资料的搜集、四处的采访，这项写作前的筹备工作，我陆续花去了两年的时间。2012年春节，我利用长假完成了第一稿的写作。写

作过程中，我汲取了前代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新鲜资料，加以甄选，并在最大程度上坚持着“有一份证据说一句话”的治史原则。涉足期间，事关宗教、事关定论、事关争执，跋涉泥沼之中的艰辛，唯有心知。

无论如何，书已成稿。

3

笔已歇兮意难平。

马麒活跃于北洋时代，最终成为青海近代史上、西部边陲史上，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边地军阀人物，马麒拥有着强烈的桑梓观念，不像其他北洋军阀政客，梦想凭借外国势力寻求自身发展，在他传统的意识中，始终保留着一个中国人爱国守土的一面。

尤为瞩目的是他的幕府建设。在马麒的延揽之下，各省才俊，际会西宁，蔚为壮观；这些有着传统士大夫道德标准的汉族幕僚，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他们的到来使得马麒幕府繁盛一时，让人不禁由衷赞叹——青海有才。禁绝鸦片、不造省币、兴办教育、发展实业、筹划县治、祭海会盟、经营玉树、定青拓边、建立行省、抵制西藏分裂等等，马麒在治理青海时代的这些重大举措，皆由幕府人物参赞筹划。

北洋时代，军阀混战，致使西部陆疆危机迭起，常为外人所趁。这时候，马麒适时地出现在青海，并有着非凡的表现。站在青海这座连结内地与边疆的“现实与历史的桥梁”上，马麒与西部一起亲历着风云叱咤的命运。通过马麒，我们可以看到西部诸多耐人寻味的瞬间。这一瞬一息，却又远远地影响到后来。或许正是如此，我们研究马麒的意义才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

至此，我完成了对一片山河一段岁月的浅薄认识。

我非青海人，但我爱青海。现在细想，这份爱竟全然来自于写作

过程中，对于涉及民国青海文献的阅读。在一页页发黄破碎的纸张上，我发现了不少青海的朋友、青海人的朋友，也发现了他们写给青海与青海人的许多祝词，每每读来，意绪难平。其中，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 1931 年所著的《青海与青海人》一文，热烈深情，恣意汪洋，虽有竭力消除各民族特色差异，追求国内各民族“一致性”的局限，但时至今日，仍不失为誉扬和宣传青海的一篇美文。节录数段，权作本篇缀记的结语。

——青海是中国民族江河的泉源地，四万万同胞所赖以生存之两大河流，皆发源于此。同胞们，如果想到这一点，应该要如何爱青海，如何爱青海人！

——民国的建设是在五族共和一个口号下成就起来的，而青海这个地方，才真真正正是五大民族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同胞们，想到这一点，应该要如何爱青海，爱青海人！

——中国好比欧洲，青海便是希腊；中国好比春秋时期的周代文明，青海便是岐山……青海是一个纯洁无疵的处女地，一切建设更加容易，将来迎头赶上世界最新的文化，建设崇高伟大的新文明，或且为障碍甚多的内地之所不及。

感谢青海，感谢所有帮助了我的人！

樊前锋

2012 年 10 月 18 日于银川